

語體文選集
第三冊



MG
G634.3
43
13



3 1774 3776 5

上海主教惠准

語體文選集
第三冊

王昌祉楊晉雄編輯

上海土山印書館發行

No 653-3

4000 6-40

ELECTA LINGUÆ SINICÆ ORALIS, VOL. III.

Auctoribus Professoribus Junioratus S. J.

Zi-ka-wei, Shanghai.

Nihli obstat

die 6^a Aprilis 1940

F.-B. WAONG S. J.

Imprimi potest

die 7^a Aprilis 1940

Y. HENRY, S. J.

Sup. reg.

IMPRIMATUR

Shanghai, die 7^a Aprilis 1940

✠ AUG. HAOUISÉE, S. J.

Vic. Apost.

編輯大意

一 本集宗旨，在把辭句優美，思想純正，興趣濃厚的語體文，貢獻於一般讀者。所以本集既可作鑑賞的資料，也可爲寫作的模範；如有初級中學採作國文科略讀用書，或語體文教本，也頗適宜。

二 本集共分六冊，由淺入深，由簡及繁，每冊各五十篇，可供初中一學期之用。

三 本集選材，以有文藝風味的文字爲限；包括詩歌，劇本，小說，故事，傳記，遊記，雜記，日記，書信，演說，小品文等類。

四 本集每冊，選自公教作家的約三分之一，選自教外作家的約三分之二。又現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四，古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一。選擇標準，但看作品的價值。

五 本集爲便利讀者起見，對於入選的文字，稍有剛易變動之處，尙希原作者加以原諒。好在所選各文末尾多註明出處，讀者如果要知原文真相，不妨查閱原書。

六 本集註釋，甚爲簡畧，因註釋太多，易使讀者生厭；且原文中無關緊要的難字難句，本集已酌加改換，不需另行加註。

七 本集正文用四號字排印，取其字體較大，筆畫易於辨認。惟有換行太忙，或篇幅過長者，則用五號字排印。

八 凡通行的國文教科書中常見的文字，本集力避重複。

九 本集自某書選出作品，並非就把原書和原著者整個地向讀者介紹。因為有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未必全無疵病。尙希讀者注意為幸。

十 本集為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文學院所編輯。編者學識有限，且因種種關係，許多材料未能列入，當於再版時力求改善。如蒙大雅指正，不勝感激。

民國廿九年四月編者識

第三册 目錄

一	在比國的兩星期	一
二	簾外	一四
三	盛唐五律四首	一七
四	宋詞兩首	一九
五	塞根先生的山羊	二〇
六	司蒂芬孫的火車	二六
七	「杭育」	三一
八	海外通信(一)	三七
九	海外通信(二)	四三
一〇	赴滬日記	四七
一一	第一天到巴黎	五二
一二	秋聽說你已來到	六二
一三	元人小令八首	六六
一四	晚禱	六八

目錄

一五	談風	七一
一六	陽朔山水	七八
一七	赤色西班牙下的十個月生活	八一
一八	朱日新致命	九五
一九	道情十首	一〇〇
二〇	醫學大家路氏傳略	一〇三
二一	盧參	一〇八
二二	諸聖瞻禮記	一一二
二三	仁愛的天使	一一八
二四	親切的冒牌表兄	一二五
二五	小兒的晨禱	一三一
二六	若瑟被賣	一三五
二七	君子國	一四三
二八	一個安靜的菜市	一四九

參

二九	玉大人誣盜	一五四
三〇	上海扒手素描	一六一
三一	雁兒們	一六五
三二	昭君出塞	一六七
三三	天窗	一六九
三四	一封哀痛的信	一七一
三五	有一座墳墓	一七五
三六	夜月	一七六
三七	求見長官似的發明家的夫人	一七七
三八	另一個世界	一八二
三九	摸球戲	一八六
四〇	聞一多詩二首	一九三
四一	黃昏的觀前街	一九六
四二	李逵尋母	二〇二
四三	峨嵋山上的動物	二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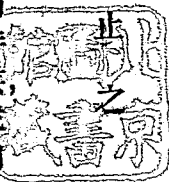
四四	戰壕中的聖誕瞻禮	二〇八
四五	聖誕節的禮物	二二三
四六	太太	二二七
四七	勸教胞戒賭博	二二五
四八	一本貴族式的家譜	二三〇
四九	危哉！危哉！	二三六
五〇	早老者的懺悔	二四二



語體文選集 第二冊

一 在比國的兩星期

今夏（民國十九年）我在比利時國遊覽了二星期。臨去的時候，我向一位比友說：『貴國，真不愧稱爲一個公教國。你們還不心滿意足，務要吾主基多的宰治，更圓滿，更榮盛；那是很應該的。但如我的一個中國教友，見了貴國聖教今日的成績，已是歎羨之極。不知那一天我中國全國信友，能聚集起來，作偉大的表示，以光榮救世真主！那一天我中國政府，能信奉羅瑪公教，進而獻致社會的公敬禮！那一天我中國公教的優秀份子，能做全國知識階級的領導！那一天祈禱克己，愛主愛人的工夫，能繁榮茂盛於國內，而且充盈洋溢，以普施主寵於鄰邦！』



魯汶傳教週

魯汶傳教週每年於秋季開會，今屆已屬第八次了。該會成績，雖如人事之常，難得盡善盡美；但其闡揚宗座的訓諭，討論傳教的方針，觸發一般人士的注意，確是很可稱讚。今屆會期，爲八月廿七日至三十日。研究的主题爲「教外人的歸奉真教」。首次集會時，報告目下歸奉者數量的統計，又由神學家抒發歸奉的學理。以後開會，對於教外人民方面，則會討論亞非二洲的回教徒，印度的佛教徒，赤道下的黑人，以及北冰洋畔的土人。對於勸化的工具方面，則會討論社會事業、開墾農田、推廣善會、報紙、以及物質上扶助等等。對於勸化的助手方面，則會討論本籍修女、宣教員、兒童等等。大抵由每個傳教士根據個人的經驗，敘述自己教區內的情形及成績，而提出問題，或結語。再由聽眾加以質問，或發明。惟討論的範圍似乎太廣，而演講者每限於一區一面的聞見；加之聽眾三四百人，程度又很不全。主席團事前斟酌，臨場指導的

職務，可見很是不易了！

討論報紙問題的時候，新經羅瑪簡選的宜昌願主教起立說：中國的公教文化事業，實在太落人後，應不惜作重大的犧牲而急起直追。數十年來的傳教方式，快應改良。希望有偉大著作，以宣揚公教教義。歐洲的公教學者對於此事，亦盼其儘量扶助云云。當時聽衆大爲鼓掌。

曾在我國內蒙古傳教多年的某司鐸，演講該處傳教情形，很爲詳細。據說：該處人民並無所謂知識階級；欲勸人救靈，必須先給以物質上的利益。該司鐸歷數各種方法，分別其爲今日尙適用，與今日已不適用者。末謂無論如何，物質上的利益，爲勸化該處人民，實不可少。當時贊成者，反對者，議論紛紛。德國某博士反對最烈，他說自己曾二次遊歷中國，詢問各方意見，覺得該項方法，實在難合時勢。我想內蒙古一帶居民大概是三四十年來魯豫諸省人口過剩而北遷墾荒的人，或者文化程度較低，新思潮未曾侵入，政府亦有鞭

長莫及之勢，因而他們的情形，有異於長城以南的各省嗎？至於該問題的本身方面，也有人對我說：十七世紀時在我國的傳教士，赤手空拳，冒艱冒險，有什麼物質上的利益，可以許給教友？但當時勸化了智識階級以外，也曾勸化了千萬農民，——甚至漁民。——他們的信德，直至今日，還是很堅固活潑呢！

休息或散會的時候，每每有人向我詢問中國情形。比國人懷愛我國公教的真誠，煞可感謝。但我覺得很為抱歉，因為我們沒有把教務情形，向他們儘量報告，以致有許多足以安慰、鼓勵他們的事情，他們沒有知道。這是多麼辜負了他們的善意！我們會懂得了宣傳的重要嗎？

魯汶城與魯汶大學

魯汶城離比京勃呂色約廿五公里，居民約五萬，為歐洲有名古城之一，亦可稱為比國的文化中心。比國境內共有大學四所：國立者二，一在甘脫，一在里愛日，天主教立者一，在魯汶；誓反教立者一，在勃呂色。四校中以魯汶大

學爲最老，最著名；學生亦最多，有四千餘名。

魯汶大學校長現爲賴段士主教。經費由比國各主教籌畫，比政府亦每年補助該校比幣一千萬佛郎。該校各科校舍，仍沿中古時代的風尚，散佈在城內各處。加以四千學生的寄宿處所，各修會修院的學舍，與其他種種文化機關；小小的城市，幾乎全是大學的空氣了。該大學圖書館，爲中古時代的遺物，手抄本甚夥，向負盛名。歐戰中德軍佔駐該城，竟將圖書館付之一炬。歐戰後重新建造館舍，并由全球各大圖書館捐贈古書副本，今則館舍外觀與設置，較前進步；但書本的價值，終穀不上昔日的榮譽了。新館對於現代書籍，收藏極爲豐富，故爲學生研究用功，反覺較前方便。我曾蒙該大學數學教授勒曼脫肋司鐸導引參觀。我最喜那雜誌室，收集全球有價值的各種雜誌期刊，可千餘種，真是爲研究者寶貴的工具。

我國學生在魯汶讀書者約近百人，其中信奉公教者約四分之一。他們

大概是在留學時期，認識真道，而領洗入教。因此他們熟悉教外學生對於我公教的成見與謬誤；他們善與人同的心火，也格外熱烈。我很期望他們深深體味公教教義，培養發展自己的超性生命，將來經驗豐富，學成回國，保持其犧牲服務的精神；則爲我中華公教，必有很大的供獻。再者，我對於魯汶大學所知的，實是膚淺得很。希望留學諸君中，將該大學詳細介紹於我國，一則爲公教增光，再則爲有志留學者指示途徑。

雷鳴遠神父爲我國留學生所創的公教青年會，卽在魯汶。該青年會會乘傳教週的機會，邀請國人與國友，作一茶會。其主任司鐸的演辭，很顯誠懇。據聞羅瑪傳信部極力贊助該會，故該會得擴充事業，現將遷入新屋，開辦法文補習班。又有多位比國青年，或已登鐸品，或在讀神學，志願來中國。大約明年可有數位來華。其超性旨趣，真可欽佩。

全國光榮聖體

八月卅一日清晨，我同國籍學生們搭火車赴墨林城，恭與全國聖體大會。墨林城爲比國總主教座堂所在，故聖體大會即在該城舉行。廿八日專爲兒童；是日兒童參加遊行，有五萬。廿九日專爲婦女，數近四萬。卅一日主日，禮儀最爲隆重。清晨開到的火車，約有一百列車，來自全國各城，都是專載信友。這天墨林城內電車完全停駛，汽車也不准進入城內，以免擁塞。各街上蓋搭彩坊，張紅挂綠。沒有裝飾的店舖住戶，十中難見一二。

十一日，總主教范祿樞機在大堂附近的廣場上，舉行大禮彌撒。場中踴滿信友，幾無餘地；同聲咏唱，昭示誠敬。彌撒後舉行奉獻本城於吾主聖心。由市長德笙君讀奉獻辭。午時，衆人各分散去用午膳。

將近二下，各堂大鐘齊鳴。衆人各依其所屬某省某區某堂，分赴指定的街道，以備參加遊行。遊行共分六組，每組各有其路，分向城西出發。正組爲聖體所在，出自主教座堂，穿經全城大街。我們在某街旁恭候正組經過。開導者

是全國各堂口的繡旗隊。繡旗數千，各有各式，隨風飄颻，鮮明奪目。次爲修士隊，司鐸隊，修會長上隊，大學教授隊，本堂司鐸隊，戴高帽的神長隊。隨後有軍官隊，與煤礦工人隊，最使人注意。再接下去，爲比國的衆主教，恭行在天幔前面。天幔下范祿樞機恭奉聖體經過。那時衆膝齊跪，朝拜至尊天主，隱藏在麵形內的天主宗座駐比欽使步行在天幔之後。接下爲政府人員。首相雅斯巴，衆議院長底吧，內務部長巴合爾，財政部長胡德脫，工業部長海門，國防部長勃羅克味爾以及各部次長，法院院長，防守司令等，爲第一隊。第二隊爲元老院議員。第三隊爲衆議院議員。第四隊爲各大城的市長。這樣的神俗各界重要人物，前後擁護，恭迎聖體，禮儀的隆重，真是難遇的事啊！

正組過後，便是里愛日省的教友。我們照預先的約定，便加入凡維愛堂區隊內。一路大眾咏唱聖歌，到城西某場會齊。十五萬參加遊行的男信友，高聲歌唱「我儕讚頌天主」，繼而跪伏領受聖體降福。總主教畧講數語，訓勉

在場眾人。大典禮就此告終。

我回去的時候，充滿着無數的好印象，不停感謝天主，這樣的光榮聖子耶穌，使他享受比利時全國的公共敬禮。滿望在我中國也能有此一日！

獨立百年紀念

今年恰值比國舉行大典，慶祝脫離荷蘭而獨立的百年紀念；因此在盎凡爾及里愛日兩處，開辦國際展覽會。盎城注重商業，里城注重工業。兩處我都去遊覽；雖懂得不得甚麼，但確也增加了不少知識。及回到北京，恰巧幾天前在那裏開過了全球公教報界大會。據說與會的有二十七國的公教新聞記者。此番聚會，還是第一次，成績很好。我到得太遲，會已開過，但附設的公教報紙展覽所尚未撤消，因同友人去參觀。各大國的公教報紙，各有專室。我國則與日本共佔一室；陳列的日報：有天津及北京的益世報期刊；有北方的益世主日報，山東的公教白話報，四川的崇實報，以及上海的聖教雜誌、聖心報等。

等。還有教育叢刊北辰等等，總算尚能舖排門面。但若仔細去同諸公教先進國一比較，真是不足計數！展覽所中又有一部分專爲反抗赤俄的仇教運動，組織很爲完備。我國思想界的赤禍，有如洪水汎濫；我們教友將怎樣去對付呢？

我在比國各大城，也乘機參觀了不少公教學校。譬如在比京時，我卽寄寓在聖彌額爾公學。該公學有學生一千二百餘名，規模宏壯，設置完備。校址廣二三百畝，校舍建在廿五年前。據說若按現今的價值估算，須值五千萬佛郎。比國公教學校，得與國立諸學校，作公開的競爭；故數量上甚爲發達，而質量上亦日日進步。

一二天的公教儀節生活

比國西方有一古城名勃呂日。城中樓臺館舍，皆保存古式，別饒風味，爲遊比者所鑑賞。這工業化的新造國中，有這樣的古城，很可寶貴。但我的遊勃

呂日城，只算是附帶品；我的目的地，是在城南五里許地方，本篤會的聖安德肋修院。該院與我國公教很多關係。我國四川省的本篤會院，便是該院所分設。

我在魯汶時，承該院某神父邀往該院小住。我久有意往隱修院內住幾天。一則觀察隱修生活，親炙修士的德表。再則隱士們咏唱日課，舉行聖體，恪遵公教儀節，完美無缺；故追隨他們，度着幾天的生活，可以多領略些公教儀節的奧義。聖本篤會士關於保存並闡揚公教儀節的功績，最稱偉大。我今得住該院一、二天，豈不可喜！獨惜我限於時間，不能多住幾天，悉心體會，庶幾乎悠然神往，穆然深思，將那無限的莊嚴高貴的印象，約畧表現於紙上，以作陷溺紅塵，醉心世幻者的當頭一棒。但只一、二天內，我已領到不少的益處。修士們每天四下起身，進堂咏唱晨經，讚美經，約須一小時半之久，然後各去恭行或恭望彌撒。八下又進堂唱辰時經，隨着是大禮彌撒。午飯前及午飯後，又數

次進堂唱大日課。唱時不但音調中節，而且句句從心而發，真是口誦心維，對越至尊。天主一俯躬，一啓應，必恭必敬，使人動容。那時我捧着日課經，在堂側恭聽，雖不甚懂得經中的意義，但也猜得了隱士們的神福。

午飯及晚飯，客人卽在修士飯廳內用膳。大院長正中獨坐，修士們環坐四壁，客人坐在中間桌旁。膳食則修士與客人不同：因爲修士們不時有大齋小齋，而客人們則從優欸待。我初次到飯廳，聽修士們念飯前經，院長首唱，眾人隨和，念「在天」時俯躬僵僵；我很覺奇特。其後仔細存想，深悟這些舉動聲調，都與經文有關。因此懂明了不少飯前後經，枝枝節節的意義。（這是指長式的飯前後經；與尋常用的短式，大有不同。）午飯罷，念飯後經，唱至「天主因大仁慈」聖咏，眾人便列隊出飯廳而赴聖堂；經末的爲恩人祈求等誦，都是唱在堂內。晚上七下半進堂唱夜課經，隨後列隊赴聖母臺前，恭唱「亞物海星」及別的祝文數遍。我見那輩方纔莊敬嚴肅的修士，在這慈母足

前，都是孺慕之情，沛然流露。隱士們脫離人世，單有耶穌聖母，是他們的骨肉至親了！

我在聖安德肋院，得謁見陸公徵祥。陸公儼世榮的德表，早已洋溢中外。此番謁見，使我更深景仰。陸公自述：數十年來，身體很弱，幾乎每星期常臥牀二三日。故進會之前，親友皆加勸阻。那知入院之後，已將三年，事事遵守院規，不求例外的待遇；而三年內竟沒有患病，真是天主特佑。公又說現已讀完哲學，今秋當進攻神學；再待二年，可望膺受鐸品。陸公謙遜良善，出乎自然。我與他暢談約二小時，幾乎忘却了這是拒簽歐戰和約，久執我國政柄的大人物！我切望天主多賜我中華公教有如陸公樣的人物！如此，則我國可以不難與比利士一般，做成一個公教國了。

選自聖教雜誌十九卷十一期

一一 簾外

陳醉雲

當南風著意噓拂，使人恍然於初夏的已經蒞臨時，書局編輯所樓上的窗門，也就開始四面洞啓了。同時，那久經高捲的竹簾，又復當窗四垂。

軒豁固然可愛；掩映，亦別饒韻味。當簾幕高捲時，向着玻璃窗外窺望，當前的景物一覽無餘；現在簾子低垂，纖細的簾縷，留着均勻的間隙，並不曾隔斷視線，而所得景象却似含蓄得多了。

最繫人情緒的，是簾外的柳絲。當風吹翠條，從簾隙中見它緩緩飄舞着，那種若隱若現雍容而嫵娜的樣子，真是值得百回看的。還有蔚藍色做背景的天空，看着那些白雲從簾波盪漾中飄浮而過，或是舒捲繚繞，或是留滯青空，每使人拈毫邈然，神與俱往。

本是紅色的屋頂，經那詩人詠過的，「無限美好」的夕陽映照，便更

覺得明麗可愛；而況還有綠樹的濃蔭掩護着，更顯得色彩的調和了；而況隔着一層比霧縠還稀疏的簾子遠遠窺看，又確乎更覺綺麗如畫了。簾子的幽默，竟把詩情與畫趣醞釀得這樣豐富。

好風遮不住，依舊穿簾來。夏天的清風固然可愛；但當風動簾子，漾起如水的波紋時，又每使人聯想那烟波渺茫的快感，而添得心頭的滋潤。

長夏雖然困人，但因為簾外有蟬聲的嘶鳴，也就不覺得時日的寂寥而沉長。牠曳着悠閒嘹亮的聲調，使你的心中起音樂的節奏，把睡思絲絲融化。世間還有誰像牠那樣熱心的歌客與詩人，肯不辭炎暑而鎮日吟唱？

當長夏已至而蟬的消息還沉寂無聞時，我就十分期待，而且常常這樣想：『現在早晨的陽光一出來就含有熱意，該是早蟬鳴叫的時候了，怎麼牠們還沒有來呢？』後來，在一個上午，忽然聽得簾外柳樹上『喳……』的一聲。這真無異於空谷中的足音，使人怎樣的驚喜！從此，蟬聲便漸漸的繁了。

一天，正是午飯之後，聽得外面樹上有一隻蟬，正在嘹亮而悠閒的叫着，可以想見牠的歌興的濃厚與酣暢；誰知突然又聽得『喳！』一聲，很短促，很淒厲，像迸出了生命的創痛似的，以後便寂然無聞了。正驚得我們面面相覷，但不久便聽見顯然被握於掌中的繼續而微弱的哀鳴；並且樹下也同時發生了人語和嘻笑的聲音。唉，這明明是一幕捕蟬的悲劇，使我不勝傷感！

現在，雖已從夏天到了秋天，但簾外的狀況還沒多大改變，不過夏蟬漸稀，秋蟬漸繁罷了。但是，若再由秋而冬，那便要大改舊觀了，那時：窗門緊緊的關閉，竹簾高高的捲起，窗外只有枯枝撐持在灰白色的天空裏，一切自然的美，爲春與夏所創造和維護的，都將被陰慘的北風摧毀無餘了！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的心中將覺得怎樣呢？

三 盛唐五律四首

山居秋暝

王維

過故人莊

孟浩然

空山新雨後，
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
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
王孫自可留。

故人具雞黍，
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
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
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
還來就菊花。

送友人

李白

月夜憶舍弟

杜甫

青山橫北郭，
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爲別，
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
蕭蕭班馬鳴。

戍鼓斷人行，
邊秋一雁聲。
露從今夜白，
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
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
況乃未休兵。

四 宋詞二首

漁家傲

范仲淹

小重山

岳飛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昨夜寒蛩不住鳴。

驚回千里夢，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階行，

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

舊山松竹老，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註○在湖南省。○山名，在塞外三千餘里，漢竇憲曾登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五 塞根先生的山羊

法國都德著

謝冠生譯

塞根先生從養山羊以來，一向就不造化。而且總逃不出一個老調：就是咬斷了繩子，一溜煙跑到山上，送到狼的嘴巴裏。無論他們的主人翁，怎樣溫存他們；山上的狼，怎樣可怕；却絲毫不發生效力。這真可說是獨立不羈的山羊，能發澈底了解「解放」「自由」的真意義了！

勇敢的塞根先生，不會懂得他們的性質，所以免不了有些掃興，他說：

「如今好了，我和他們，總是有緣，而今而後，再也不想畜羊了。」

可是他的心肝，仍舊沒有冷。他雖然在相同的狀況裏，接連失了六頭山羊；不多幾時，重新買到一頭第七的。

講到這第七頭山羊的相貌，那真是美麗極了！他有兩隻慈祥的眼睛，幾根下級軍官模樣的鬚，四隻黑而有光輝的蹄子，一對斑文的角；還有那嫩茸茸的白毛，覆在身上，好像披着一領白裘。至於他的性情呢，更加不必說，是很和氣，很馴良。幾時主人來撫弄他，或者來擠他的乳，他總是恭恭敬敬的，伏着伺候主人。做山羊的居然也有這般知趣，真可希罕呵！

塞根先生，鑒於前幾次的失敗，這一次，不消說是加倍的當心。他把他的宿舍，遷到自已屋子的隔壁，四周圍以籬笆，籬笆上面，再圍以野薔薇花。並且在草地中間，植了一根木樁，用許多的繩子，把他牢牢繫住。還要一歇弗停的跑去看他，問問他安不安。這裏的山羊

，誰不說他是好福氣！

「如今好了！居然也會被我碰到一個有緣的。」

塞根先生心裏這樣想。

那知道，他所想的，仍舊不對。他那頭山羊，仍舊免不了要對他淘氣。

有一天，那山羊呆呆的望着一座山，自言自語道：「這些繩子，真是討厭，使我的項頸，摩擦得發痛。假使我能脫離這個東西，跑到那上面的石南科草地上去打一個虎跳，何等快活！何等幸福！……一天到晚，伏在一個籬笆圈裏吃草，這樣的待遇，為那些驢子們牛兒們，固然是好的；至於做山羊的，實在不應該如此。我們也應該在世界上活動活動。」

從此以後，他對於籬笆圈裏的草，總覺得淡而無味。於是他的身體，就一天一天的瘦下

去，他的乳，也一天稀似一天。他總是帶着繩子，昂着頭，朝着山的方向，出神的望，有時候也許放開鼻孔，發出一種悽慘的聲音：「咪……」

塞根先生未始不知道他的山羊，這幾天有點不舒服；可是他總沒有理會到他的病源。一天早晨，他照例跑去擠奶，那山羊忽然回轉頭來，操着方言，和他開談：

「我要對不起你了，塞根先生，請你讓我到山上去。」

「呵！天哪！想不到他也是老調。」

塞根先生用極詫異極失望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一面說，一面就蹲在草地上坐着。

「怎麼？白郎鵠，你要離開我！」

白郎鵠答道：

「正是，塞根先生。」

「可是這裏的草料委屈你不成？」

「惡！不是！塞根先生。」

「恐怕你的繩子繫得太緊，你可願意我把你放寬點？」

「這倒不妨，塞根先生。」

「那末，請你說，你究竟要什麼？你願意怎樣？」

「我願意到山上去，塞根先生。」

「但是，不幸得很，你沒有知道，那山上有狼：幾時他來了，請問你怎樣辦？」

「我有的的是角，塞根先生。」

「你的角，但能够使狼看得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這裏，不是有一個老勒那嗎？他的身子，何等偉大，何等強壯，他那副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牛；但是他和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到明朝，還是葬在狼的肚子裏。」

裏。」

「可惜呵，勒那！但是這都不打緊，塞根先生，我祇要求你讓我到山上去。」

「這真氣數！難道我再放一頭山羊去餓狼嗎？……不，不……我一定要救你，雖然逆你的意思，你這個蠢東西！你也許會用老法子，咬你的繩子，如今我不客氣了，要把你永遠關在一個牢裏。」

塞根先生講完了這話，就把他的山羊，牽到一處烏黑的牢裏，隨手把牢門緊緊閉住。唉，他竟忘記了一扇窗子，等他一轉背，那小東西就立刻不見了……

這白羊兒跑到山上，登時覺得別有一個天地：那些老樅樹，出奇的獻出他的美麗，那些栗子樹，垂着首伸下枝兒來撫摩他；那些金色的蝶形花，沿着他所經的路程，預先開着花等

候，並且盡量的發出香氣；總而言之，凡是山上的東西，無論是一草一木，沒有一個不是對了他竭誠歡迎如同歡迎一位年輕的王后。你想這個時候，我們的白郎鴿，是何等有福氣！

什麼繩子，什麼橋，誰也不能拘束他。他願意跳舞，就跳舞；願意吃什麼草，就吃什麼草，……這雖然也叫做草，但是和那籬笆圈裏的，實在是大不相同，既然很長，很嫩，很適口，包含着很多的滋漿，而且還有整百整千的種類可以供他的選擇。

他肚子裏，吃得半飽，就臥倒在落葉和栗子堆裏，翻了一個身，……忽然之間，又掙了起來，攻着頭向前亂奔，忽然登峯，忽然下坂，忽而高，忽而低，差不多游遍了全山。雖然有人要說，塞根先生，已經有過了六頭山羊，在這山上；但是他却一點不在意。

臨了，他還跳了一條浜。在這光景裏，他因為身上上濺了些水泡，就跑到一塊高原上去曝日。他蹲在那高原上，向下一望，望見了塞根先生的屋子；和屋後的籬笆，他笑得幾乎落下淚來。他說：

「何等樣小，這個東西！我真不懂，我從前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本領，能够在這裏頭住？」

這是何等自命！這時候他自己揣度自己的身子，至少總有一個世界模樣大……

單單講一句：他度這一天的光陰，真是再暢快也沒有。

倏忽之間，來了幾陣涼風，回頭望那座山，漸漸裏變了紫色，……夜了！那小羊兒眼看這個光景，著實吃了一驚，他嚷道：

「這樣快！」

再往下看那山腳的村落，好像洗沒在濃霧裏。那塞根先生的籬笆，早就不見了，只剩下他屋子上的幾片瓦，和一些隱約的炊煙。停了一會兒，那山下忽然響著一個鈴兒，是牧童用來召集牛羊的，他聽了這道聲音，使他全部的靈魂，都起了不安……一會兒，又來了一頭歸巢的老鷹，張着翅子，在他身上掠過，因此使他聯想起那狼的問題，登時打了一個寒噤！同時又有一個喇叭的聲音，從山下送到山上，這是多情的塞根先生，最後一次的招呼……白郎一面在山上，聽那「呼！呼！」的聲音，疑心是狼叫；一面又在山下的喇叭筒裏，聽那「歸來！歸來！」的呼聲；弄得他心中搖搖不定，其實他也著實想回去，不過追憶起那些樁子繩子和籬笆們，好像還有點宿怨，所以轉面一忖，又起了猶豫。

那個喇叭不響了。

白郎忽然在他的背後，聽得一陣落葉的聲音，回頭一看，正對着一雙黑溜溜的眼睛：「不好了，狼來了！」

這位狼大哥，很氣概，很鎮靜的樣兒，端坐在那山羊的後背；喉嚨裏不住的嚦涎，兩隻眼睛，巴巴的向前望。他計算得很精明，這塊羊肉，總飛不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一點用不着急。那白郎回轉頭去，他就向他癡笑了一笑：

「哈！哈！你這個塞根先生的小羊兒！」他說完了這句話，就把那個大而且紅的舌頭，拖出在嘴唇邊沿。

白郎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嚇得不省人事。停了一會，他忽然又記起那老勤那血戰到明天的歷史；他自己想，還不如馬上在他吃

了，倒覺得乾淨；……再想想，又似乎不妥，於是就決定和他宣戰：俯下了頭，豎起了角，一直前衝，表明是怎樣勇敢的一個塞根先生的山羊！……他並不是要立志去殺狼，——他知道山羊是向來不殺狼的，——他所要的，祇是和老勒那較一個高低。

何等勇武！我們這位可敬的山羊，在下並
不說謊：他曾經六次攻退那狼大哥，使他不得
不退出戰線，去換一口氣。趁這當兒，他自己
却回頭去咬那些親愛的草，含着一個滿嘴，又
回頭來迎敵。這一夜的星光出落得分外燦爛，
他一面用心打仗，一面還時時留心看那天上的
顏色，他說：

「你看不到天明，我總不罷休！」

他們倆一個使角，一個使牙齒，兩下裏一
上一下，足足的交了幾百個回合。看那東方的

角子上，已經隱約露出些灰白的亮光；還有那
啞嗓的雄雞，也遠遠地在那裏叫。

「好了！」

那可憐的羊兒，知道他最後的時辰到了。
他喊了這句話，立刻和着他的一件白裘，倒在
地上；這白裘上面，還染了許多鮮紅的血……
於是那狼大哥就老實不客氣，跳到他的身
上，把他吃了……

選自近代法國小說集

六 司替芬孫的火車

張憶梅

司替芬孫自從羅巴特到美洲去後，仍舊努力研究，於是開始製作第二火車頭。恰好當時達林格頓市和斯托克頓市之間，新設着鐵路，預備行駛馬車。

司替芬孫看報知道這事，大發感慨，以爲現在不是馬車的時代了。若要實業發達，非用火車不能流通物產。英國若不能應用火車，一切事業終必落人之後。他想到這裏，就到那鐵路公司求見他們的經理，極力勸他採用火車行駛。經理名叫披滋，起初不肯相信；後來被司替芬孫的熱誠感動，就說：「那麼不妨先試一試看。」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九月廿七日，司替芬孫的第二火車頭在斯托克頓廣場中試車。「司替芬孫的火車能載客人」的消息傳了出去，風聲遠播，四

方來參觀的人着實不少。試車的那一天，但見司替芬孫創造的火車頭好像巨象一樣；冒着黑煙停在那裏，後面拖着五六輛貨車，裏面裝着九十噸的貨物，又有乘客一百多人也擠在裏面同貨物一樣，向着距離十二英里的達林格頓預備進發。就有人作擔心的口氣問道：『乘這樣的車沒有什麼危險嗎？』司替芬孫點頭微笑道：『大概沒有什麼危險吧。』一會兒火車開動了，發出「呼」「呼」的聲音，在輕便鐵路上行走，速度只和人走路一樣。乘客都喜形於色。貨車的當中有軍樂一隊，鼓奏起來十分熱鬧。兩旁參觀的人都噓噓着跟在後面走。有的人騎着馬好像領路一樣。這一系列火車足足走了三點鐘纔安然到了達林格頓，大約每小時走四英里。

司替芬孫於是大受民眾的熱烈歡迎。來握手道賀的絡繹不絕。司替芬孫笑臉周旋。但是他對於速率一點覺得大不滿足，心想『一點鐘走四英里有什麼大用呢？非設法增大速率不可。』

恰巧這時候羅巴特剛從南美洲視察鐵路歸來。司替芬孫更加喜悅道：『你回來正好。可以同我通力合作，不怕造不成更進步的火車頭。』

當時曼徹斯特市和利物浦市之間也新設了鐵路，預備用馬車交通。曼徹斯特是英國有名的工業地，利物浦又是英國數一數二的海港，交通上非常重要。

司替芬孫聽得這消息，又到那鐵路公司去遊說道：『從今以後，已經不是馬車的時代了。改用火車如何？』羅巴特也著書立說，宣傳火車的利益。

那鐵路公司雖然想用火車，但是不敢自專，就請示於政府。政府對於這素未通行的火車也非常慎重其事，就提出議會討論。竟有頑固的議員出而反對，他說：『我是最恨那火車的。我們旅行何必要這樣的急如逃命。一點鐘走上十英里十五英里，恐怕那管車的人先要送命咧。我是絕對不贊成改用火車。』

司替芬孫向那反對的人，詳細說明火車決無危險。無奈頭腦頑固的議員總不相信。有的說司替芬孫是發狂病，有的說司替芬孫妖言惑眾，想要用火車陷害英國人。這類的反對聲調，盛極一時。

司替芬孫聽了幾乎氣得半死。幸虧贊成的人也不在少數，他們主張試辦起來，看實際上利害如何。於是纔得到政府的允許。但是地方上的人又出而反對。原來曼徹斯特離利物浦三十英里。中間的地主們聽說火車要通過他們田園的附近，都繃眉苦臉的議論紛紛，有的說：『火車經過我們的田園，它那黑煙迷漫，我們的蔬菜樹木都要枯死。』

有的說：『豈但蔬菜樹木受害，牛馬吸了那黑煙都要病死咧。』更有說得利害的：『火車走起來發出極大的聲響，以後英國人晚上休想睡得安穩，必定要多了許多病人。』可笑他們都像是預言家一樣。

大凡新創一種事業，必有許多人出來反對。到後來覺得這事業大有利

益，當初反對的人都一聲不響了。這時候反對火車的地主們，到後來曉得火車是於自己大有利益的，就好像忘記了他們從前說過的話，變作贊揚的聲調，說火車是有益的事業，或者說火車是文明的利器了。內中有一位富豪，住着高樓大廈，當初也極力反對，不許路線經過他住宅五英里之內。

好！公司就依了他的話，離他家五英里鋪設鐵路。到後來富豪明白了火車的利益，因為乘火車到曼徹斯特或是到利物浦的便捷，遠勝他那雙馬並轡的馬車，不致耽誤了許多商業的機會。但是他還矯情不肯改口，仍說痛恨火車。後來始終拗不過事實，情願投資一百萬圓添修這五英里的路線。

當時英國的內閣總理威靈頓——就是在滑鐵盧戰勝拿破侖的名將，也持反對的論調，他說：『火車的聲音聽了使人厭惡。』

七 「杭育」

吳敬恆

什麼叫做「杭育」，就是上海勞動者助他人用力的平民文學。凡做勞動工作的時候，必有一個畧能說笑的，先信口胡謔了幾句故事，於是大家「亥育」，「亥育」的用力，他又贊上一句「杭育」，就算一度的用力告終。普通的做法，畧如左方：

(獨) 李鴻章調動外洋兵，蘇州打開了六城門。

(眾) 亥育亥育；(贊) 杭育！

(獨) 馮國璋漢口齊燒完，孫文跑進子南京城。

(眾) 亥育亥育亥育；(贊) 杭育！

(獨) 袁世凱風頭出勒洋鈿郎，出來出去到如今。

(眾) 亥育亥育亥育；(贊) 杭育！

科學週報許多嶄新的學者，齊用力叫我拉繩校讀，又要每次叫我說幾句；所以我也學了杭育的朋友，每次胡謔幾句故事，盡我杭育家說笑的職分。這就叫做「杭育」。（下畧）

現在閒話說了太多，且入杭育的正文，來把「李鴻章調動外洋兵」一段的故事，胡謔一點做一結束。話說：不要講一百五十年前，就是整整一百年前，高明的科學固然說不到，就是鄙陋的科渣，也真正幼稚得可笑。

一百年前，便是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那時英國的一個放牛孩子斯蒂芬，已經活到四十四歲，居然也變了一個工程師。他的火車頭像現在城隍廟裏香爐一般的東西，已經造成了幾年，在木軌上拉煤。一條鐵軌的華里九十里，原始鐵路，從什麼達林頓到斯託克頓的，還是從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動工，直要到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才開車。所以一百年前，世界上

還沒有正式的鐵路。九十年前才有正式的達斯鐵路，然而還是運貨，不會正式有什麼載人的客車。正式載人客車的路線，是建築在利物浦，通到世界棉業中心點曼邱斯達，約有華里一百多，算是世界上第一條載客的路線。

一八三九年九月十五開車的那天，却有一件「杭育」史上驚心動魄的事項。現在胡謔出來，說是開車的前幾天，鬧得全國一個「不亦樂乎。」有些懷恨的，趕火車賣買的人聚起來詛咒，說「大家眼看開車的一天，必有大不吉利的事務發生。如何飛跑六十華里一小時的一樣怪東西，能夠穿山洞，跑屋頂，下峻陂，過高岸，可許太平無事呢？」到了九月十五日，利物浦是特別全城放假。幾百里外居民，都好像趕節場的前來和興。車站的左右，鐵路的兩傍，擁得人山人海。早上十點鐘，打倒拿破崙鼎鼎大名的惠林頓，剛做英國的內閣總理，率領了一班閣員，又跟着許多議員同黨人，一路風餐露宿跑了三四天，才從大車上下來，進得站門，悠揚的樂隊，齊奏起來，人山人海裏，發一聲

山搖地動的歡呼，歡迎這烏鎗打倒烏鎗的怪物。十一點半，開起八個車頭。（都像現在城隍廟的香爐；因為現在留名千古的「流星」車頭，還陳設在倫敦肯心敦博物院裏。）一個車頭是用英北省爲名，叫做諾存勃林，拖了三輛車，第一輛是樂隊，第二輛是內閣閣員與特別個人，第三輛是車總管及重要局員，行在右邊軌上。還有七個車頭，有名「鉅人」的，有名「星」的，有名「北方」的，有名「流星」的，有名「標鎗」的，有名「慧星」的，有名「飛箭」的，有名「隕星」的，——也無非如曾國藩時代的兵船，取名「長龍」，「快蟹」一般的用意罷了，——都拖了四輛或五輛客車，載着各界的賀客，行在左邊軌上。合共八個車頭載了七百七十二人。所以分開左右並進，因爲對面本無來車，以便彼此並行，各在車上看着他車的速度，似乎格外有味。

開到一小站，車頭一齊停着裝水。預先局中發出傳單，勸乘車人決不可在軌道邊隨意下車。不料車停之後，有些人不肯守這規矩。有位內部總長，叫

做哈季孫，他與惠總理一向有些心神不合。那天他要在衆人前顯出他與惠總理並無過節兒，所以乘着一位議員叫做胡爾謨的，在對面車上下來，與惠總理靠車窗談話，他也下車來和熱鬧。正與惠總理談得親切，不料發一聲喊：「大家跑進車，大家跑進車！」便是那「流星」的車頭，慢慢裏的跑了過來。彼時兩軌相離，止有四尺；客車的窗門同車頭的突出處，若彼此接觸起來，止有八寸餘地。照情理，也不大緊要。無如當時却個個着了慌。哈內長與胡議員駭做一團。胡議員還算敏捷，慌忙身體貼在惠總理的客車邊；看見哈內長要從窗門跳上車子，胡議員便喊道：「天照料呀！哈先生你切莫慌亂呀！」說時遲，那時快，哈先生已是上了六十的年紀，竟不濟了，側拉着窗門要進，「流星」一車頭早將窗門連人帶轉。哈先生是一個倒栽葱，跌入軌道；「流星」便毫不客氣的，把他一足輾斷。等到「流星」過去，胡議員同了一個侯爵衛爾頓馬上把他拉起。開這「流星」車的工程師，便做了哈內長的劊子手。於是大

工程師斯蓋芬孫親自把諾存勃林車頭，載着一隻脚的哈內長，開足速力，二十五分鐘，便跑了華里四十五，到曷克爾地方，才有一個病院，速進去醫治。哈內長到夜分便歸天去了。哈季孫就做了世界第一次客車開行的犧牲。（好像從前造橋釘柱，要殺一對童男女。中國內地，畢竟還有一種謠言：廠家造大烟，定要買一個小孩放入。哈內長却做了火車的第一童男女。）並且偌大的利物浦，現在至少有幾十個醫院，軋掉一段腿，也算不了什麼死症。當時利物浦却找不出一間好病院來。（蹺腳的想也有）要送到四十五里以外所謂好病院者，又是銀樣蠟槍頭，和中國現在的蹺腳醫院一樣。哈內長做了物質文明幼稚的犧牲者。亥育亥育亥育杭育！

一九二四，四，十三。

選自科學週報

八 海外通信 ①

張正明

諸位賢弟如晤，十月十八日傍晚，從北海岸遠足回來，接讀你們九月中旬的來信；藉悉你們一切安好，很覺欣慰！你們的來信，不單一字一句，我都仔細展讀；就是信面上的地址，我亦不肯放過；因為在萬里之外，看見你們的筆蹟，就如同看見你們一樣。——不過，因而發見了幾處筆誤……猶幸郵差聰敏，不會把它送錯。否則，你們要責怪我忘記寫回信；而我呢，十八那天如何能有接讀你們來信的歡喜呢？這一點，下次寫信時是要留心的。

你們要我報告些客中的生活，報告，我是很願意的。不過，從何說起？說什麼是好呢？

吾們的修院離海灘不遠，築在如同像佘山中山那樣高低的一座小山上。吾的臥室是在三層樓上。曠海烟波，如同就在窗下。晴天，從書桌眺望，就可

以看見粼粼的微波，和天際隱約的沙鷗。不過，入秋以來，此間晴少陰多；風濤怒吼之中，所習見的是翻天的白浪。

我知道你們是喜歡看海的。從書桌上向遠海眺望之際，許多次使我回憶二年前復活瞻禮的吳淞之遊了。當時，我同你們坐在砲台灣石壩岸上，看波濤起伏，看輪船進口入口……何等歡喜快活！問問沈八棣、周學明、石昌榮、吳良、唐文沛等還記得嗎？「聖母山」脚下金晶魚缸裏，已生青苔的幾塊石頭，至今恐怕還在紀念我們這次江口海邊的旅行哩！

九月十三日早晨，我離別巴黎，當晚渡海抵島。十七日吾同袖海的海水第一次接觸。

當我同你們一般年紀，在徐滙公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年秋天，家姊從烟台養病回來；我還記得她講了不少關於海水浴的說話。當時她引起了我海水浴的興趣。不過，十六七年後，重洋之外，在威爾才島這一次海浴，那是當時

意想不到的。

海水浴的地點和時間，是該當揀選的：因為什麼時候潮漲，什麼時候潮落？那裏有沙灘，那裏有漩水？都是不可忽畧的。

那天海浴的地點，叫蒲萊灣。同往海浴的共二十餘人。飯後三下，我同王神父、陳修士走向那指定的地點去了。陳修士是你們所認識的，用不着我來介紹。王神父爲你們恐怕稍陌生了。四年前他也曾在徐滙公學擔任國文講座並監學；現在同吳神父在里昂研究神學。九月初到這裏來，是爲避暑休養的。當時我們三人且談且走。客鄉家話，吾們的愉快，你們可以一思想而知，我也不必費詞了。

蒲萊灣是在北海岸，離修院大約一下半路程。海水至此，轉折成一灣曲；堤岸一條伸入海中。沙灘縱橫各數十步，淨滑如同經過洗拭的一般。我們到了那邊，就在海灘岩石間，換上了游泳衣，從沙灘走下水去了。

吾的游泳術不很高明，所以祇好在沙灘附近浮沉，不敢向深遠處游去。不過，海水質厚，浮力較河水爲大；比較從前在安亭江上游泳，亦微覺容易。那時候，海風拂拂，皺起萬疊微波；在這皺疊的微波之間，出沒浮沉，真是非常舒適。大約游泳了十餘分鐘，於是，出水登沙灘，回到岩石間穿着衣裝。橫一件，豎一件，穿了好多時候。——我是不習慣，而且不喜歡西裝的；而此間出門散步，必定該當換去修士長袍，改穿西洋短裝。——而潮水升漲很速，眼看就要漲到換衣裳處了。怕它把歸路浸斷，所以赤了足，拿了鞋襪，就走向石壩岸那邊去繼續穿着。潮水升漲之速，真是出人意料。不多時，卽石壩岸下亦浸於水中了。那時候，斜陽潑散它閃閃的金光，繡折的波紋，映染晚霞；一層紅，一層綠，還有紅綠之間的五光十色；海上落日真是美不可言。不過，因爲回到修院還有許多路程，所以也不能流連了。

正要開步回去的時候，忽然覺着頭上的黑呢帽，不知去向了。向石壩岸

下一望，仍一無所見。大約匆匆回岸之時，把它遺忘在換衣裳的岩石之間了。當時未免心焦起來，『新到方才三天，就把東西拋棄，難免貽笑同學；而且光了頭，在街道上行走，在此間，亦必定惹人注意。而且爲時已晚：』那時王神父就出主意：叫陳修士和別的同學先歸，他等我尋帽子。我於是再脫去了鞋襪，從岩石上攀援下去，繼而再提起褲腳走到原來換衣處。徼幸，帽子放在一塊高處的岩石上，所以還沒有浸水；否則，恐已漂浮海面去了；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隨即匆匆上岸，潦潦草草把鞋襪穿着好了就走。方才，褲腳雖然撩起，然而海水已高，因此仍舊浸濕；亦無暇顧及了。

走了二十五分鐘，我自以爲走得很快，一半路程已經走去了。及到拿出袋中地圖一看：至少還有四分之三。修院中七下鐘晚膳，那末，難能及時到院了。然事已如此，亦祇好任其自然，仍舊朝前走。忽然，聽見後面有汽車喇叭的聲音：一部小汽車從後面疾馳而來。到了我同王神父的旁邊，竟然停了。弄得

我們莫名其妙。開車的操英語問道：『你們是到聖類思學院去的麼？我向城裏去，正是順路。』隨即用手請我們登車。汽車本來祇有一個座位，現在連開車主人坐了三人，亦一些不覺促侷。到了修院附近，王神父用英國話道謝了幾聲，下車回院。到了修院，換好衣裳，七下還餘五分。豈非巧極？

這是我第一次同海水接觸的經過；也是吾海島生活的第一頁。吾第一次同你們通信也就從此結束了罷。

伯達 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五日寫於威爾才島

選自滙學雜誌七卷六期

註 ①海外指英法海峽中之威爾才島 Jersey。

九 海外通信（二）

張正明

諸位賢弟青覽。前信開場，我說：『十月十八日：遠足回來，接讀你們的來信，』而信中，不知何故，這天遠足的情形，竟一字未曾提起；也自然怪不得你們來函中，詢問我十八那天遠足的經過。

那天，早晨起身之時，大風微雨，未免令人掃興。——這點，你們都富有經驗，我也不必申說。——不過，此間海島氣候，晴雨變化，倏忽無常。起身時風雨，彌撒時竟然放晴。七下三刻，一行九人，就出門遠足去了。穿過了兩三條街衢，就走上田徑山路。青青的樹木，芊芊的芳草，在雨後的晨光之中，更覺綠意迎人，更覺明媚可愛。

行行重行行：大約走了二小時後，我們走到了目的地。地名良夜灣：是濱海的勝地。在海灘岩石之間，我們尋覓了一塊可以躲風之處。因為雨雖中止，

而風猶未息；而且，我們的目的地，不但是遠足，還預備在那裏野餐哩。旅人最多回憶。說起野餐，又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同你們在梵王渡、吳淞江邊、虹橋路、飛機場頭的野餐了。還有，柏樹園旁，三面環水的坎堆上，每人五匙三鮮湯分食的往事，想你們也沒有忘記……

揀好了地方，把碎石堆成了行竈一座。怕所帶的木柴不夠，所以分道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採取枯木乾枝來補充。先從行囊中取出跑山鞋，換上了，然後登山。——所說的跑山鞋，其實不過就是我們的布底鞋而已。——皮鞋雖已脫去，布底鞋雖已換上；然而山徑濘滑，陟登時仍舊失足數次；以致手掌中，觸了不少野花芒刺，一星期後猶殷殷作痛。

採了柴回到原處，爲時尙早。我乃獨自一人，沿海岸前行，幾五六十步，得一小海灣。就選擇了一塊可以倚靠的岩石坐下。瞻望曠海的偉大，不禁神往。而那時候，獵獵的海風，又如同在奏什麼天風海濤之曲。——當我在你們中間

的時候，我喜歡同你們，或聽你們念經；因為，我以為吾國的經言，自另有一種熱愛悠揚的音節。——至是，不期然而然，我就放聲朗誦了幾遍我從前同你們所習誦的經文。當時，我私心祝望的，就是：盼望你們細心體味經言的意義；至於公私念經，我更盼望你們，天天如同奉獻入王，或者拜聖母的日子，一樣熱心，一樣悠揚。

飯前的「省察」做完了以後，就點火開鍋。一行九人輪流煎燒：有的煎肉，有的炙栗子，有的担任分送。至於飯後的紅茶，因為我是中華人，所以大眾主張是要我泡的。那時候，各人酒一杯，麵包、魚、肉數片，踞坐岩石上，且吃且看。看波濤像素車白馬般擁湧突前：真是雄極壯極。迨奔騰近岸，怒觸礁石，浪花四濺，白沫橫飛：更是奇觀。那種橫飛的光景，正如同大雪之後，繼以大風，雪絮在空中飄舞一樣。這樣吃吃看看，話話笑笑：一直徘徊到日落西山之時，方才回院。歸途中，因為方才吃炙栗子，所以就想起國慶前後，正是國中糖炒栗

子上市之時；放假日，你們每人手中拿了一包糖炒栗子回校的光景，又歷歷如在目前了。

我上次通信，和你們講了吾第一次的海浴。這次我追叙了我十月十八日的遠足野餐。吾客中遊觀的生活，你們也從可想見一二。至於我修院中的日常生活，可以說：『別來無恙。』假使要我敘述一些梗概，那末，紙短時促，這回未能一一了。留待下次罷！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伯達寫於威爾才島

選自滙學雜誌七卷九期

一〇 赴滬日記

劉三德

(民國廿一年)九月一日·那天，我起床很早，那時才四點三十分光景，天還未大亮哩·我獨自一人到田野間去跑了一週，呼吸新鮮的空氣，賞玩將別的故鄉風景，很覺得有些戀戀不捨·到了六下鐘光景，我才從田野間趕回家中·我一到家門口，就見着我親愛的慈親，已把我的兩件行李，完全收拾在外大廳了；並且爲我備了許多輪船上的食物·我往前看我的行李時，週圍聚集着我家裏一總的人，大大小小共有十五人·那時我受窘得很，上自五十二歲的年邁慈親，下至二歲零三個月的嬌小侄兒，都表顯着異樣的情狀；尤其他們的眼睛的視線，聚在我一個人的頭上，身上，及腳上·那時，我慈親與我二位哥哥所叮囑我一切的話，

我都滿口答應了·我也敘了許多臨別的話，當時各人心坎上的難過，當然比表面上的要加許多倍·

不久，我們便進早餐·那頓飯我格外吃得飽些，因爲我慈親爲我備了很多很好吃的小菜·

鐘鳴八下，我便叫我的弟弟順德，到家鄉橋頭去喚一個挑夫來·不到幾分鐘，挑夫來了·我便叫他將我的兩件行李挑到高陂市中興棧內，——中興棧是我的堂兄創辦的，仁愛就是我的堂侄，——並付他一元的挑資·於是他挑着行李先去了·

八下二刻，仁愛才到我家裏來，叫我動身·於是我倆於陰雲密佈之下，清涼的九月一日

早晨八下二刻時，離別我可愛的家鄉，離別我可愛的慈親，可愛的兄弟姪兒及家中一切的人，可愛的諸同伴，諸叔伯兄弟了！此時，我心裏不禁感到一種不可言狀的難過，心酸；那時自己無聊的安感，只是想：「待來日再會！」

直到下午三點鐘，纔到了高陂中興棧內。一路上飽受大雨的淋漓，步履十分困難，且須跋登嶺路。如偶一不慎，就要跌交，以致皮破血出，那可真倒霉。幸我倆那天運氣還好，沒有跌交，只是衣服浸濕罷了。時值初秋天氣，不覺怎樣冷。到了棧內就換衣服。

九月二日，天晴，我在高陂中興棧內居住。高陂是韓江中流的一大商埠，完全是商人開拓的。商店大部分是做磁器生意的；磁器大部分是銷售於南洋羣島；我住的中興棧便是磁器

棧之一。但高陂有一不可避免的患難，就是每年至少有二三次大水。這水是韓江漲起來的。

那日（二日），恰巧逢韓江水漲，我在中興棧二樓上，憑窗遠望，一片汪洋，頓時引起我想划船的念頭。我就邀仁愛和金興兒，借來了一隻小艇；我們三人划到汪洋的中間，飄飄自在。過烏鴉落洋時，引起我回憶往昔之事。

我在高陂市立第一小學校讀書的時候，每逢星期日或傍晚，我必和校長廖文貢先生，及數位男女的小朋友，到這裏來玩耍，拍照，游泳，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樂；但時序如流，如今已過八九年，以後決沒有從前那種的樂趣了！

那天的中餐，是在小艇上吃的；在那汪洋的當中，食乾糧，飲開水，比在棧內吃那魚肉，更來得舒服些。因為有外界優美的環境來陪我，引起我欣賞的樂趣。——下午三下，纔划艇

歸棧。

那天晚間，水仍未退，我和仁愛宿於中興棧內二樓房。

九月三日，天晴。韓江大水已退。經大水浸後的高陂街道，異常清潔，行人亦格外的多；因為大水時，市民不得外出，已經有一日多了。

下午，我和高陂市立小學校體育教員林夢葵君，到高陂唯一的禮拜堂去參觀。一進門口，就是該堂禮拜的正廳，滿堂的左右拜凳，坐着許多男女的信徒，在那裏談天說地，喧嘩得很。該堂的接待室，是在該堂的第一層樓，我和林君上樓，到了接待室。裏面共有二人；一位是大约六十多歲的老人，態度安閑，眼睛閃閃有光，一望就知是個有作為的人。又一位是

大約二十多歲的西裝少年。我倆一踏入接待室門口，他倆就起立來與林君打個招呼；因為他倆是認識林君的。我得林君介紹，知道老者是劉先生，也就是他們所謂牧師。少者王先生，是該堂的管理教師。林君也說明我是天主教的信徒，現在上海讀書。

我和他倆寒暄後，那劉先生開首就說：「天主教的規矩很嚴，無論什麼都要照規矩範圍的。」我說：「是！天主教的教堂裏，極少信徒們說話，大概是習慣養成吧！」我那時出於一時的荒唐，把這話說出，覺着很不好意思。但劉先生接着說：「大凡天主教裏有很大的教堂，有特別的地方禮拜的。但我們新教的禮拜堂大者極少；像我們這裏的地方範圍極小，教友們沒有說話的地方，於是只好在堂內說話了。這本來是不對的。」不安的情緒動蕩着我的

心靈，只得和他說：「是的，這是無可如何的，沒有多大的地方！」

此後便有一霎時的相對默然，大概彼此都覺有些不舒服罷。

以後，劉先生便大談他的中國實業計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那少年到樓頂晒樓去打鐘了，他們要做禮拜了。於是我和林君只得辭出。他們很客氣的送到門口，並說聲「再會，」各自行了一個深深的謝禮。我回到中興棧內休息，林君回到他的學校去了。

晚上，詹超羣君由饒平來高陂，他是要去廣州國民大學的。我問他：「國佐等什麼時候才能去上海？」他說：「他們須本月（九月）七日才能登程；但那天是否動身還不能確定。」於是我急得異常，我是晚就和仁愛商量去上海的遲早問題。仁愛決定和我一同去上海觀光

，看看物質文明的上海。於是我決定本月五日下午潮安至汕頭，在汕頭等待他們。

九月四日，天晴。大埔沙坪鄉育英小學校校長詹樂書君——他是我的同鄉——今天到高陂來。我和他談了許多關於設施小學的問題。他總是說小學教師生活的苦惱。

下午，我和樂書君去參觀高陂市立小學校。該校是我在小學時代的母校，其中情形，我很熟悉。故由我帶樂書君去參觀。到校之後，進高夢葵君房內稍事休息，然後由夢葵君領至各教室參觀。此時引起我許多的回憶。

明早，我要下潮汕。來和我送別的朋友們很多；他們大都是以前的同學。

五日。那天早晨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和仁

愛就起床收拾行李。

我倆吃了早飯，大約四點半鐘光景，別離了中興棧。

那時天氣清涼，下着小雨珠；離開棧門，天還未亮哩。我們在燈光微明的高陂街道上，只覺得一切如死一般的寂靜，惟有遠遠的地方；傳來犬吠的聲音，與我們閣閣的皮鞋聲，打破這死一般的沉寂。到碼頭時，碼頭上的宰牛屠夫，已在預備宰牛了。

鐘鳴六下，汽笛連響，我們所搭的富安小汽船起錨順流下駛了。高陂全市的房子，似乎向後疾走的去了，不見了。

我倆在船上，有時看當日的汕頭報，有時隨便談論，覺着愉快得很。

我們在韓江下駛中，兩旁有叢山峻嶺，看不出人間來；及到鱷溪，韓愈祭鱷魚處，

才豁然開朗，一望無際，潮安全景，就在眼前。及到潮安碼頭，這六點鐘的航路，從此告終。

我倆上潮安後，因時間尚早，就到我同鄉人那裏去休息一會，再雇黃包車拉到火車站去，在站內休息。

鐘鳴二下，汽笛響處，火車來了。我們便擠上火車。數分鐘後，火車開行了。經過一點半鐘，就到了汕頭火車站。站內跑出許多各旅館的招待者。我細聽了許久，還聽不出有金台酒店的呼聲；後來在月台的左角，跑來了一位穿黃衣的招待者，他嚷着說：「金台啊！」我就叫他來。他把行李拿去了。我倆下了火車，步出月台，在站外雇了一輛汽車，叫他駛到金台酒店去。我們到了金台酒店，我倆的行李還未來哩。我便開了一間每天一元半的房間，在

那裏休息了。

是晚，我和仁愛在旅店吃了晚飯，便步行到昇平路口饒豐棧內去望望我的同鄉。不一會，詹超羣君伴着丘宗蕃君進來，他們和我打了一個招呼。丘君是剛才由上海回來的。我問丘君上海刻下的情形如何？他說：『上海刻下謠言甚熾，都說要第二次戰爭了。我動身時，上海地方尙未有異動。』

那時，我的心裏，煩得很，不知可以去上海嗎？若果不能去，在汕頭亦不能久住，（因為住在旅館裏）；若要回到家裏去，那更不經濟了。故決定在汕頭等待國佐等，同時觀望上海的情形如何，有無變動？若無甚變動，我是要冒險去的。

六日。一早，我一個人獨自到馬路上去吃

早飯。飯後，步行到通津街口源成行內，去訪問池佳宜君。恰巧他在那裏。我便和他一同回到旅館裏來。我問他今後做什麼事？他說他要到廣州去升學。後來，我和他到廣州飯店去吃中飯。飯後，我和他搭着公共汽車到崎碌迴瀾中學去訪曾浪英君。

到了迴瀾中學，在曾君房內稍事休息之後，便由曾君與數位該校學生領我去參觀汕頭貧民孤兒院；裏面共有數百人，範圍頗廣，分工作部，孤兒所，神經病院，老人院，男女分開，分女工作室與男工作室兩部。男女工人，都是孤兒長大的，未嫁未娶之前的生活，吃飯睡眠工作，有一定的時間。他們的辦事處，每月發出報告一次；對於行政經濟，也很公開。捐助的人，十分踴躍。裏面的經費，全由各界捐助，沒有固定出息的。所以裏面辦事人員，實

可欽佩。

七日。我和數位同伴，上午去遊礮石，礮石是汕頭市對面的一個島，用小艇過這海峽，要一刻鐘左右，不十分遠。裏面風景很好，是汕頭第一的勝景。礮石有一個礮光中學，是英國耶穌教士創辦的，裏面分初高二部，共有一千餘學生。往來汕頭海峽之電艇不停，專為載遊客和學生用的。

登礮石山頂，俯看礮石全景，洋房林立，尤其礮光中學校舍，格外雄壯。東望媽峙口外，一片汪洋大海，西望汕頭市全景，一目了然。迴圍都在我們的腳下。汕頭灣內，有無數的商船，且有美國軍艦兩艘，日本軍艦一艘。下午兩點鐘，我們才回到汕頭旅館裏。

八日。曾浪英君邀我到中山公園去划船。那時，恰是傍晚天氣，涼風宜人，真有心怡神悅的愉快。那划的船，是小艇，是中山公園設的。要划船的，須向他租，每隻每點鐘小洋五角；在划之先，須先繳納五元，後來取回，這是為保證的。但划船的人，擁擠得很。

十一日。仁愛突因急事，不能與我同去上海；他於今天五點鐘搭火車上潮安，我送他到火車站。我倆都掃興地分別了。

我本來下午要搭英商怡和公司的和生號輪去上海的。但我從火車站回到旅館時，和生輪已開行了；只得在金台酒店多住一天，預備明天搭英商太古公司的山東號輪船去上海。

十二日。我出去了一次。在旅館等待下船

上午叫金台酒店夥計，將我在旅館的帳開來，付了錢，又叫他代買山東號二等船票一張。

那天的一早，我的心忽然飄忽不定，就下午搭山東輪去上海？還是在汕頭再等幾天，可與國佐等一同去滬？若下午就走，那只有我一人獨自在沉寂的海上，過着那三天長久的苦生活；並且到了上海亦有許多的不方便。若在汕頭等待國佐等，不知他們何時才能來汕。且旅館裏每天旅費要一元五角，每天吃飯要五六角，每天要二元左右的消費；若在汕再住幾天，那我的路費，恐要發生問題了。

我因疑惑不決，便到饒豐碗行內，和我同鄉們商量去滬的問題。他們大都主張我在汕再等幾天；但我的路費不許我多住。後來，他們叫我將行李由旅館搬到饒豐碗行內，在饒豐行內住宿，每天可以省得二元多。最後，我幾乎

答應他們了，但終於決定就到上海，甯願寂寞些。那天午膳，是在該行內進的。我吃了中飯，便匆忙地走回旅館，在路上想來想去，終覺得下午去更好。我到了旅館，便預備下輪了。

我在下輪的馬路上，跟隨着行李之後，大踏步的向前推進。那時，天下着微雨，那粒粒的雨珠滴到我的衣襟上，馬上消散了。到了碼頭，我本來乾燥的外套，變做濕了，本來淡黃的顏色，現在變做更深色了。那時我的心，完全在「別離」兩字上徘徊。

我上了輪船，那船上的乘客出乎意外的多，幾乎沒有地方。幸喜我來得早些，還有多少艙位。不然，真的會倒回汕頭去多住幾天。

我走到一間二等的房艙，共有六個艙位，已有三位客人在裏面了。我的行李搬入艙內；我便在裏面休息了。那時，是二點多鐘，船差

不多要開了。船上的客人，和買東西的小童，還有許多的閑人，都擁擠在那將開的船上。我們的艙門，緊緊地關住，只聽得外面嘈雜的聲音，和來去的脚步聲。

那三位客人，都是廣州人。他們都是要到上海真如暨南大學讀書的。我和他們說些上海話；因為我不懂廣州話。他們都和講得很。

不久，又來了一位客人，他是說客家話的。我和他問話，知他是大埔人，名叫丘濟才。他是該縣曙光工廠的辦事員，此行是來調查上海工廠的，且要到南京去一行。他和我說得很投機，他是個誠實的人。

那間艙只有我們五人；尙餘一空位，可以放些東西上去。我們都舒適得很。

船是定下午三點鐘開的。那時四點多鐘了，艙外還是嘈雜得很。我正欲出去去看一看的時

候，忽然小鑼聲響了，知道船將要開了。這小鑼是船上水手敲的，就是警告船上的人，船要開了，閑人可離該船了：我出了我們的艙房，便到船艙裏去看看，見船上擁擠不堪的閑人，都在向碼頭推去。不久，船上人下完了。烟囪上的響聲，傳來汽笛的抽響，於是，船身漸漸離開碼頭，向着嗎崎口去了。那一片房屋的汕市，都似乎在向後走動，我一直看到一座山遮着，不見汕市後，才回到艙房內。那時船已駛出嗎崎口外，向着大海而去。一別了！汕頭市！——我心中充滿了別離的悵惘。

十五日。我是很怕船的。在這過去兩日中，我長日眠在艙裏，沒有起來。吃的，不過是些餅乾青菓，飲的不過是牛奶與開水。同艙的三四位，他們都會盡量的吃飯；而我却一點都

沒有吃。這是我今年才如此的。我上年來去上海的時候，我都會盡量的進食，不十分怕船；自今年暑假回家始，就怕起船來了。不知是什麼緣故。

茶房說：今日上午可以進吳淞口，下午可以到上海碼頭。果然，今天上午十下鐘，看見吳淞了；那轟燬的炮台，和那崩坍的民房，都在我們眼簾了。那時在艙面觀看的人比往常格外多。

船到了虹口江面，就在那裏停一會，等待醫生來檢查病人。剛停不一刻，從岸上駛來一艘小艇，說是醫生來了。果真，艇靠了山東船上，就上來了三四位中國醫生。那山東輪上的英國船主，把一總的客人趕上上艙。那醫生站在扶梯的兩旁，客人一個一個的從上艙扶梯下到下艙，那醫生就依次觀察。結果查不出什麼

來。

檢查後，船駛近浦東太古碼頭。到碼頭時，已下午二點鐘了。我和丘濟才君將行李交給平安旅館的招待者，我倆便從浦東雇了一隻小船，划到黃浦灘碼頭。我倆上了碼頭，便至朱葆三路平安旅館，開了一間每天三元的房間，我倆住在一起。至晚間，行李才到了旅館。

我本來要十六日就去學校的，因為友人的邀請，故於十七日上午才由旅館搬到學校；但學校開學已二十餘天了，學生大都來齊了。交通的不便和謠傳的恍惚，竟使我脫了許多課。

選自我們的教育六卷六期

一一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軋軋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罪！當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密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鐘的時候，我才彎着腰，捧着臉，用着「思想家」似的姿勢，迷糊過去。

但是，這樣還不到一小時，我就又被涼氣凍醒了。

外面的天色是鉛一樣地灰；看看玻璃窗子上的水點，我就知道外面已經落過雨了。

這時我的幾個同行的朋友也醒了。各人都勉強挺起身子來，似乎要抵抗這侵人的涼氣。

在哥崙布[⊖]一帶的地方，現在人們大概正在床上出着汗吧；而我們却穿上夾衣，還有點支持不住。世界上的氣候相差得真是利害。我向魏借了一件絨衣加上，還是冷得打戰。

夜色漸漸地退去，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火車是沿着塞納河[⊖]走着。河的兩岸都是濕潤的平原，麥子刈後的黃根還露在外面。在遠處圍着這平原的，是一圈濃密的樹木，樣子好像一個大的籬笆。有時火車走上一個小坡，我們便可以看見在坡下的小林中，露出一二紅頂的小房。一切都是幽靜，一切都是新鮮。啊，塞納河流域的風景！

今天的我們，與船上的我們，完全不同：大家都沉默地想着心思，沒有一個人說一句笑話。我向來是個對前途毫無顧慮的人，今天却也不由地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使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想，這一半固然是由於對前途的焦急，一半大概也是由於對前途的恐懼吧。

城洞、高橋、鐵軌、車盒，很紛亂地過了一陣，我們終於到了巴黎車站。

在潮濕的月臺上，我們各人找自己所約好的朋友。魏和我沒有熟人來接，鄭勸我們跟他的親戚去找旅館，於是我們就上了一輛汽車。

我是到了巴黎嗎？我自己疑惑地問。我似乎覺得仍舊是在上海。我來法的動機是如此突然，在船上的生活是如此平常，一切都少有變化，使我不信我現在已立足於異國。不，我覺得仍舊是在上海。

你看，這條街與上海所不同的，只是來回跑的汽車是紅色的；牆上的廣告是五色的；店舖門前標着法文；在一些咖啡店裏，客人的座位是擺在旁道

上。此外，當我們走過一個花園或教堂時，只有那多量的石像和雕刻，使我們知道不是上海。

我們的旅館是在有名的索龐路上，對着巴黎大學。從一個玻璃門進去，走上兩層迴旋的樓梯，我們就被領到那個二號房。房很大，四壁糊着黃紅色的花紙，中間放着兩隻鐵床，地毯、窗帷、裝台，一切都是非常講究，不像一個學生的居所。因為不十分貴，魏和我就決定暫時住下。

在外面，雨仍舊不住地下着。被雨天之光所籠罩的路上，連腳步聲都很少聽見。巴黎大學屏風似的立在對面，把我們的房間遮得更加黑暗，雖然它有兩個很大的窗子。

我們安置好了行李，就打算去找朋友，却被高君勸止了。我們就在房裏無聊地談着。時間過得很慢。

當高君說要領我們去吃中國飯的時候，我立刻就跳起來贊成。我真料

不到這裏會有中國飯館，——在這中國人很不佔勢的巴黎。在吃了三四十天西餐之後，我是多麼想吃故鄉的東西啊！

萬花酒樓離旅館並不遠；只穿過一條大街，就可以看見它的大匾。雖然房子是西式的；裏面却很帶中國的味道。朱紅的色彩和東方的圖案，充滿了全廳。成堆的中國學生聚在桌子上，間或雜着一兩個西洋的男女。

當一個說北方話的中國侍者走過來時，高君便把茶的號數告訴他。不一會，茶就來了。我們每人面前有一個盤子；一切的茶都是先用匙子撥到盤子裏，然後再用筷子吃。茶很好，豆瓣醬和炒腰花更做得特別出衆。又加上這種衛生的吃法，我簡直吃到塞不下了，才住口。啊，中國飯，可愛的中國飯！

在這一天裏，巴黎似乎沒有侵入我的腦筋，一切的印象都像一個在中國的無聊的兩天。

選自巴黎生活

註 ○錫蘭島的首都與商埠。 ○法國河名。

一一 秋聽說你已來到

會虛白

秋，聽說，你已來到！

算日子，你也該到了！我已感到了你清涼的呼吸，溫慰的撫摩；汗珠兒收了，芭蕉扇藏了，夏布紗換上了夾衫，精神上解脫了蒸熱的窒息。

我知道你一定來了，可是你在那裏？

我推窗找你。那兒有一些影蹤？眼前的，紅牆上排着黑門；地下，一道石板路；頂上，豆腐干大小一方天。跛着鞋跟往外尋。平直光亮的柏油路，車兒在中間奔，人兒在兩旁擠。這是都市中有始以來沒有斷過的水流。我從小見慣，沒有變過。那兒有你？

到底，你在那裏？

我到戲場舞廳中找，我到茶寮酒肆中尋，各處都擠滿了人頭，可沒有一

個知道你。詫異，偌大個都市，竟不認識我們偉大莊嚴的秋！我給你叫冤抱屈；祇想找你，傾吐我说不盡的眷慕。

可是，你在那裏？

我們早就熟稔了的，雖隔離了很久。

那是在農事試驗場中，我第一次認識了你。藤棚下，給你掛上了一串串紫玉的葡萄；池水上，給你捧出了一顆顆圓的蓮房；果林中，梨頭青了，蘋果紅了；田隴邊，禾穗垂垂，閃耀着金黃的顆粒。

呀，秋，你是生命的象徵，你是成功的凱旋。我要向你膜拜，致我的虔誠。可是，你在那裏？

我們早就熟稔了的，雖隔離了很久。

那是在虞山⊙的頂顛，我又一次認識了你。你給藤蘿掛上了五彩的子；你給草木變換了單調的綠；你灑下金黃，染遍了枝頭、隴畔；你蘸滿朱紅，點綴

着蓼汀，[⊖]楓林。我祇見彩染的山河，一團錦繡。

呀，秋，你是色彩的洋溢，你是自然的巧匠。我要向你膜拜，致我的虔誠。

可是，你在那裏？

過去的詩人，有幾個認識你？

說你彫殘。你何曾彫殘？
誣你悲哀。你何曾悲哀？
葉兒落，花兒謝，祇是你謝去童衫，露出堅強的肌肉。你正在慶幸成功，載滿了光榮。這樣地喜氣匆匆，別說悲哀，一年中不能有再！

呀，秋，我願學你，我願跟蹤。

可是，你在那裏？

春光太穉，夏日太濃；祇有你，偉大，壯麗，顯出大自然的真相。

可是，你在那裏？

我抬頭看，絢麗的雲章，陸離光怪，祇這裏露出你的一角！

噢，是了！這一座幾何式人造的都市不是你的窩巢！你來，它不變，你去它不知；它是死去的自然，毀滅的宇宙。

可憐的此中人，我願你撼醒他們。

可是，你在那裏？

時間遺留給我們的，祇賸了幻想，可是幻想能填補我們幾點兒空虛！

幻想說：「秋來了，樹頭隴畔，充滿了生意！」

我們在果攤上拾起一隻爛蘋果。

幻想說：「秋來了，大地山河染成了一片錦繡！」

我們在垃圾堆裏檢着一張破樹葉。

我，候着你！這兒不是我的樂土，我要找着你！

選自真美善雜誌

註 ①在江蘇常熟縣西北。

②蓼是一年生草，多生於水邊。汀是水中小洲。

一三三 元人小令八首

殿前歡

張養浩

可憐秋，

一簾疏雨暗西樓，

黃花零落重陽後。

減盡風流，

對黃花人自羞。

花依舊，

人比黃花瘦。

問花不語，

花替人愁。

壽陽曲 遠浦帆歸

馬致遠

夕陽下，酒旆閑。

兩三航，未曾著岸。

落花水香茅舍晚。

斷橋頭賣魚人散。

天淨沙 秋思

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清江引 秋懷

張可久

醉高歌 感懷

姚燧

西風信來家萬里，

問我歸期未。

雁啼紅葉天，

人醉黃花地，

芭蕉雨聲秋夢裏。

凭闌人 江夜

張可久

江水澄澄江月明，

江上何人搗玉箏。

隔江和淚聽，

滿江長嘆聲。

十年燕市歌聲，

幾點吳霜鬢影，

西風吹老鱸魚興，

晚節桑榆暮景！

塞鴻秋 代人作

貫雲石

戰西風，遙天幾點賓鴻至，

感起我，南朝千古傷心事。

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事，

空教我，停霜毫半晌無才思。

往常得興時，一掃無瑕疵，

今日箇，病懨懨，剛寫下兩箇想思字！

水仙子夜雨

徐再思

一聲梧葉一聲秋，
一點芭蕉一點愁，
三更歸夢三更後。
落燈花，棋未收。
嘆新豐，逆旅淹留。
枕上十年事，
江南二老愛，
都到心頭。

一四 晚禱

何景文

(一)
濃濃的樹影，
做成帳幕；
絨絨的草坡，
便是祭壇；
慈憐的月，
穿過了密葉，
照見那虔誠靜寂的面龐。
嚴肅的天空，

四無人聲

我深深叩拜。

萬能的天主！

求你絲絲的織了明月的光輝，

做我智慧的衣裳，

莊嚴的冠冕；

我要穿着它，

溫柔地沉靜地酬應眾生。

煩惱和困難，

在你的恩光中，

一齊拋棄。

只剛強自己；

保守自己；

永遠在你座前，

做聖潔的男兒，

光明的使者；

讚美大主！

嚴肅的天空下，

四無人聲；

只慈憐的明月，

照着那虔誠靜寂的面龐。

(二)

我抬頭看那繁星閃爍着。

秋風冷冷地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

淚，爲着宇宙的晦冥！」

我抬頭看那繁星閃爍着。

枯葉戚戚地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

淚，爲着人物的銷沈！」

造物者！

我不聽秋風；

不理枯葉。

這——星星——點在太空，

指示了你威權的無際，

表現了你慈愛的無涯。

人物……宇宙，

銷沉也罷，

晦冥也罷，

我只仰望着這點點的光明！

一五 談 風

吳敬恆

王小姐正將空氣講得津津有味，忽聽得船頭上一片聲響。老郭回過頭去看，馬上立起身來，對着黃興發同曾兆榮道，「我們纔要講風，却真正引出風來，趕緊去收拾篷桅繩索。」黃，曾二人聽了，也立刻站將起來；三人飛跑了過去。頃刻，他們三人又同着許多水手跑的橫蓬，四面將繩索扣緊。

黃興發道，「東北角上挂起龍來，看來這場風雨，定然不小。」全船的客人，彼時一齊三三兩兩，聚在船邊，向東北角上望去，果見一片黑雲，下面雲腳筆齊，一縷灰白色的龍尾，直望海面曷下。說時遲，來時快，還不曾看見那龍尾曷近水面，風脚早已掃到，船身直顛

將起來。衆人站立不定，發一聲喊，大家四散奔逃；有向艙中房間裏躲去，有向人堆裏坐定。須臾，太陽光裏得影迹全無，滿天昏黑，電光不住的亂抽，雷聲連接的響着，太太小姐們都駭得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接着大雷，大風，下了一場大雨，把那隻海晏輪船，顛了三點多鐘，弄得個個睡倒。却可喜風雨剛剛過去，船就平了下來。一邊篷上的雨水，還滴個不住；一邊太陽又挂在山東海上，耀出晚晴天氣的光彩。船上的水手，又各處揩抹，忙一個不歇。

這一天的上午，本來微微有些悶熱，經過了這場大雨，天氣涼爽了許多。等到吃過晚飯

，范翰林又去尋朋友閒講。大家也因風大浪大的時節，睡倒了半天，此時雖月黑無光，然而雨過天青，滿天的星斗，都光彩異常，個個不覺得有甚困倦。賈老二同春桃走到船邊，尋着了北斗星，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談論。潮州老郭却跟着中艙的僕人，來把油燈挂起，特地指引他挂在王小姐一班人坐地的去處。隨即黃興發同曾兆榮也各自拈了一個煙斗，且吸且走的跑了過來。

黃興發直向繼英道，「王小姐，你見多識廣，剛才的挂龍，又是爲什麼緣故？爲什麼天上要下雨，又必定要龍到海裏去取水呢？」此時大家除了看星，却對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玻璃油燈，心思又一點沒有，正無聊得利害，聽見這幾個水手又來開着話箱，料定這一回必然把風雲雷雨講個明白，所以大家興致百倍，又團

團的聚將下來。

錢小姐是本來攞了路菜，在這一邊同繼英同吃晚飯，吃完了晚飯，早已談講了半天的文墨。現在黃興發出了這個「挂龍」的題目，她也正願考究。先是張少雲插口道，「挂龍的事情，我們生長在北方，很少遇見，今天居然親眼看到，真是有幸。但是書上常說神龍見首不見尾，又俗傳龍頭上有兩道長鬚，遇土開土，遇石開石，是一件善於取水的好東西。爲什麼今天挂龍，偏又單單拖着長尾，不見他的龍頭呢？」黃興發道，「挂龍是一年裏頭終得遇見幾回；向來是拖着龍尾，從不曾看見龍頭。」繼英笑道，「龍是一條巨大的壁虎，在古時候是極平常的一條東西，不過現在很少就是了。至於我們畫在龍旗上，做在龍袍上的形狀

，這是畫畫罷了。你們但看衙門裏照壁上的獅子，什麼繡花上的麒麟，都同現在的活獅子，活麒麟似是而非，就可見得龍是格外隨意亂畫，影響也畫得很少的。龍不龍，橫豎不關我們現在要講的說話，我們可以慢講。若說剛才看見的一股雲氣，拖到水面，俗語叫做「挂龍」，又叫做「龍取水」，簡直一龍也不龍，這不過是一陣旋風。「黃興發道，「原來如此，那糟極了，我什麼也不相信，惟有這件事情，却受愚了半輩子。」

繼英道，「你道什麼叫做風呢？風並不是什麼另有一種質料，不過是空氣動着罷了。空氣如何會動呢？因為空氣遇着了熱，它就發脹起來，向上面散去；這邊脹散了許多熱空氣，那邊的冷空氣却補了進來。正像村莊上看戲，

一班人剛剛擠了出去，又一班人却跟手擠了進來，擠出，擠進，不是滿戲場動個不歇麼？這正同空氣裏颳風是一個意思。還有戲場裏擠滿了，不過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自然不過覺着小小動搖。這就是小風的道理。若許多人擠出，擠進，并且有幾個不規矩的人夾在裏面，故意推來推去，推過來，推過去，推得腳頭都站不住，飛快似的，那就全戲場混亂得一個不可開交。這就是大風的道理。所以風的大小，全看着空氣變換的快慢。空氣變換的快快慢慢，可以把一種驗風的器具驗着。從最慢到最快，分開無風，小風，大風，風暴，分成一二三等。我們現在也不必細講，且把十二等裏面提出幾等，據我們眼睛看了差不多估量得出的，拿來講一個大段。譬如你看見那邊六七丈地方，有棵楊柳，看見牠微微一動，你把自己手

上的脈息按着，跳了八九跳，方纔看見近身的楊柳，也微微一動，那就見得空氣在一秒鐘裏頭止走七八尺，一點鐘走了十五六里，這就叫做「無風」。那邊六七丈外頭的楊柳一動，脈息三跳，這邊的楊柳也就一動，是空氣一點鐘要走五十里光景，叫做「小風」。六七丈外頭的樹頭剛剛動過，脈息一跳，這邊的樹頭已經跟了動着，這就見得空氣一點鐘要走一百四五十里，便可以叫做「大風」。然而還有脈息一跳，那邊樹頭動了兩動，這邊跟着了也動兩動，那彼時的空氣，一點鐘竟走二百四十里，這就叫做「風暴」。甚而至於脈息一跳，各處樹頭幾幾乎同時動起三四動，空氣在一點鐘裏面竟走過三百里。這種大風暴，必然船也吹翻，屋也吹倒，樹也拔出。這種風暴，止有福建，廣東的海裏，在七八月裏才有，書上叫做「颶

風」。若好像剛才的大風，俗名叫做「龍陣風」，恐怕還走不到二百四十里一點鐘。」

黃興發道，「空氣的變動，還是隨意變動的呢？還是各有緣故的呢？」

繼英道，「不是剛才說過麼？因為一處的空气，遇了熱脹散了，然後別處的冷空气過來補數，方才生出變動。這種冷熱變動的事情，共有三個緣故：第一個，因為地球上有一定的地段，常常分着冷熱；好比地球的腰箍圈上，一年四季太陽常在那裏跑來，跑去，所以他的空气，刻刻脹熱了，向着上面，又向南北散去；於是北極的冷空气，從北邊補將過來，成了北風。却因地球一點鐘啞哩啞哩向東邊轉着三千里，風是一點鐘止有走一兩百里的本事，追不上他，被他留了下來，就成了一個東北風的

形狀·還有南極的冷空氣，也從南邊補將過來，成了南風，也因為追不上地球，成了東南風的形狀·這一股東北風，一股東南風，除了另有非常的緣故，却一年到頭，吹一個不歇·他們在那裏吹着呢？大都東北風是從腰箍圈北面一千四百里起，直向北邊，又是四千四百里，所有福建，廣東的地面，直到印度，都在那裏吹着·東南風是從腰箍圈南面六百里起，一路向南，三千多里，都吹着這一樣的風·這兩股風恰恰都在海上行船的地面，於西洋人買賣有益，所以他們喚牠爲『貿易風』·爲什麼近着腰箍圈，這貿易風不大覺着呢？那就因爲這邊北風吹過去，那邊南風吹過來，兩邊相抵·腰箍圈上的旋風，却多得利害·旋風的道理，關乎今天的龍取水，我們細細再講·現在講那第二個發風的緣故，非但關着地段，并且還關着

節氣·冬至太陽跑去了南邊，熱氣南邊散得更
多，北邊但有冷氣送出，就成了東北風·一到
夏至，太陽跑來了北邊，南極的冷氣送過來得
利害，於是就改了西南風·這種冬天是東北風
，夏天是西南風，書上叫做『信風』，或叫做
『候風』·因爲一到時節，劃板的馬上改着·
信風，候風，都是說依了時候很有信實的意思
·信風吹着的地面，據我們住在腰箍圈北邊的
人講起來，却在貿易風的北面·什麼淮北，江
南的地方，正二月吹着定期的東北風，六七月
吹着定期的西南風，大都是這個信風·到了
秋天，信風是西南吹着，貿易風是東北吹着，
并且加了各地氣候上變出來的怪風，起了大大
的旋風，就成了大大的風暴·福建，廣東的海
面上，剛才說有一種颶風，差不多就因着這個
緣故生起·這兩個緣故生出了貿易風同信風，

這都是有定的常風。還有第三個緣故，就生出了無定的短風。地方種種不同：有近着高山的，有靠着平原的，也有連着大沙漠的，有接緊大海大湖的，所以雖然離開地球的腰箍圈是這個里數，兩處的天氣可以冷熱大不相同，并且地方的容易受熱，或者容易見冷，也各不相同。因此熱氣在北邊，冷氣在南邊，就成了南風，熱氣在西邊，冷氣在東邊，就成了東風；熱氣忽東，忽西，冷氣忽南，忽北，風勢就可以變換一個不止，每每三天，五天吹起幾種短風，或者一天之內也可以換風數次。風的有雨，無雨，我們停一回兒再講，現在且總括一句：大都從乾地吹過來的就雨少；從濕地吹過來的就雨多。一

黃興發道，「那麼，旋風是怎樣生出來的

呢？」

繼英道，「旋風就包括在剛才所講過的三個緣故之內。因為風的來路方向各各不同，偶然關涉了地方的冷熱不勻，四面都起出風來，弄了一個東西南北，你壓過來，我壓過去，就成了旋風。大都書上叫做『羊角風』的，差不多是這麼一類的怪風。有力量很利害的旋風，大都是驟然之間幾種大風湊成，這就是腰箍圈上常常發出的大風暴，同了福建，廣東的颶風。也有氣勢不大，相持很久的旋風，這種就叫風勢不定，是天變的預兆。實在空氣是已經旋成功了一個鴨蛋圈兒，佔着的地面，有一兩百里的，也有八九百里的。在鴨蛋圈起首邊上的時節，彼時就必定顯出許多天變的怪象，或者太陽同月亮先帶着暈圈，慢慢的山頭迷糊，慢慢的滿天濕雲；於是到了旋風的中心，漸漸下

起小雨；直要風大，雨大，很很的下過一陣，鴉蛋圈移過，天氣清涼了許多，天色也高興起來，再復還了一種常風，就變成乾潔的氣候。兩種旋風之外，還有一種臨時旋風，這種臨時旋風，大都生在風勢平靜之後，中間忽有一處地面，或水，或陸，熱氣偏勝，冷氣四面壓將攏來，就成了一個急旋的局面。剛才我們遇着的龍取水，就是這種旋風遇在海上，因此先成了無數濕雲，旋起一個圓蓋；遠看了好像筆齊的一線兒挂着，圓蓋下旋起一條螺尾，中間含着很多的雨水，慢慢旋將下來。大家就隨意亂說，叫做龍尾。旋到水面，一面水在中心灌下，一面海上溫暖的波濤，隨着風勢，在螺尾的外面開將上去。此時螺尾却將中心的雨水放完，挾着海水，掃往上面。牠的發洩，已經來不及再旋螺尾；只好將一陣急雨散發開來。當時

空氣非常之亂，故還擦成了大雷，大電，這就是剛才的情景。還有內地起出的臨時小旋風，也是一個道理。所以起旋風的時候，常常在上午。彼時地皮受得太陽光很足，偶有一處受得更足，彼處一縷空氣忽然脹起，冷氣却從四面裏來，左牽右扯，一時便扭成一團，就變了一團旋風。一

節自上下古今談

一六 陽朔山水

胡適

廣西人說：『桂州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我們遊了桂林，決定坐船去遊陽朔。一路上飽看灘水（撫河）的山水。但是因為我要趕香港船期，所以到了陽朔，只有幾個鐘頭可以遊覽了。在小雨裏，我們坐汽車到青厄渡，過渡後，下車泛覽陽朔諸峯，僅僅能看一個大概。陽朔諸山也都是石山，重重疊疊，有作牛角雙尖的，有似絕大石柱上半截被打斷了的，有似大禮拜寺的，有似大石龜昂頭向天的。遠望去，重峯列岫，行列凌亂，在輕烟籠罩中，氣象確是很奇偉。桂林諸山稍稍分散，陽朔諸山緊湊在江上；桂林諸山都無樹木，此間頗有幾處山上有大樹木，故比較更秀麗。

但我們實在有點辜負了陽朔的山水，我們把時間用在船上了，到了這裏只能坐汽車看山，未免使山水笑人。大概我們誤會了『陽朔山水必須用

船去遊』的意思。我後來看徐霞客^①的遊記始知陽朔諸山都可以用船去細細遊覽。我們若再來，可以坐汽車到陽朔，然後僱船去從容遊山。陽朔諸山也多巖洞；徐霞客所記龍洞巖、珠明洞、來仙洞，都令人神往；其中珠明洞凡有八門，最奇偉。我們沒有攀登一處的巖洞，頗失望。

但我們這回坐船遊陽朔，也有很好的收穫。徐霞客遊記裏沒有提到光巖，我們却有半夜遊光巖的豪舉；光巖是劉毅夫先生前年發現的，所以他力勸我們坐船遊陽朔，一半也是爲了要遊光巖。船到光巖時，已半夜了，我們都睡了。毅夫先生上岸去，先僱竹筏進去探看。出來時他把竹筏火把都準備好了，然後把我們都從睡夢裏轟起來，跟他去遊洞。光巖洞口臨江，洞甚空敞，洞裏石乳甚多而奇，有明朝遊人石刻甚多。毅夫前年曾探此洞，偶見洞後水面上還有小洞，洞口很低，離水面不過兩三尺；毅夫想出法子來，用竹排子撐進去探險，須全身彎倒始能進去。進去後，他發現裏面還有很奇的巖洞，爲向來

遊人所未會到過。所以他很高興，在第一洞口壁上題字指示遊人深入探奇。今夜他帶領我們進洞口，石壁上他的墨筆題記還如新的。我們一班人分坐三個竹排子，排子上平鋪着大火把，大家低頭彎腰進入第二洞。裏面共有三層大洞，都很高大，有種種奇形的石乳。最後一洞內有石乳作荷藕形，凡八九節，鬚節都全，絕像真藕。每一洞內都有沙漲成灘，都是江水打進來的。每過一洞口，都須低頭用手攀住上面岩石。有時撐船的人都下水去用手推竹排子。第二洞以後，石壁上全無前人題刻，大概古人都不知有這些幽境。毅夫爲遊此洞，在桂林特別置了一個價值十七元的大電筒，每進一洞，他用大電筒指示各種石乳給我們看。他說，最後一洞的頂上有三個小洞透入光線，也許光巖之名是從那裏來的。晚間我們當然看不見那三處透光的小洞。但我想洞裏既非前人所熟知，光巖之名未必起於這透光的小孔，大概因前洞高敞透明，故得光巖之名。此洞之發現，毅夫之功最多，最後一洞大可以題作『沛泉

洞』（毅夫名沛泉。）毅夫說，此洞頗像浙西金華的雙龍洞。

徐霞客記他從陽朔回桂林的途中，「舟過水綠村北七里，西岸一巖，門甚高敞，東向臨江，前垂石成龍，曰蛟頭巖。」其地在興平之南約三里，不知卽是光巖否。

節南遊雜憶

註 ○名宏祖·明代的旅行家，著有徐霞客遊記。

一七 赤色西班牙下的十個月生活○

蔡維賢

瘋狂的搜索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我離開巴爾塞羅納城，回到本鄉去避暑。這村莊，離開城市很遠，真是一個偏僻的處所。既沒有繁華的市鎮，也沒有工廠的建設，空氣新鮮，地方幽靜，的確是一個休養身體的好地方，因此我每當夏天，

總得回來一次。并且趁此機會，給這般樸素而誠實的農夫，請講要理，談談救靈工夫，以及一切普通的公民常識，倒爲我是一個快慰的時期，也是一個良好收穫的時期哩。

我本想在七月十八日返鄉的，但天主上智安排得非常巧妙；十七那天，有位朋友來省望我，我就順便乘了他的汽車下鄉去了。倘再遲一天，我的性命便難保了；因爲十八日，巴爾塞羅納城就起了極大的變化。

回到家裏不滿二天，險惡的風波，陡然興起；七月二十日，在我鄉四週的城市和村莊，都爲紅軍所佔據。次日，隔鄉的一座聖堂，也被燒掉了，他們的本堂神父，就被殺死。

暴黨劫了民間汽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到處焚毀聖堂，殺害教士，我家對面小山上一座古雅的小堂，想也難免他們的蹂躪；而我家又是到山上去的必經之路。我的處境不是很危險嗎？

有人勸我日中且在森林裏躲躲，晚上回到家裏休息，這樣恐怕比較妥當些。但我起初很大胆，因為本村裏既然沒有一個人和我家裏或和我本人有仇恨，諒不致有告發的事情；於是就安心在家居住了。不料廿七日晚上，當我和村中副本堂司鐸，並我的姊姊等談話時，忽然一陣尖銳迫切的汽車聲浪，突破了四週的寂寞——他們竟然來了！——汽車前的照光燈，已遙遙地射進我們的眼簾了，大概至多在五百公尺之遠吧。於是我和副本堂司鐸立刻離開屋子，趕快從後門逃出。

副本堂司鐸還不熟識本村途徑，所以在森林中兜了幾個圈子，方纔逃入鄰近的一個小村子上。我則沿着牛山的羊腸小道，很從容地溜出了險境，並且又尋到了副本堂司鐸的避難所。

聽說我們逃出屋子不到一刻工夫，暴黨就進了我的住宅。他們立刻開始搜索，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各處都被查到。他們翻箱倒篋，無所不為，一忽兒，

將一座整潔的住宅，弄得零亂不堪。這也是他們的慣技。那時我的姊姊，始終鎮靜，和顏悅色地招待他們。經過長時間的搜查，畢竟一無所獲。他們就揚長而去。

過後，我就住在山背後的一所小屋子裏，在那邊聽得二位哥哥已爲我的緣故，被捕收監了。我本想去投案，但弟弟和嫂嫂們都極力阻止，說：這是無補於事的，倘我自己去投案，我的哥哥也不能因此而被釋放。他們並勸我及早離開這裏，逃往安全地帶去。但各路已被紅軍霸住，而且汽車被收刮乾淨，一時恐難能逃出虎口哩。

不得已，我就同了副本堂司鐸，躲在一個老嫗的家裏。這是一間極小的草屋，上面有一角氣樓。但暴黨竟也搜尋過來。我們沒法逃避，只得躲在氣樓的黑暗處。數分鐘後，暴黨進來了。他們先恐嚇老嫗，逼她交出我們來。一會兒，他們的首領竟從梯子攀登上來了，離開我們差不多只有二步了，他忽然粗

聲厲氣的向同夥說：『一個人也沒有』老嫗溫和地回說：『你們想想誰肯到這裏來呢？』首領做了一個手勢，就牽着徒黨，呼嘯而去。那時我們着實受了驚嚇。

我不能再安居本村了。我決意逃往別地去。這是八月二十日。在動身前，我先去詢問本村一個足智多謀的老農夫。他很殷勤的請我吃飯，并且替我出了幾個好計策，指導我幾條躲避敵人視線的小路。他又述說：前天晚上，暴黨曾到過他家晚餐。他們討論用什麼方法拘捕我。他們想我同副本堂司鐸藏在森林裏，所以曾經燒掉過一座很茂盛的柏樹林；但末了，還是一無所獲，因此非常忿恨。

離我家鄉不遠，我找到一個新的避難處。屋子一半已塌毀，房東是一個老婦和她二個兒子。這裏的人家，都分開居住，一宅一宅的房子距離得很遠，所以不容易洩漏秘密。不過我不能步出門戶，因為前邊的村莊上，時常有探

子經過。這樣我就住了五個星期，沒有人知道我的居處。

有一天，警察到我前邊的村子上來了。可幸房東的兒子得訊很快，我就立刻躲往森林中去。警察用各樣的方法，恐嚇我的房東。無疑地，他們是受了長官的責斥，而嫁怒到百姓身上。因為他們搜索我有二個多月，還一點沒有頭緒呢！他們審問到晚上八時，結果還是毫無把握。因為這個熱心而勇敢的房東，抵死不肯說出我的藏身之處。

但這五六個鐘頭的等待，幾乎使我失却了勇敢。森林中的冷風，濕氣，幽暗，使我不能再支持下去。我在森林中盤桓往返，但因道路的高低不平，雜樹荆棘的到處橫生，我竟跌了五六次。末了，我摸到了住屋的牆邊，還沒有認識。恰巧這時，房東的兒子送走了警察，回到家裏來，就扶我進屋。

敵人們還不甘心，他們到城市裏去請了幾個凶手回來。這般人的殘酷凶惡，真是無可形容。他們中最利害的，聽說已殺過六七十人了；他們還希望

能殺到一百個人。暴徒時常經過各村莊，假託搜查軍火，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是一心一意在搜查教士哩。我於是也不能再停留在這村子上

了。
我在臨別前，給房東一百七十五個西幣，爲謝謝他們的招待，並在這五星期中爲我所用去的銀錢。但他們決意不受。他們說：自己還能活命；而爲逃難的我，錢是很需要的。

我同他們分別時，心中覺得有無限的酸楚。我已是完全孤獨了。到處是風波，到處有性命的危險。家庭破碎了，兩個哥哥被鎗斃了。日裏，夜裏，何處是我的家！何處是我的避難所呢！

可幸到處有誠實的鄉人，慷慨地收納我，給我種種的安慰，減少我的痛苦。我的朋友和仇敵，都在留心我。有一次敵人竟假了打獵的名義，大大地搜索森林，但我竟能安然脫險。有時一天要換幾個處所。一次，朋友來告訴我，敵

人立刻要來。我就走出村子，跑了四小時的路程。但在動身之前，我還急忙爲一個新生的小孩付了洗。

深山荒野中的傳教工作

我逃出某地之後；那裏果然就平靜了。敵人失却了我的蹤迹，又重到我一四個月前所住的地方去追索，那當然更是難能找到我了。我呢，在這塊新到的地方，是一個無名的人物；況且本不互相認識，所以我竟安然過了一些良好的日子。

但敵人並不全是魯莽無知的人，他們非但有計畫的破壞教堂，並且也是盡其智巧的追索教士。他們的探子，遍佈鄉鎮，他們的羅網，到處張着，他們費了好幾月工夫，沒有捉到我，豈肯就此甘心。故爲時不久，我又要嘗顛沛流離的痛苦了。

某夜，我在黑暗裏越過山嶺，沿着山溪前進。正在爬過一個山頂時，不幸

絆了什麼東西，兩足不穩，一交跌到一個三四丈深的山壑裏去了。我盡力掙扎，但什麼都抓不住，只是轉輾滾下去。身體被石頭碰傷，帽子、圍巾、眼鏡、手杖都一一落掉。眼睛看不見了，頭也眩了。可是我身體輕輕地，被不知什麼東西擋住，同時我覺得溪水在身旁流過。我清醒過來，摸摸頭足，却沒有碰傷。我感謝了天主，就振作精神，重爬上山，向前走去，并且找得了一個寓所。

一天，我們的寓所裏，來了某城的暴黨魁首和同伴四個人。他們在森林內奔跑了許多時，就來寓所裏用飯。他們縱談時事，怎樣怎樣的對付敵方，怎樣怎樣的殺戮教士，焚燒教堂。我在側室裏聽得很清楚，禁不住心驚肉跳。

鄰近的幾位司鐸也時常來望我。起初我們還不很熟識；後來因為時時晤談，交情也漸漸地親密起來了，這也是流離中的一個大安慰。在那邊我住了差不多六個月，碰到過四十多位司鐸，他們都從各處不同的區域步行前來。其中有幾位，我在鄉下曾見過一面；但大半還是初次會面。我很感謝他們

對我的友情，並且供給我麵餅祭燭，使能舉行彌撒。

荒野地牧人的草棚，深山中的洞穴，人家往往視爲盜賊聚居的處所，而不敢前往的；如今一般正經人，爲要躲避暴黨的殺戮，都不避艱險，逃來居住，當作人間惟一的「桃花源」了。日久天長，他們也習慣這種穴居生活。有一天，我也去參加聚餐，一共十二個人，互相談話，很是快樂。

從聖雅各伯瞻禮日起至十一月十三日，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舉行聖祭了。原來我沒有知道聖教宗體念在暴黨壓迫下東逃西竄的司鐸，多麼不便舉行彌撒，因此破格寬免，准許他們獻祭，無須穿著祭服，用彌撒經，也無須聖爵聖石等物件的特典。我很快慰的從別位逃難來的司鐸處得知了這件事，於是在一九三六年聖達尼老瞻禮那天，我就舉行聖祭一台。

此後，我天天可以做彌撒，有時有全備的祭衣祭品，有時就使用教宗頒給的特典。至於做彌撒的場所，沒有一定，有時在地下洞窟，有時在森林深處，

有時在高山頂上，有時在私人寢室，望彌撒的人自然不多，但有時也有十多個人領聖體。聖誕瞻禮那晚上，我舉行了三台彌撒，聽了近百數的告解。這是多麼安慰人心的事呀！

這幾個月裏，我窮得分文都沒有。我已沒法和同會的弟兄們，⊖家人們，朋友們，互通音問。但我一點也不缺少，這般可愛的鄉人，供給我充足的飯食。有許多青年人，且捐了一些錢，爲我製衣服。我的寓主人非但甘心服侍我，不要我酬報，而且當我動身時，還要給我路費。我看見有幾家，一連幾個星期，藏着五、六個逃難人，有的竟然收納有十多個人。而且當每個逃難者臨走時，他們還給他們充分的糧食。這種仁愛犧牲的精神，真是不可思議！

脫險

現在我準備逃往安道拉（班法兩國夾界萬山中間的一個小國家）去了。

去年七月，我就有這計畫。但因路途艱險，加之無人作嚮導，所以未能成行。冬天一到，步行更是困難，因此這種計畫，未能實現。到了今春，我就開始操練這越山過嶺的習慣。一次，我走了很長的路，去看望一位備受痛苦的司鐸。又一次，我又去看望一位逃亡的司鐸，來回竟走了十二小時的山路，但並未覺得多麼困乏。所以過了復活節後，我決定往安道拉去。

我辭謝了收留我的人們，背上乾糧袋，赴一約定的地點，等候嚮導。等了十五天，山裏的嚮導到了。但他過分形容在雪裏行走的危險，因此許多逃難者不敢嘗試。但我說：我決定前去，即使只剩一個人，我也要去。我的堅決的態度，竟然打動了衆人的猶豫；除出二個人外，其餘都奮勇前進。

我們穿過塞蓋肋河後，就走上了比肋乃山脈地帶。日裏不敢露面，我們等到黃昏，便趕路攢行，直至黎明才停。這樣走了七夜，翻過了許多山頭，每每爬上了五百多公尺山頂，又須降到深谷裏去。這樣上去下來，多麼危險吃力！

有一回，我們爬上一座很高的山。嚮導對我說：他迷失方向了。我們只得在黑暗中，淋着大雨，足足立了五個鐘頭，等到天亮，方才開始前進。

一天，我們在山路上碰着一位善婦人，她立刻請我們到她家去休息。在她家裏有四個人已經躲藏了許多時候。她曾拯救過幾位司鐸出險；她常慷慨地救濟被難的人。這一天，她很殷勤招待我們，並給我們一頓豐富的茶飯。我們因此能夠振作精神，趕了那最後的一段山路。

原來這是我們末一天的路程了。我們同藏在那婦人處的四個人一起走。前途的希望，增加了我們不少的勇氣。我們在黑夜裏踏着雪，走一條狹窄的山路，上面堆着十幾尺厚的積雪，下面是幾十丈深的山谷；只要一滑腳，便是嗚呼哀哉，就得葬身在白雪裏頭了。但因天主特別保護，我們竟安然度過。末了，在子夜的時候，我們沿着一條冰河，走進安道拉國境。我們找到了一個山洞，爲避避風，並且拾了一些木柴，焚燒起來。因爲我們的衣服都濕了，

須得烘乾；而且險境已過，如今也不怕人們看見我們了。到了清早，我們立刻起身，爬登一條極難走的山路，又走了五個鐘頭，方纔到達目的地。

安道拉是我舊遊的地方。在幾個會口內，我曾幫助過他們的本堂神父聽告解講道理。許多老朋友，想我已經死了；他們一見了我，都表示非常驚喜，熱烈地歡迎我，好像得了凱旋回來一樣。

次日早上，我就做了一台大禮彌撒，爲感謝天主的大恩。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

選自聖心報五十二卷七，八期

註 ○原註：一位班國神父的自述。譯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法文聖心報。○指耶穌會

司鐸們。

一八 朱日新致命

蕭若瑟

死在朱家河[○]的三千多教友，都是因爲奉教，被人殺害了；換句話說，就是因爲信奉天主，不肯背棄天主的緣故，犧牲了自己的性命。到底最能令人驚訝的當推朱日新。

朱日新領洗聖名伯多祿，年十八歲，是朱家河朱玉廷的次子。生來眉清目秀，面如冠玉；又方在青春時代，故其面貌頗能動人。在路莊公學讀書時，處處循規蹈矩，熱心又超出尋常，理學司鐸很器重他，滿望他將來成個有用之材，能爲聖教會出力効勞。到底天主却教他犧牲性命，明証聖教之真。

庚子年陽曆七月二十日，朱家河失陷之後，聖堂被焚，烈焰難當。當時許多教友，聚集堂內。年長有識見的人，明知道出堂必落於拳匪之手，故忍痛待死，寸步不移。到底那些只顧眼前，不管後來的年輕人們，覺着烈火濃烟的劇

苦，實在難以忍受，不由的就盡力躲避；所以有從堂門往外跑的，有隔窗戶往外跳的。到底那時堂院中，已經滿了「義和拳」①。專等着殺害徒手待斃的教友。所以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凡從堂中逃出去的人，未死於灰燼之中，却死於刀劍之下了。未了，拳匪們或因爲力量困乏，或因爲良心發現，將末後從聖堂中逃出去的幾個人，連在村中抓住的若干男女老少，共五十餘人，都聚在一齊，領着往路莊去見統領陳澤霖。②

據路莊董事人路景芳、路洪賓、路盛山，明明作証朱日新等五十餘人致命的情節如下：

庚子年陰曆六月廿四日，早飯後，我們親眼見了義和拳們領着朱日新，連在路莊堂中作飯的王寶，跣足袒背而來；還有我們不認識的四五十人，男女老少都有。他們來到統領陳澤霖跟前。那時陳澤霖正在村外樹下納涼，一見那些奉教人，不說別的，但命他們反教。且說：『你們若肯背棄洋教，③就能

保存性命，我發給你們一個執照，你們拿着回家就能平安度日，誰也不騷擾你們。倘若你們執迷不悟，馬上我就將你們處治死。」連勸說，帶恐嚇，陳澤霖費了許多唇舌，但有兩個人應承了反教。

除了那兩個背教的人以外，尚有四十九人，再三再四的聲明，寧死不肯反教。陳澤霖不得已，就定了他們的死案。官兵連拳匪一齊下手。正要動刑的時候，陳澤霖瞥眼一看朱日新，面如傅粉，唇似抹朱，覺着這樣俊秀的一個少年，無緣無故的慘遭殺戮，實在可惜。就和顏悅色的，把他叫到自己跟前，拉住他的胳膊，慢慢勸他說：「你看，你全家合村的人，因奉洋教而遭的禍患，爲何還執迷不悟，必要信奉那種邪教呢？像你這樣聰明伶俐的少年，將來在世俗場中，富貴榮華，何求不得？你若反了教，暫且在我的軍隊中，爲國盡忠，日後有了機會，我上疏一保舉你，不多幾年以後，你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不比白白死了，強得多麼？」朱日新回答說：「多謝大人的好心，我實在感激難言。但

我既然到了現今的地步，富貴功名全不貪圖了。但盼望大人賜我一死，使我得與我的父母親友，同聚首於天堂，就心滿意足了。」

陳澤霖見朱日新的主意如此剛強，憐愛之外，又加上了一番看重的心情。於是把朱日新的兩隻手，緊緊的攢住，彷彿要把他抱起來一樣，更懇切勸他說：「孩子，你不要這樣迷信了。那天堂在那裏呢？快聽我的話，背棄洋教罷！免死是要緊的！」朱日新又回答說：「請大人不必費心了。無論如何，我也不肯背棄天主教。」陳澤霖連勉強帶催迫的，向朱日新說：「孩子，你年幼無知，不可過於固執。快聽從我的主意：說我不奉教咧！只要你有這一句話，我就能保你不死，日後還能教你陞官發財。」朱日新聽了這些話，如同毫不入耳的一樣，什麼也不答應。

畧遲了一會兒，陳澤霖又猛拉朱日新的雙手，大聲催迫他說：「你這個傻孩子，你就不會說句不奉教的話麼？」朱日新緊接着駁說：「大人！你能不

認自己的父母爲父母麼？背父母的話，大人不敢說。背棄天主教，不認天主爲大主宰的話，我也不敢說。」

陳澤霖一聽這幾句，立時大失所望，又覺着臉上無光；就把朱日新猛力往後一推，怒聲咆哮說：「怎麼天底下竟有這種糊塗孩子呢！真是該死的東西！」拳匪兵丁們，就把朱日新拉到旁邊去，連砍帶扎，把他的肉身殺害了，却把他的靈魂送到天堂上去了！

選自義勇列傳

註

○朱家河在河北景縣西二十里，全村人民皆信奉天主教；前清光緒庚子年（公元一九〇〇年），該村爲拳匪攻破，教友盡遭屠殺。①「義和拳」是一種假借邪術以號召愚衆的匪徒團體，當時清政府誤加信任，想借他們來「扶清滅洋」，以救不但枉殺了許多教士教徒，還釀成了八國聯軍來攻的大禍。②陳澤霖當時任江西按察使，帶兵去救北京，就助拳匪攻破朱家河村。③即指天主教。其實天主教乃全世界的「公」教，並無國界的分別。

一九 道情十首

鄭 燮

楓葉蘆花並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事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砍柴；細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兔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

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頽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袱巾，襖鞋布襪相廝稱。脩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拿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聞說道懸巖結屋，却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

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後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

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栖鴉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①

弔龍逢，哭比干，②羨莊周，拜老聃。③未央宮裏王孫慘，④南來薏苡徒興

謗，^⑥七尺珊瑚只自殘。^⑦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選自板橋集

註

① 蓮花落，竹枝詞，都是曲調的名字。

② 末二句說的是明朝崇禎皇帝在北京殉國

後，史可法馬士英等立福王於南京。可是福王不以國事為意，徵歌選舞，荒淫無度

，終於給清廷所滅。龍盤虎踞是指南京的地方。燕子箋春燈謎是當時人阮大鍼作的

傳奇。③ 關龍逢是夏桀的賢臣，比干是殷紂的賢臣，都因忠諫為暴主所殺。④

莊周不事王侯。老聃主張無為而治，傳說他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⑤ 漢高祖的

功臣韓信，被呂后所殺，死於未央宮。⑥ 後漢馬援征交趾，得勝還軍，載薏苡於

後車，譚者以爲所載都是明珠。⑤晉石崇與王愷門富，王愷不勝，武帝出珊瑚高三尺以助愷，崇擊碎之。帝令其賂，崇以高六七尺者賂之，四五尺者不知其數。後八王之亂，石崇被孫秀所殺。

110 醫學大家路氏傳略 *Emile Roux*

意 華

路氏在一八五三年生於法國沙浪特省一個在大學界服務者的家庭中。他在克萊而蒙非浪地方（法國奧外而尼省之省城）攻讀醫學，並爲愛米而都可樂 Emile Ducloux 的助手。都可樂氏是本城大學的科學教授，是細菌學始祖巴斯德 Pasteur 的高足；一八七三年他把路氏推荐到巴斯德門下。從此路氏整個的精力，便傾注在實驗的醫學上。他的熱烈的心火一經點着，便永遠不能熄滅了。

巴斯德實驗所的雛形時代，實在可憐的很。起初不過是靠馬路的一間

簡陋不堪的小房子，門戶低矮；在進屋的時候要雙膝跪下。在這裏絕頂聰明的生物學家巴斯德，同可樂德伯而那 Claude Bernard 不辭艱苦的努力工作。他們是爲全人類而奮鬥。

巴斯德在瘋症治療的發明上，得路氏的助力甚多。因爲犬瘋菌苗體積甚小，不但看不見，並且不能在普通培養管內生活。於是路氏致力於犬瘋菌漿之工作。第一次用瘋犬舌液作瘋毒苗漿，以兔爲試品，結果是無效。又改用瘋犬腦腺液作瘋毒苗漿；因爲發作的時間不同，於是所生的病狀亦不同。隨後次第作各種試驗，希望得到一種確定苗漿。最後得到了裁制這種毒漿的烈性的一個有效方法，使它乾涸，即可用作治療瘋毒的確定苗漿。遇有被瘋犬咬傷的人，只須施行畧感痛苦的種漿法，即能救治。一八八五年七月六日在法國亞而撒司省，有一牧童，名叫麥司特，最初接受此種瘋傷治療手術。這個被瘋犬咬傷的牧童竟獲救治。巴斯德同路氏的名字，從此深深印入人們

的腦中。

不久，路氏又供獻給社會一種極有關係的發明。他見白喉菌能被一種特別毒質所剋服，並且他找出這種特別毒質是包含在培植菌苗的漿液中。在一八九四年匈牙利京城博覽會中，路氏報告給大眾：用血清注射法治愈患白喉症的兒童，已經超過三百以上。現在全世界的醫生和做父母的都知道治療白喉的最靈藥劑，是注射白喉血清；但是有幾人知道這是路氏所發明的呢？

富有創造天才的路氏，他的全部事業充滿着極大的貢獻。但他的不朽的工作，實在是萬般艱苦的情形中告成的呢！

爲使各國的醫學家，能研究巴斯德的最新學術，法政府特撥巨款，在巴黎建立巴斯德研究院。路氏獨自擔任監造並計畫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微生物學研究院。在甲而石（法國縣名）所設立的血清及痘苗製造廠，也是出

於路氏的經營籌畫，成爲全世界血清研究院的模範建築。

路氏在巴斯德研究院擔任微生物學講師，循循善誘，教導有方。他這裏進行他視爲第二生命的傳播巴斯德學術的職務。他又繼都可樂任該院院長。

路氏治理院務，極爲得法。他的威嚴，才力，使人人對他莫不佩服，崇敬。

他的腦海澄清得像水晶一般。無論什麼事情，他能澈底明瞭。他知道怎樣依據理智來解決問題。別人的疑點，他能很精確的窺見癥結的所在，而給人破除。他信任真理的價值，因此絕對不肯容留錯誤。他愛慕切實的工作，因此憎惡無意識的疏懶。他不慕虛名，不求榮耀。他對人，只把學識和道德來估計。

他患病的時候，在一間一無所有的小養病室裏住着；天天所吃的只是爲普通病人所預備的飯。他並不以爲自己是院長，要人特別招待他。勞苦功

高的路氏，在八十歲上，與世長辭了。臨死的時候，巴黎總主教來看望他，用全人類的名義，感謝他的發明。主教走後不多時，他向朋友們說：『從來我沒得着過這樣可喜的慰問。』到了最後的一剎那，他還竭力忍耐病苦，表示他全身的勇毅。

路氏有一副令人不能忘却的容貌。身材高大，有些駝背。常年帶病，頸顫常是藏在領子內。他的臉長而又瘦。黑色的眼睛裏，閃耀着一種深沉的視線。聲音微弱，言出有章。發表思想的時候，精確詳明。他的著作盡是些精切的理論，明晰的詞句。他的思考力，求真力，創造力，是促他成功爲大發明家的要素。他知人，愛人，好義，忌惡，刻苦，輕世；他實在是一位現代的聖人。他的奇妙的發明，救活了無數的兒童。所以在他出殯的時候，有無數的慈母同兒童，爲表現哀悼感謝的心，不辭勞苦的去給他送殯。

選自北辰第五十三期

一一一 盧 參 ①

朱自清

盧參在瑞士中部，盧參湖的西北角上。出了車站，一眼就看見那汪汪的湖水和屏風般立着的青山，真有一股爽氣撲到人的臉上。與湖連着的是勞思河，穿過盧參的中間。河上低低的一座古水塔，從前當作燈塔用；這兒稱燈塔爲「盧采那」，有人猜「盧參」這名字就是由此而出。這座塔低得有意思；依傍着一架曲了又曲的舊木橋，倒配了對兒。這架橋帶屋頂，像是廊子；分兩截，近塔的一截低而窄，那一截却突然高闊起來，彷彿彼此不相干，可是看來還只是一架橋。不遠兒另是一架木橋，叫龕橋，因上有神龕得名，曲曲的，也古。許多對柱子支着橋頂，頂底下每一根橫樑上兩面各釘着一大幅三角形的木板畫，總名「死神的跳舞」。每一幅配搭的人物和死神跳舞的姿態都不相同，意在表現社會上各種人的死法。畫筆大約並不算頂好，但這樣上百

幅的死的圖畫，看了也就夠勁兒。過了河往裏去，可以看見城牆的遺跡。牆依山而築，蜿蜒如蛇；現在却只見一段一段的嵌在住屋之間。但九座望樓還好好的，和水塔一樣都是多角錐形；多年的風吹日曬雨淋，顏色是黯淡得很了。

冰河公園也在山上。古代有一個時期北半球全埋在冰雪裏，瑞士自然在內。阿爾卑斯山^①上積雪老是不化，越堆越多。在底下的漸漸地結成冰，最底下的一層漸漸地滑下來，順着山勢，往谷裏流去。這就是冰河。冰河移動的時候，遇着夏季，便大量地溶化。這樣溶化下來的一股大水，力量無窮；石頭上一個小縫兒，在一個夏天裏，可以讓沖成深深的大潭。這個叫磨穴。有時大石塊被帶進潭裏去，出不來，便在那兒跟着水轉。起初有稜角，將潭壁上磨了許多道兒；日子多了，稜角慢慢光了，就成了一個大圓球，還是轉着。這個叫磨石。冰河公園便以這類遺跡得名。大大小小的石潭，大大小小的石球，現在是安靜了；但那粗糙的樣子還能教你想見多少萬年前大自然的氣力。可是奇

怪，這些不言不語的頑石，居然背着多少萬年的歷史，比我們人類還老得多；要沒人卓古證今地說，誰相信？這樣講，古詩人慨嘆「磊磊澗中石，^①」似乎也很有些道理在裏頭了。這些遺跡本來一半埋在亂石堆裏，一半埋在草地裏，直到一八七二年秋天才偶然間被發現。還發現了兩種化石：一種上是些蚌殼，足見阿爾卑斯脚下這一塊土原來是滔滔的大海。另一種上是片棕葉，又足見此地本有熱帶的大森林。這兩期都在冰河期前，日子雖然更杳茫，光景却還能在眼前描畫得出，但我們人類與那種大自然一比，却未免太微細了。

立磯山在盧參之西，乘輪船去大約要一點鐘。去時是個陰天，雨意很濃。四圍陡峭的青山的影子冷冷地沈在水裏。湖面兒光光的，像大理石一樣。上岸的地方叫威茲老，山脚下一座小小的村落，疎疎散散遮遮掩掩的人家，靜透了。上山坐火車，只一輛，走得可真慢，雖不像蝸牛，却像牛之至。一邊是山，太

近了，不好看。一邊是湖，是湖上的山；從上面往下看，山像一片一片兒插着，湖也像只有一薄片兒。有時窗外一座大崖石來了，便什麼都不見；有時一片樹木來了，只好從枝葉兒縫兒裏張一下。山上和山下一樣，靜透了，常常聽到牛鈴兒叮兒噹的。牛帶着鈴兒，爲的是跑到那兒都好找。這些牛真有些「不知漢魏」，有一回居然擋住了火車；開車的還有山上的人幫着，吆喝了半天，才將它們闕走。但是誰也沒有着急，只微微一笑就算了。山高五千九百〇五英尺，頂上一塊不大的平場。據說在那兒可以看見周圍九百里的湖山，至少可以看見九個湖和無數的山峯。可是我們的運氣壞，上山後雲便越濃起來；到了山頂，什麼都裹在雲裏，幾乎連我們自己也在內。在不分遠近的白茫茫裏悶坐了一點鐘，下山的車才來了。

選自中學生雜誌

註

○市區名 · ○瑞士的大山脈 ·

○古詩十九首之一：「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意謂人壽不如陵上柏澗中石之久。

一一一 諸聖瞻禮記

靈芬女士

我們的靈魂生活在神的世界裏，我們的肉體生活在世俗的世界裏。在世俗的世界裏，我們爲事業，爲學問，甚至爲飯碗，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好像牽着磨的驢子，馱着軛的牛馬，背後沉重的鞭子，一下一下抽來，不容你喘一口氣，不容你停留片刻。處於這樣情形中，一個教友，除了盡他普通本分之外，叫他按照瞻禮日曆，同修院或者教會機關裏服務的人員，一樣熱心從事，雖然不說完全不可能，究竟有許多困難。假如工作過於繁重，那就連本分都不容易盡了。所以我們肉體的生活，有時竟會妨礙靈魂的生活，說來真覺可惜！

但是教友心裏信德的火，也像爐中的煤炭一樣，須常常去撥動，時刻添進新的燃料；不然，不是爲了空氣不流通而溫度低減，就要爲了燃料無以爲繼而火燄微弱，而熄滅，而結果剩下一爐冷灰！常常到聖堂參加各種宗教儀

式聽教士講道研究與宗教信仰有關係的書籍這就是炎熾信德之火的唯一方法。

像我這樣一個在世俗環境裏混着的人，職務既很忙，身體又不大強健，而所服務的地點，離開教堂又遠，所以「熱心」二字固與我風馬牛不相及，談到守教友本分，也愧汗無窮。

本年十一月一日是諸聖瞻禮，在聖教會算得一個很大的節期。P神父寫信通知我，並說：假如趕不到早晨六點鐘的彌撒，可以到教堂附屬醫院寄住一宵，他已經囑咐醫院修女們爲我預備。爲了想參加這個大節期並不辜負P神父的美意起見，我覆信說願意去住醫院。

一天喫力的工作幹完，晚餐後還到丑地應酬了幾處朋友，到醫院時光已很才早了，一間潔淨而安適的頭等病房，成爲我臨時安身之所。中國政界要人，每爲了政治上種種問題，以毫無疾病之身去住醫院，我今天居然效顰

要人，想來不免自己好笑。不過在生理上雖然沒有病，靈魂上却是百孔千瘡，瘡傷滿布，那麼住病房誰又說不相宜？

因爲身體疲乏，朝着牆壁上掛的聖像，默默祈禱片時之後上床便睡。那晚氣候特別悶熱，我又素有些「擇席」的毛病，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窗外梧桐兩株，雜樹一叢，蕭蕭瑟瑟，寥寥刁刁，在耳畔響個不絕。有時絮絮叨叨如私語，如低訴；有時澎湃汹涌，如風之亂颺，雨之乍降，潮之忽起。這一院秋聲，這一庭涼籟，這一個孤寂的心靈，假如我是個詩人，一晚枕上推敲，正不知要吟得多少詩句。

朦朧睡去間，忽被輕輕敲門聲驚醒。張開眼睛一看，玻璃窗上已有了一層熹微的晨光，知道彌撒時間將到。扭開電燈，隨意盥漱了一下，便隨着醫院人眾，走進聖堂。

這座小小聖堂是專爲服務醫院的修女們，和附屬學校師生們瞻禮而

設的。裏面布置極其雅潔。祭台上白燭成行，香花堆錦。修女的白衣白帽與學生的黑色制服，在色調上成爲鮮明的對比；而她們進堂以後一切動作，都按着那鏗然的琴聲進行，雍雍穆穆，秩序井然。聖堂的空氣，愈顯得莊嚴肅靜，叫人連咳都不敢咳一聲。

大家跪禱約二十分鐘，彌撒便開始了。我的一顆野馬似的心，向來喜歡撒開繮繩瞎跑，甚至在堂裏望彌撒的時候，也有些胡思亂想。不過昨晚在寂靜的，與塵市儼然隔絕的環境裏過了一夜，心神收斂了不少。今晨望彌撒時，我的心境雖然不敢說像微風不起的止水一潭，却也有了平常所未經驗過的平靜。一個人迎接貴客，尚須清宮除道，擁篲前驅；迎迓創造宇宙的大主到心裏來，如何敢不將所有污濁塵雜的念頭，屏除乾淨！

滿臉虔誠，小心翼翼地在祭台上獻祭的，是本堂區神父。當我偶一抬頭，望見他那白髮稀疏的牛禿頭頂時，心裏忽然十分感動。這是一個人，一個有

血有肉，有嗜欲，有偏好，有喜怒哀樂同我們一樣的人；但他爲了愛主，爲了敬主，爲了表揚天主的光榮和證明天主的存在，把自己情欲完全克制了，把自己所有完全犧牲了，把自己的身體完全貢獻給天主了。他的人格在愛德之爐，信德之火裏燒紅，再在希望的錘砧上，千鎚百鍊。於今已到了爐火純青大功垂成的時候，使我覺得他雖然是一個同我們一樣的有血有肉，有嗜欲，有偏好，有喜怒哀樂的人，然而已經彷彿變成耶穌的化身。他的頂上似乎有榮光閃耀，他的靈魂像在放射乳香般氤氳勃的香氣。——這不但天神父個人給我的印象如此，每個年高德劭的天主的代表人給我的印象都如此。

我們喜歡遊覽名山大川，因爲那崇高偉大的特性，那磅礴盤旋，浩瀚無涯的氣魄，可以使我們心胸開闊，感情醇化。但那些爲人類福利目標而奮鬥的志士，仁人，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大宗教家的人格，又何嘗不和嵯峨的高峯，涵湧的洪流一樣值得我們景仰，驚羨，拜服。宗教家的人格都是由

主而來的。想想吧，天主的代表人格已如何叫人欽敬，天主之光華圓滿，不可思議，又將如何？

我又想到那些今天爲我們所敬禮的聖人，中間有不少的傳教士：他們從幼棄俗修道，拯救人的靈魂，朝夕孜孜，數十年如一日。有的傳教他邦，離鄉萬里，舉目無親，並且受了誤解、歧視、威脅、壓迫。有的跑到菲洲、澳洲那些蠻貉之鄉去宣傳福音，與盲煙毒瘴、長蛇猛獸奮鬥，與野人的無知、頑固、迷信、邪神的崇拜奮鬥，有時不幸落在仇敵手中，結局悲慘，不堪言說。有的碰着仇教的潮流，遭着政治的迫害，肢體零散在鬪獸場裏，鮮血染紅了斷頭台上，歲月消磨於牢獄縲縶中間。然而他們忠於天主，忠於他們的職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堅苦卓絕，終身不貳。我們看見他們現在天堂享福，覺得非常羨慕。誰知他們頭戴的光榮冠冕，是用茨冠換來的；他們達到天堂，是由十字架路走上去的；他們潔白如雪的衣裳，是用無數崇修克制的功夫漿洗熨貼而成的！我們

羨慕他們，就應當效法他們，人人都有成聖希望，我們正不必自餒。

在小堂望完一台彌撒，又到大堂望了一台，心裏充滿了熱愛，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與安慰。我的信德之火，總算大大撥動一下，星星垂滅之燄，似乎又將成爲熊熊的火光了。

選自武昌光華報

一三一 仁愛的天使

林蕤 黃孟昭譯

在那時候，比國立智城裏郊外差不多有五萬佛蘭德的移民，（佛蘭德即比國西部。）他們多半是下等社會的人，很愚昧無知，常被宣傳社會主義的人所煽惑。他們都已背了聖教。方濟各會和贖世會的修士神父們，那時候開始傳道勸他們返歸正教，爲他們立了一個同鄉會。入會的人却是非常少，而且會員還需要小心照料，免得再失去信德。梅格姑娘就自告奮勇去探望

那些可憐的佛蘭德人。

她真是個「仁愛的天使。」不久，那些陋舍裏的人就和她很熟識了。管理同鄉會的神父漸漸注意到梅格的行動，就去拜訪梅格的母親理固太太。理固太太認爲梅格在現任小學教師的職務之外，難以再兼顧他事。梅格却不以爲然。她已經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天主，她所有的時間全是屬於天主的，所以她願盡力爲天主作事。她答應了神父的邀請，開始管理同鄉會的唱歌班。

這雖然看起來像一件小事，可是需要無限的機智和忍耐。那些佛蘭德人是很冷落很拙笨的，有些簡直不會唱歌。梅格有時生氣極了；可是她常想法子把自己的怒氣按捺下去。有一天，發生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一個胖大的婦人，戴着一頂飾有長羽毛的帽子，時常唱錯了音調。梅格那時正照常的指導衆人練習唱歌。每次當那婦人唱錯了，梅格就用指揮棍輕輕觸她帽上的

長羽毛，一方面爲改正她的錯誤，一方面爲使別人覺得有趣。那婦人前後搖擺，躲避梅格的棍子，大家更覺得可笑。

由於梅格不斷的努力，那唱歌班不久就成了同鄉會的主幹。她的成功，不僅由於指導練習唱歌；她還常常到那些佛蘭德人的家裏去，送他們一些應用物品，想盡方法鼓勵他們加入同鄉會。

一天夜裏，天色昏黑，梅格和她的同伴瓊，冒着連綿的大雨在路上走着。梅格告訴着瓊，她們此去是到衛家去勸化他們的。瓊起初聽到這話幾乎駭壞，她說：『天呀！衛家嗎？有一次一位神父要到他們家裏去，他們幾乎把神父痛打一頓，神父只得連忙逃命。這件事難道你不知道嗎？我敢說：那主婦一定連門都不開給我們進去。』梅格很安靜的說道：『我們只好祈禱吧！』事實上，除了祈禱，實在沒有別的法子。

到了衛家門口，梅格敲敲門，一個高大的婦女開門出來。梅格說：『衛太

太，你晚上好！』那婦人剛要回答，忽然認出她們來，就大喊道：『你們是神父派來的，你們冤不了我！滾開！』梅格十分柔順地說：『衛太太，我們疲倦極了，又被雨淋濕得透，你肯讓我們進來休息一會嗎？』

那個婦人的怒氣息了下去。實在說，她的心倒是很厚道的。只是她自命爲社會黨的積極份子，所以一見神父等類的人，她就要勃然大怒。

她讓兩位女郎進去。梅格進了屋子就舒服地往椅子上上一坐，大着胆子說：『天氣真壞，是不是？』那婦人睬也不睬，逕自走了出去。梅格和瓊相對而視，心中莫明其妙。這時那個婦人又走了進來，梅格又試着和她攀談。但是她却像沒有看見梅格似的，更談不到和梅格說話了。她只願自己工作，旁若無人。她燒水切菜煮飯，兩個女郎在一旁看着；對於這種置之不理的態度，覺得十分驚詫。梅格再大胆地開始說話；可是僅僅遭到白眼相報。

正在衛太太要大發雷霆的時候，恰好她的女兒衛姑娘回來了。衛姑娘

腋下挾着一面旗子，因為在社會黨人遊行的時候，她是舉旗子的。梅格立刻抓住這個機會，和她大談那面旗子的價值，又談到佛蘭德同鄉會的旗子。衛姑娘對於梅格所談的綢旗很感到興趣；因為她自己所拿的，只不過是面布旗。梅格一見有人肯聽她談話，就極力施展自己的口才，毫無聯貫地談到種種的事情，直到後來衛姑娘答應參加佛蘭德同鄉會的遊行，並在遊行時，替他們舉旗子。

梅格生性仁慈，又富於同情心。她若是像別人一般的自私自利，就決不會這樣出力的幫助別人，也不能修成那般高尚的德行。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她是永遠不會顧惜自己的。一天傍晚，她在遠郊的一個茅屋裏發現了一個病人。那時候附近的藥店已經關門了，天氣又是非常的壞。梅格却不顧一切，趕到城裏去買應用的藥品。等到把藥品送到病人家裏，已經是半夜了。在下述的這件事裏，梅格表示出她的真愛德：

在立智城外一所破屋子裏，一間低矮的房內，躺着一個可憐的病人，孤苦無依，心中失望。他雖然年青，却瘦得像個骷髏；骨格很清秀，可是慘白得像要透明。他時時咳嗽，不住震動着他那消瘦的身體。每當咳嗽稍息的時候，他就很傷心地看着屋裏髒亂的情形。屋子中央有一個很大的洗衣盆。兩個襁褓的孩子在盆裏涉水遊戲。各處都是顯然的污穢紛亂。在火爐旁有一個肥胖的婦人，破衣百結，昏昏欲睡，正在那裏做飯。她看起來很懶惰，舉動慢得很，對於她的丈夫有一種漠不關心的樣子。

這時候，忽然有人敲門。一個高高興興的聲音，詢問佛蘭先生是否住在這裏。隨後梅格就走了進來。她是被神父派來的，給病人送一些應用的物品。她帶來一串美味的葡萄和一瓶酒，使得病人萬分感激。因了梅格的訪問和種種仁愛的表現，病人的症狀顯然有了轉機。他處在這種環境之下，不由地要生恨世之念；梅格設法消除他這種思想，給他看看十字架，又和他論到基

多偉大的情愛和痛苦。這種種美妙的思想，給了病人無限的安慰。

第二天，梅格又拿來了一束玫瑰花。病人高興得滿面都是笑容。梅格這時却早已開始了驚人的一幕。她說：『佛蘭太太，今天我們有功夫，我們要把好的收拾一下屋子，也可換一換樣。你看怎麼樣？我們可以把那個水盆移到別處去。』不待回答，梅格就很出力的工作起來，一瞬間那個洗衣盆已經移走了，兩個小孩子也吃着糖安靜下來。梅格很忙碌着擦地、洗濯、除塵。起初那個婦人看見這種可驚的精力的表現，竟至不知所措了。等到她驚詫稍定的時候，她說：『小姐，你歇歇吧！你那些事呀！我……』

梅格很高興的笑道：『可是聖母瑪利亞也做過這些事呀！小耶穌還幫她提水桶呢！我們該效法他們。』她說的是好教友的理想——與耶穌相似；並且她也實現了她的理想。這是多麼好的一個犧牲自己的模範！

一四 親切的冒牌表兄

田惜庵

一列南行的客車，到達了柏林的車站，客車中載來了一位北歐瑞典的某一貴族的少女。這少女因為只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年齡，所以陪着有兩個侍從的婦人。少女的行程的目的地，是遠遠的意大利的羅瑪；在柏林中途下車，這是因為少女的一位表兄，就在柏林的大學中唸書，順便想託他領導着向各處遊覽一下吧了。這表兄，就是少女的父親的姊姊，和一位德意志人結了婚生下來的兒子。

少女雖稱這位表兄叫做德意志的哥哥，可是連一次也不會遇到過，所以始終不知是怎麼一個臉面。從瑞典動身以前，少女的父親曾寫信給德意志的哥哥，託他於女兒到柏林時，照料一切。所以少女就一心想快些兒會見那德意志的哥哥了。在火車裏，時時間起侍候着的老媽子：

『媽媽，德意志的哥哥，是怎麼一個樣兒的？』

『小姐，這位德意志的哥哥，一定是個很漂亮的人物！』一個老媽子像似真的知道着一般地答了她。

火車到了站，乘客都匆忙地下了車，排着隊通過那收票的出口。這位瑞典的少女，也就和兩個侍從的婦人，一同跳下了火車，張大着眼睛，找尋那位德意志的哥哥。一看，出口的附近，正有一位比自己大過四五歲，身材高大，狀貌魁偉的學生似的青年，似乎在我接什麼人似的，注視着一個一個的通過的乘客。

『唉！那就是德意志的哥哥吧！』

少女一見了那位青年，心中就是這麼樣地暗自忖着。通過了車站的出口，便突然走近到青年的近邊。

青年仔細把少女和兩個婦人打量了一回，接着便開口問道：

『喂，幾位不就是從瑞典過來的嗎！』

少女一想，這無疑是德意志的哥哥了，不覺大為欣喜，就這麼回答道：

『是的，是從瑞典來的。那末你就是父親常常說起的表兄吧！』

『對啦！尊大人早有信給我啦！這幾天就只是等候你們的到來。』

德意志的哥哥這麼說了，這在旅程中的少女，該是多麼心感呵！於是少女把表兄重新又看了一回：一個體軀魁梧，目光炯炯的英俊青年，不由地使少女的心中，泛起了尊敬的意念。

『表兄，承你特地迎接，實在感激得很！這裏的情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還得煩勞你照顧哩！』

『請放心好了，留在這兒的時候，各方面我都可以替你們做個領導！』

德意志的哥哥，絕不像是一個亂暴的或是過於莊嚴的人，對着來自遠國的少女，到處都照顧得十分周到，十分體貼；雖是短短的幾天，真可說是竭

盡了應有的親切，不論少女，不論少女的侍從者，對於這位表兄的溫存體貼，真是有說不盡的快慰與感激！

柏林的遊覽，告了終結，少女便不得不再乘火車，登上那向羅瑪去的旅途。不消說，德意志的哥哥，仍是來到車站給她送行的。當別離這位溫存體貼的表兄時，少女真是比離開自己的故鄉，還不勝其戀戀了。」

『表兄，實在是煩勞你種種的照顧了！』

少女從車窗中探出頭來，對窗外站立着的表兄這般地說着。

可是立在窗外的表兄，忽然，不好意思似地這樣說出來了：

『實在，實在我不是你的表兄啊！』

這不是一個極端意外的回話嗎？

『啊！怎麼不是表兄？』

少女幾乎驚得跳了起來

「是的！我既不是你的親戚，也不是你的什麼人。你的表兄，是另一個人哩！」

「啊！這畢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你既不是我的表兄，怎麼儘是這樣親切地照顧我們呢？」

「是這樣的。我只是你的表兄的親友。你那位表兄，現在正在緊要的考試之中。他自從接到了令尊大人的來信，就擔憂着不能出來招待你，因此我就冒昧地給你那表兄做了替手。過去，實在太失禮了。我是叫做阿托、呵姆、俾士麥。」

「是這樣的嗎？這才完全明白了！你既不是我的親戚，又不是我的什麼人，這樣親切地照顧了我們，這真是說不盡的感謝哩！」

「那裏，那裏！怎敢受你的謝意！」說着，火車就開始發動了。少女至此才

完全明白了。這不是真的德意志的哥哥。可是對於俾士麥的欽慕，却並不因此而消滅；當說着最後的『再會，謝謝！』的時候，感激之淚，早充滿着少女的雙眸了。

『再會，祝你一路平安！』

俾士麥一邊說着，一邊揮着手，追趕着開去的火車；直望到火車小了又小，終至消失的時候，才獨自退出了車站。

這是俾士麥從格欽該大學轉移到柏林大學那時候的事。亂暴好勝的俾士麥，還有着這麼一番柔和的親切的心情，幫助了考試中的朋友，照拂了異國的少女；這是誰也不能料得的事吧！可是，或許俾士麥的偉大，也就在這等處所！

節自名人之芽

○ 就是後來歷史上有名的德國宰相，鐵血主義的俾士麥。

一五

小兒的晨禱

法國 Lamartine 原著

殷樸之譯

我爸爸所崇拜的聖父啊！
人家跪倒了，纔敢稱呼你；
你那可愛又可畏的聖名，
常使我的母親低頭垂眉。

聞說道：田中的小鳥，
都是你所造成；
小孩們，爲認識你的奇妙，
你也賞賜他們一個靈魂。

人道，這光明的太陽，
不過是你萬能的一點玩意，
好似一盞紅燈，
在你腳下搖拽。

那妝飾園囿的花草，
——人家說——是你生長的。
而且如果沒有了你，
菓子樹也就不給我們菓子吃了。

當你施恩的當兒，
一切都受着你的賞賜；
沒有一隻小虫兒，
被你偶爾忘棄。

你看那山羊留戀着金雀花，
羔羊細嚼着美麗的春草，
蒼蠅們在我的碗邊爬，
舔着我的牛奶而嘻笑。

農人拋棄於風中的敗穀，

百靈鳥常常有得充飢；
麻雀跟着簸穀的農夫，
如同孩子們跟着母親等吃東西。

每天爲得着
你許給我們的「日用糧」
晨興夜寐及午餐前後，
該當把你的聖名頌揚。

聽說你最喜歡
小孩子們的祈禱，

因爲我們天真純潔；
但是我們自己並不知道。

我聽說：我們幾句粗俗的頌揚，
在你耳中很容易有效驗；

我聽說天神充滿天堂，
我們好像美麗的天神一樣。

啊！既然你這般高遠，
還能聽見我們嘴裏的祈求；
我願爲衆人祈求，

祈求爲他們一切的願欲。

天主請你賞賜噴泉以很多的水，
給羽毛於小麻雀，
賜地上以樹陰和露水，
給美麗的毛於羔羊啊！

求你賜病人以「健康，」
與乞丐以「麵包，」
賜孤兒以「住的地方，」
與囚犯以「逍遙。」

賜我爸爸，

兒女衆多；

給我「聰明」與「平和」

使我媽媽快樂。

求你置正義於我靈魂，

置真理於我嘴唇，

使我畏懼且聽命，

依從你的教訓。

並且使我的聲音，

達到你的耳邊，

如同輔祭兒童手中的乳香，

陞到你的寶座之前。

賜我雖幼少而聽話，

如同聖堂裏供着的那個小孩一樣，

如同我每天早晨跪在床腳邊，

微笑着向他祈禱的那個孩子一樣。

二六 若瑟被賣

沈則寬

却說雅各伯○一共十二個兒子，第十一個名叫若瑟。那若瑟生在降生前二千零九十七年。生的丰姿俊雅，氣宇軒昂；更兼謙遜溫和，聰明伶俐。因此雅各伯著實愛他，比衆不同；諸事只想若瑟，終日的若瑟長，若瑟短，不停口的叫喚；人前背後，連連稱讚若瑟的好。別的兒子們，雖都愛慕，到底總比不上他。那些兄弟們，眼見這般光景，不免心生妒忌，背地裏說長道短。一日，雅各伯叫人縫了一件花團錦簇的新衣，顏色又鮮明，花樣又細巧，單給若瑟，別的都沒有。你看那一個玉琢般的娃子，穿了這樣的華衣，一時渾身錦繡，戲綵庭前，分外顯的如天神般可愛。老人家見了，自然滿心歡喜。豈知兄弟們見他獨自一個錦衣豔服，燦爛非常，個個側目而視；雖是當著父親，敢怒而不敢言，背後便唧唧噥噥，評論的不知怎麼樣子。

若瑟小時，生性愛靜。日裏只陪著父親在家，不常常和哥子們出外牧羊的。後來漸漸的長成，已滿十六歲了。長的肌盈膚滿，偉幹豐軀，更覺一表非俗；父親自然越看越鍾愛了。一日和他哥子們，牽了羊，到牧場中放草，冷眼看見他們行止不端，自己問問良心，這樣的事是隱瞞不得的了；回來把方纔所見所聞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父親。因此雪上加霜，他的哥子們，都怪他多嘴多舌，比從前更加懷恨了。其實若瑟出於好心，要他們改過，並非搬嘴弄舌，故意在父親跟前獻慇懃。

若瑟的哥子們，一齊在西梗[⊖]地方放羊；離家已遠的很了。他獨自一人，留在家裏。雅各伯怕他們離家太遠，在外放肆，容易闖禍；因喚若瑟到跟前道：『好兒子，我要打發你到西梗，看看你的哥子們。你可去得？』若瑟連聲答應道：『去得去得！只要父親有命，兒子那敢不去呢？』

雅各伯道：『你既去得，就教你去看看。看他們所做何事，諸色還順遂麼？』

回來都告訴我聽。」若瑟領命就拜辭了父親，一脚跨出大門，興興頭頭的去了一路上左旋右轉，趁著光路走去。十六七歲的孩子，初次遠出門，到沒有走了差路；不過已到了西梗，却找不著哥子們放羊的處所。因此在一路上，左顧右盼的瞻望。恰好有一個人，在田裏做活，回頭瞧見他在背後伸伸縮縮，却有進退兩難的光景，曉得是迷了路的。就叫道：「小官人！要往那裏去！立在這裏做什麼？」若瑟聞喚，回頭看見了這人，就笑容可掬的上前問道：「老伯，小姪要往西梗去，找我的哥子們。老伯倘或曉得，還求指引。」那人道：「倒見過了他們的。聽說往鐸達應去了，離這裏也不遠。你到那邊去找罷！」若瑟聽了他的話，連忙道了謝，拔步就走，望鐸達應去了。

他的哥子們，遠遠望見人來，認得是兄弟若瑟，便起了個殺弟的心，就指著笑道：「今兒他自送上門，怎好推却？候他到來，我們便下他的手，一刀殺了他，把他的屍首拋入枯井中。日後在父親跟前，大家推說被猛獸吃了。衆口一

詞，瞞的鼓兒似的，父親沒處去追究，也只得罷了。『長兄魯本聽他們說出這樣的惡謀，心中有些不忍，暗想救他；就對眾兄弟道：『你們中間是我叨長幾歲，你們都要叫我聲哥哥。我今兒有句肺腑的言語，奉告你們，務要你們聽我的。』眾兄弟道：『我們恭聽大哥的言語。』魯本道：『今兒你們要殺幼弟若瑟，我勸你們不要做這樣狠心的事。只把他活投入井中，任他自己凍死餓死，也儘穀他受用了。爲甚的要腥手污脚去殺他呢？況自己手足兄弟的血，怎硬的起手來？』魯本口中雖這樣說，其實不過要暫留幼弟的命，自己好去設法解救，引回家去，還他父親。眾兄弟聽說如此，都便應允。恰恰商量停妥，若瑟已近跟前，見了哥子們，不覺滿面春風，歡天喜地的搶步上前，投入他們懷中，抱頭示愛，自以爲見了親人的面，百事無憂了。豈知竟像羊入虎口，他的哥子們，不問三長四短，便趕攏來，把他團團圍住。一時七手八脚，剝去他外蓋的華衣，把他生拖死拽的拉到井邊。撲的一聲，竟拋入枯井裏去了。若瑟起初見他們

這般撒野嚇的不知就裏待落在井中了把心一定方纔醒悟是哥子們因妬謀害自嘆不識風頭自投羅網無奈只是在井底裏哭的嗚嗚咽咽十分悽慘他的兄弟們不顧他死活儘他去啼哭各自回身走了到一個平陽處所團團坐著吃飯談笑獨魯本一人沒有在坐中。

他們正在熱鬧鬪鬪吃的時候遠遠望見一隊商人騎著駱駝載了乳香沒藥諸般香料從加辣哈德山行來趕往厄日多國去的那若瑟第四個哥子茹達道：『照我看來與其餓死他在井中不如賣給這夥商人們去；一則免犯殺弟的罪，二則不致大傷骨肉確是一舉兩便的事。你們心下何如？』衆人依議一面就去問那商人看他要與不要。一面放下一條索兒把若瑟提出井外引與商人觀看。商人見他雖是滿身泥污却一表非俗心中大喜當下就許身價銀錢二十枚。衆兄弟答應了就一手兌銀一手交人。若瑟那時滿面羞慚雙手遮住了臉心中自思自想道：『此去不知是凶是吉諒今生不能再見父親』

一面了。』想到這裏，不覺淚如泉湧；哭的石人墮淚，鐵漢傷心。商人見他這般悽楚，也起了憐惜的心，用好言撫慰他。他的哥子們，反怒目相視，一言不發，得了身價，一溜烟的轉背去了。

再說那魯本在別處逛了一轉，從遠地兜到枯井邊，探頭往下一望，不見了若瑟，心中突突的亂跳。後來爬倒在地，彎腰伸首，仔細的定睛看了一回，却見黑洞洞的沒有什麼人在裏頭。連連叫了幾聲若瑟，也不見答應，心中更覺慌了。急忙立起身來，拍拍衣裳，轉身回到兄弟們跟前，撕破了自己的衣服，問道：『若瑟往那裏去了呢？你們真的把他殺了麼？沒了若瑟，叫我怎好去見父親！若還沒有殺的，快快的說出地方來，待我去找。』衆兄弟道：『我們並沒處死他，只把他賣到厄日多國去了。』

魯本聽說賣了，倒稍放了心。但說：『醜媳婦遲早終要見公婆。改日回去了，見了父親，問起了若瑟，叫我怎麼樣回答呢？』衆兄弟聽說，商量了一會道：『

這個不難，現擺著若瑟的華衣在這裏，我們拿隻羊來殺了把，血灑在衣裳上，拿去見父親。只說在路上拾得的，看來像是若瑟的衣裳，我們沒有認仔細，所以拿來請父親認認。看他說什麼。』衆人依議，忙卽殺羊灑血，把衣服染的通紅，拿著了一同回去。到了家裏，假裝出一副慌慌張張的醜態，跑到父親跟前，一手拿著衣裳，一手指著道：『父親！我們回來的時候，路上拾得這件血染的衣服，看來是猛獸吃了人，把衣裳拋在路旁的，仔細看看，像是若瑟穿的衣裳。父親認認看，可是不是？若是是的，幼弟一定被害了。不知道他好好的在家裏，爲什麼也放他出去呢？』

雅各伯聽了這一番假話，當作真的，如同當頭澆了一杓冰水，嚇出一身冷汗，毫毛根根直豎，兩行玉齒捉對兒撕打個不了，戰危危的道：『拿上來給我看看！』衆兄弟依言，把血衣擎在面前。雅各伯一手摸著，兩眼睜開，上上下下的仔細看了一遍。忽然大叫一聲道：『啊呀不好了！我的若瑟被猛獸吃了。』

說罷，放聲大哭。衆兄弟看了，也覺過意不去，一齊上來勸慰。

雅各伯聽了兒子們的勸言，含淚道：『我的兒子們，你們也不消勸我了，若瑟死了，我也活不成了。』從此無晝無夜的，常是啼啼哭哭，哭的兩眼昏花，龍鍾潦倒。真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了。③

選自古史參箴卷一創世志

註

①雅各伯生十二個兒子，後來子孫衆多，成了十二族；因此雅各伯成了義撒厄爾民

族的祖宗，就是如今猶太人的祖宗。

②當時雅各伯住在加那潑，就是現今的巴

來斯丁·西梗和下面的鐸達應都在那裏。

③按古經的記載，若瑟被賣到厄日多

（即埃及），過了多少年，竟然做了厄日多國的首相，終於把他的父親哥哥們都

迎往厄日多居住。

二七 君子國

李汝珍

一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爲寶」四個大字。進得城中，只見人煙輳集，作買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裏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減價，却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况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討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討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於「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

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呢！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拏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裏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裏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裏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祇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

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辨，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畧畧選擇，拏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畧將次等貨物拏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呢？』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拏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

二人看罷，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秤了一秤，連忙上前

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纔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因，請照例扣去。』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銖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儘穀一忙，那裏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給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如就在今日？況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倒恐難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個乞丐走過，賣貨人自言自語道：『這

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着，即將多餘平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

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畧領畧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

節自鏡花緣

① 見鏡花緣·該書上半部寫唐敖隨了林之洋多九公遊歷海外諸國·所寫諸國，都是作者理想中的境界，並非實有其地·作者不過借此以諷世·

一八 一個安靜的菜市

陳令儀

觀察一個人的品性，要從他日常舉動上看，才能認識他真實的人格。觀察一個社會真象，也是這樣。從這樣一個小小的菜市看來，我們就知道我們羣眾的教育程度，確是比他們相差很遠。

這一個村子的菜市，就在市政局對面一塊空場上，每星期逢兩次市，——星期二及星期六上午七時許至十二時許。在逢市前一天下午，由市政局工人將漆布篷搭起，案子擺好；於是成了一行一行的臨時市面，買菜的人們可以兩邊觀看，選擇所要買的東西。菜市收後，市政局工人隨將案子及篷布拆下，收入局內；那片市場又成爲很清潔的空地。

菜市的布置和物品的種類，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記載的地方。布置是簡單的。每人佔他固定的地位，在他那張大案子上，安放他們所賣的物品。賣牛

內的陳列着牛肉，賣猪肉的陳列着猪肉，賣蔬菜的陳列着蔬菜。所賣的物品，也不過魚肉蔬菜之類，間或有些廚房應用零件，及衣服鞋襪針線等雜物。但是每一個案子上面，物品的陳列都很整齊清楚。譬如一個賣蔬菜商，他常把洋蔥、白菜、青豆、豌豆、胡蘿蔔、白蘿蔔等等，用木條子隔開，依次擺着，並且每堆上插個牌子，標明賣價，令人一望而知貨物的品質和價目。肉類也是如此。一個猪肉攤子，你可以看到各個部份的肉，如胸前肉、腿子、鹹肉、火腿、腰子、肝、肉糜、香腸等等，一堆一堆或一盤一盤的擺着，每一類上面都插了價目。在鮮紅的肉上，插着雪白的假象牙的牌子，不但明顯，並且有幾分美感的。

菜市場上的一切東西的價目都低廉些，所以購買的人很多。尤其是因為每一星期祇有兩次，每次只有五個鐘頭，自然不免擁擠的現象。但是，擁擠雖然擁擠，安靜仍然安靜；只要離開了市場十幾步遠，竟可聽不見市場內的聲音。

這難道個個人都是「謙謙君子」，如同鏡花緣裏的「君子國」？不是，一點兒不是。這不過是他們的社會組織和團體習慣的表現罷了。單就菜市這個環境上說，它的安靜是由於「三不爭」：第一，不爭先；誰先來的誰先買，別人不能強先交易。每每一個攤子上聚積了十幾個人，賣者自然應付不及，買的人只好靜靜地候着。我們初來的時候，話也不會說，有時賣者不留神，把我們遺下了，別人一定要說「這位太太先來的！」或者那人直接對我們說「太太，是你先來的吧？請你先買！」雖然也有些粗人搶了先去，但總是極少數，而且爲大衆所看不起的。走路也是一樣。菜市場中路並不寬，有許多太太們推着小孩子的車子來買菜，路越發狹窄起來。但是大衆都能各守秩序，所以沒有困難發生。我們觀察了將近一年，因爲爭先而高聲的事情，一次都沒有，更不必說吵鬧打架了。

第二是不爭價：一切價目都標明在牌子上，一分價一分貨，中意的就買，

不中意的走開；所以從來沒有講價還錢等等麻煩事情。而且還要進一步，不單是不講價，並且也不揀選。貨色分明放着，買者隨賣者給，不能動手去揀選。肉骨頭的多寡，梨子的大小，都不成爲問題。好在貨物的品質，商人早已分出等第了，貴賤就依優劣而定；購者儘可隨心擇定一類，更不必去爭論大小好壞。——有幾種東西，習慣上是容許揀選的；但各人都依次交易，也不致引起爭吵。

第三，不爭秤：一切魚肉蔬菜菓品都用天平秤其重量。天平是全國一律的法定標準，大致都很準確。若有特製不依標準的天平，便是犯法，要受法律的處分；所以沒有人敢做這種違反法紀的事。一般人民深信天平沒有欺詐，便不發生分量不足的問題。商人也深知購者的心理，總是畧多給一點。於是大家都滿意而去。因爲沒有分量的問題，免去了許多無謂的爭論。購者接到一包蔬菜，向商人說一聲「謝謝！」商人收受購者的錢，也說一聲「謝謝，太

太！很客氣地做成了一樁交易。

從菜市場的比較，我們就感覺到我國社會目前的幾個大問題。第一是團體生活的習慣。團體生活比從前加多，——尤其是都市生活，——而團體生活習慣却沒有養成。像這種守秩序的習慣使得守時刻和守秩序，也和守道德法律，一樣的嚴重，不守的人就爲眾所共棄！其實，這些習慣如果養成，但一切公共事業易於整理，即羣衆自身也受到不少的利益。乘輪船乘火車時候的匆忙、擁擠、惶急，都是「爭先」心理所造成。假使乘客都能各守秩序，不僅可以省去這些無謂的苦惱，而且腳夫也不能無故敲竹槓，小偷兒也不乘機偷竊了。

○ 在法國。

選自深刻的印象

二一九 玉大人誣盜

劉 鶚

在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莊上有個財主，叫子朝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二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閨。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

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間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搶去些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百吊錢，這家就報了案。經這玉大人極力的嚴拿，居然也拿住了兩個爲從的強盜夥計，追出來的贓物，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強盜頭腦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誰知因這一拿，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

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

那強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裏拿着洋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放馬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前面又有火光，帶着兩三聲槍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着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着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

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于家屯了。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

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南西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保鄉董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什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于學詩，二兒子叫于學禮。」

——都是損的監生。」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個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颯颯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好膽！你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子在府裏讀過兩年書，見過點世面，膽子稍為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着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強盜來，所以買了幾根竿子，叫田戶長工輪班來幾個保家。因強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嚇驚嚇強盜。」

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

回頭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應了一聲『喏！』玉大人說：『你們把前後門都派人守了，替我切實的搜。』這些馬勇遂到他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個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到也沒有搜出甚

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爛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個包袱，裏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是舊綢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房裏，搜出這個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縐，眼睛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

失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這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回不出。還是子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着就出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餘下的人，先進城去。

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裏很餓，你們趕緊給我們弄點吃的，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越遲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張的回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進了城。

這裏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

了，斷不能鬆散，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個都被拘去了，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裏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追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裏不能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差幾個去，也跟傻子一樣，沒有用處的。」說着吳氏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嚎啕大哭。這時候不過二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個還早十幾里地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一聽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我先去碰一碰看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

「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託了出去。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不過一鍾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批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裏火裏，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

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賊現獲，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話說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門裏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好，立刻把三班頭兒陳仁美請來，送他一付金鑄子，央他設法。所以這邊值日頭兒，一聽叫把他們站起來去，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

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十板子，看他死不

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腳下選了三塊厚磚，讓他可三四天不死，趕忙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這吳氏真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響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三天就死。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了氣了。這裏三班頭腦陳仁美看見說：「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

烈，可以請得旌表的。我看倘若這時把于學禮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個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衆人都說：「有理！」陳頭立刻進去，找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丈夫放下，以感烈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衆人怎樣乞恩，說了一遍。玉大人笑道：「你們到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禮，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話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

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
稿案下來，一五一十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嘆口氣就散了。

那裏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曉于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

那于朝棟的女婿到是一個秀才。四個人死後，于學詩的媳婦也到城裏去了一趟，商議着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見過世面的人說：「不妥，不妥！你想叫誰去呢？外人去，叫做「事不干己」，先有個多事的罪名。若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個孫子還小；他再有個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這兩個小孩子誰來撫養？」
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倘若是姑老爺去走一趟，到沒有什麼不可。」他姑老爺

說：「我去是很可以去；只是與正事無濟，反叫站籠裏多添屈死鬼。你想：撫台一定發回原官審問。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拿着人家失單來頂我們；他是官，我們是民。你說，這官司打得贏打不贏呢？」衆人想想也真是沒有法子，只好罷了！

節老殘游記

註

○玉大人名賢，在職山東曹州府。是一個酷吏。作者把他影射同時代的滿人毓賢。○從前有一種酷刑，叫做站籠，又稱立枷，犯人在中間站着，不到幾天，就會死去。

上海的扒手黨，組織完善，竊取市民財物，年達數萬元。他們正像上海別的竊賊一樣，黨徒眾多，手段高妙，不常失風。

他們常是二人三人或四人結伴行竊；有時好像學生，有時儼然殷實商人，有時酷似街頭常見的寫字間傭僕。他們常在入叢中橫闖直衝地擠軋。在公共汽車站上，尤其是河南路站上，許多人擁上車去，他們也像真是乘客的爭先恐後，故意擠軋，好讓同黨乘機下手。

市民落入扒手的圈套，方式繁多。有時旁人踏着他的足趾，或是他的帽子偶然被撞落，只得彎腰拾取，那麼，扒手便乘機竊取銀錢或自來墨水筆。扒手還常故意撞及某人，立刻連聲陪罪；一剎那間，站在被撞人後面的扒手便大施竊術了。

公共汽車和電車，是扒手們時常光臨之處。南京路以北的四川路，雖祇短短的一段，但警務處專捕扒手的警員，對於這段路特別注意。

上海的扒手，有一點和世界各地的「同業」相同。這便是竊得皮夾中的有價值文件和函件，一概「原璧歸趙」。他們常用的方法，是將這些文件納入信封，不書地址，投入信箱，讓郵政當局交給警務處。

有些扒手，利用鑲在木片中的剃刀片，夾在左手兩指間，在公共汽車或電車內，乘客擁擠的時候，割破乘客長袍，甚至腰帶來竊錢，非常敏疾。被竊的人每每回到家裏，才發覺失竊了。

利用報紙遮斷被竊者的視線，也是行竊的老方法，而且大都成功。扒手用報紙掩手，只須一秒鐘，便可竊得掛在西服外面袋口上的自來墨水筆。有時扒手的手段稍慢，來不及將竊得的筆藏掉，便拋在地上，踢到人行道，那裏早有另一扒手在等着拾起。如果失筆者已注意到鋼筆被竊，那末，拾起鋼筆

的扒手，便將筆奉還原主，常得原主的道謝。

讀者還該注意左臂掛大衣的人，因為在擁擠時，他會利用大衣，掩沒他的右手，伸入你口袋裏竊物。用細巧錶練掛着的錶，很容易被老資格的扒手用特殊方法，扭斷錶練，將錶竊去。攝影機也容易被竊。

假使看見一個瞎子沿馬路前行，你得盡力幫助他穿過危險的十字路口。可是你得記着「瞎子」不是全都失明的。所以有些「瞎子」撞人，祇是乘機竊取口袋裏的東西。

美國水兵常遇到假充「報販」的扒手，他們將報紙伸到美水兵的面前，利用這條忽之間，竊取美水兵制服左胸口袋裏的東西。

在上海，扒手黨中很少是婦女；在英美却很多，而且手段比男子更高妙。可是扒手每年雖竊得價值數萬元的財物，即使剛偷到大批財物，他本人得到的，還是不多。因為他們同行中，也有脅詐錢財情事。例如扒手黨若竊

得大宗財物，還得分一些給互相競爭的扒手黨，以免走漏風聲。

若要免得自己財物遭這些扒手竊去，務須隨時留意。你若乘公共車輛時，疑心失竊，不必聲張，只須走到售票員前面告訴他；他便會緊閉車門，直到招呼巡捕上車。還有幾點，也須注意：一、切弗將攝影機或提袋掛在肩頭，因為剃刀片可以立刻割斷皮帶。二、留心將報紙伸到你面前的人。三、切弗在西裝袴後面右袋裏放東西，因為這是最容易被竊的。四、若不願自來墨水筆和鉛筆遺失，最好把它們放在裏面口袋中。五、注意撞你而向你連聲道歉的人。六、最後你若疑心失竊，切記報告巡捕。

三一 雁兒們

徐志摩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有時候金芒。

看她們的翅膀，

看她們的翅膀，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有時候紆迴，

聽她們的歌唱！

有時候匆忙。

聽她們的歌唱！

有時候傷悲，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有時候歡暢。

晚霞在她們身上，

晚霞在她們身上，

雁兒們在雲空裏飛，

有時候銀輝，

爲什麼翱翔？

爲什麼翱翔？

她們不少旅伴？

她們有沒有家鄉？

雁兒們在雲空裏徬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沒有天光，

孩子們往那兒飛？

天地在昏黑裏安睡，

昏黑迷住了山林，

昏黑催眠了海水；

這時候有誰在傾聽，

昏黑裏泛起的傷悲。

選自雲遊

三三一 昭君出塞

朱湘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趁着如今人馬不喧嘩，

只聽得蹄聲答答，

我想憑着切膚的指甲，

彈出心裏的嗟呀。

只有冰樹結瓊花。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我不敢瞧落日照平沙；

雁飛過暮雲之下，

不能爲我傳達一句話，

到烟靄外的人家。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這兒沒有青草發新芽，

也沒有花枝低亞；

在敕勒川[⊖]前，燕支山[⊖]下，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記得當初被選入京華，

常對着南天悲咤；

你瞧太陽落下了平沙，

那知道如今去朝遠嫁，

夜風在荒野上發，

望昭陽^④又是天涯。

與一片馬嘶聲相應答，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遠方響動了胡笳。

選自草莽集

○昭君姓王名嬙，據西京雜記所說：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獨不與。乃惡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人爲關氏，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雖不復更入，而頗悔之，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又據石崇王明君詞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故後人每將琵琶與昭君出塞一事關聯起來。①②都在塞外。③漢殿之一。

三三三 天窗

茅盾

鄉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根窗扇扇開直，光線和空氣都有了。碰着大風大雨，或者北風虎虎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關起來，屋子裏就黑的地洞裏似的。

於是鄉下人在屋面開一個小方洞，裝一塊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陣雨來了，孩子們頂喜歡在雨裏跑跳，仰着臉看閃電；然而大人們偏就不許。「到屋裏來呀！孩子們跟着木板窗的關閉，也就被關在地洞似的屋裏了。這時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從那小小的玻璃，你會看見雨腳在那裏卜落卜落跳，你會看見帶子似的閃電一瞥；你想像到這雨，這風，這雷，這電，怎樣猛厲地掃蕩了這世界；你想像它們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實感到的要大這麼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會

使你的想像銳利起來！

晚上，當你被逼著上牀去「休息」的時候，也許你還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灘，你偷偷地從帳子裏伸出頭來，你仰起了臉。這時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雲，想像到無數閃閃爍爍可愛的星，無數像山似的，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雲彩；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掠過的一條黑影，想像到這也許是灰色的蝙蝠，也許是會唱的夜鶯，也許是惡霸似的貓頭鷹。——總之，美麗的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會在你的想像中展開。

啊唷唷！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

發明這「天窗」的大人們，是應得感謝的。

三四 一封哀痛的信

諸正璞

敬愛的神父：

這次先嚴與世長辭，真是寒門的大不幸！照先嚴的病情，不應會死；照先嚴的年齡（四十五歲），也不應會死。誰料這次他竟一臥不起呀！原來死的來臨，總是像盜賊一般，在人不能備的時候！

憶五日（主日）彌撒在敝舍，我們乘機請總鐸便飯。先嚴坐在我上首。誰料這次是末次的同餐了！席間，總鐸對他說：『你爲什麼不吃，看你臉色不好。』他說：『是的，這幾天有些發勞傷。』誰料旬日後，他已脫離斯世了！

十三日，放了晚學，我回家去看他。他說似乎好些了；我看他臉色也很慈善，故放心地回校。十四日午前，舍妹正琳來對我說：又好些了；因此大放其心，故下午陪令兄伯多神父到觀前去購買許多東西。不料返校後二小時，家中

遣人來對我說：父親病勢又增，看五天內能減輕，那不妨，否則危險，夜間也須防……問我要就請終傅嗎？我想要看五天內病勢，終不致馬上會死，故對來人說：明晨總鐸和王公一同來此獻祭，我來請神父給他終傅，我明晨望了一台彌撒先回家。

翌晨，我加早起身，等神父來，不料神父還未來，舍妹正琳泣着奔來說：父親已於今晨一下午棄世了！我問爲何不去請神父？她說：父親至死神志不昏，誰料竟等不到天亮呀！在半夜過後，家母給他親苦像。他還問：是不是有臨終大赦的？對他說是苦路大赦的。他說：我還要親臨終大赦的。家母就從他帳上取下給他親。他問神父要來嗎？說不過六小時要來了。他笑笑，點點頭。母親叫他省察清爽。他說臨終神工了，笑笑。到一時，看他很喘，神色有些不對；一把脈，已沒有了；便提他念耶穌瑪利亞聖名，發信望愛三德。他頻頻點頭。這時到六里外去請神父已來不及了！最末一句提他念耶穌聖名，而搖避難鐘時，他點

着頭，斷氣了。終傳聖事沒領到，很可惜。

幸先嚴生平熱心敬主，天天念聖若瑟小日課，每天至少念三串玫瑰經，瞻禮四守小齋；待人又和善，秉性忠厚公正，做事絲毫不苟且，死的又很平安。故他的靈魂一定妥當。這是我們存者在痛苦至極中最大的安慰。先嚴終後，臉容很活潑，且畧帶微笑，直到入木，仍舊不變。這次他病了，病痛一句不說，只說：這是再好沒有的做補贖機會。

是日，令兄伯多神父和總鐸到了這裏，便爲他做二台頭朝彌撒。早膳後，總鐸蒞寒舍，做着肉追思。總鐸也不禁流淚，他對我說：『我非常可惜，他是我手下最熱心的教友，從此我失一手臂了！』雙朝，徐方神父爲他在北街做一台彌撒，總鐸在寒舍做雙朝彌撒。先嚴遺體搬入聖堂與祭。他生前歡喜與祭，死後也得與祭，接着是唱經大追思。午後入殮，徐總鐸和徐方司鐸都來送他。徐司鐸先做一台追思，接着總鐸又做一台唱經大追思。總鐸泣得幾乎唱不

出經。滿廳送殮的親友，多數流淚，雖然有的是大丈夫。追思後，二位神父一同去聖棺聖衣，及先嚴入棺，他們始離去。三朝，令兄伯多神父和徐方神父又爲他獻祭。以上的彌撒追思，都是神父送的。各處相識的神父也紛紛爲他獻祭，滬上親友也都爲他獻祭。故先嚴棄世到現在祇有一星期，彌撒已做數十台了。

承囑『努力節哀，』理當遵命。好天主的聖意如此，總該承受的。我的悲況，唉，那時我實在禁不住呀！（下畧）

可憐的孤兒諸正瑛泣血稽首 一九三九，十一，廿三。

三五 有一座墳墓

朱 湘

有一座墳墓，

墳墓前野草叢生；

有一座墳墓，

風過草像蛇爬行。

有一點螢火，

黑暗從四面包圍；

有一點螢火，

映着如豆的光輝。

有一隻怪鳥，

藏在巨靈的樹蔭；

有一隻怪鳥，

作非人間的哭聲。

有一鉤黃月，

在黑雲之後偷窺；

有一鉤黃月，

忽然落下了山隈。

選自草莽集

三六 夜 月

俞平伯

一七六

疏疏的星，
疏疏的樹林，

疏林外疏疏的燈。

在冰一樣冷的夜，

在冰一樣清的夜，

誰寫了這幾筆淡淡的
老樹影？

月背了我，

北風迎我，

在面上悄無聲的打我，

燈光漸漸的稀少，

送來月色的皎皎；

但眼先微微的倦了！

歲已將晚，

月已將圓，

人已將去此！

三七 求見長官似的發明家的夫人

張憶梅

愛迪生[○]少年時代的朋友有叫做約翰的，在鄉間做他的田舍翁，與愛迪生多年不通聞問了。約翰這時候聽說愛迪生非常發跡，名震全球，就想去訪問愛迪生，以爲我去見他，他必定非常喜悅。

這天約翰拿着自己田地出產的水果茶蔬來訪愛迪生。經過了很遠的路程，問到了愛迪生的住處，走上前去，抬頭一看，非常壯麗的門牆，他平生未嘗見過。四面樹木青蔥，包圍着一所住宅，旁邊一身大工廠，無數的煙囪都在冒煙。他看見外表已經這樣堂皇，他想：「阿發[○]這傢伙真是大出風頭了。他見我來必定喜歡。但是，他記得清我的面貌嗎？阿呀！我和他最後分別還只有十二歲咧。」

約翰進了大門，走在石子鋪的道路上，腳下「吱呷」「吱呷」的作響，

他從道旁的玻璃窗窺見自己的影子，覺得自慚形穢；手裏拿着的蔬菜，不曉得丟到什麼地方去纔好。過了一會，他又想：「我這服裝總不算十分不入時；這是我兒子去年冬天纔在鎮上買來的。」

他想着，已經走上了石階，捺着電鈴。就有一個穿着制服的號房走出來，問他有什麼事？

約翰昂然說道：「你只說窩蒙約翰從鄉間來訪，他就知道了。」

因為這時他又恢復了自信力了。他想：「這屋子裡的主人翁，是我的老友，曾經到我家裡來借過麵包，怕他什麼？」

「對不住！現在我們主人有不能離開的要事。只好請先生在那裡稍等一下。」號房說完，指着右邊一間屋子，外面寫着「會客室」。

約翰漸漸覺得自己猜的不對了。又對號房說：「快點替我通報。」

號房仍舊說：「對不住！現在正有事，請暫坐一下罷。」

約翰無法可想，只得進了會客室。一進去，就看見一位女客坐在那裡，年紀大約三十歲前後，穿着一身漂亮而不十分時髦的衣服。一看就知道是位上流社會的婦人。

那女客坐在沙發上，拿着一本詩集樣的小書在看；約翰進來的時候，她抬頭望了一眼，又低下頭看她的書。

約翰心中喝采道：「好一個嫻靜的女子。」一面把抱着的蔬菜放下，又着手在室中踱來踱去。室中的陳設，都是硬重的木器和絲絨的罩面，在約翰眼中看來都覺得希罕。他又想起愛迪生少年時代的情形，萬不料他會有現在這樣的環境。約翰等了十五分鐘，還是杳無消息，他極不耐煩，又去問號房：「怎麼樣，事情還未完嗎？」

號房還是說：「對不住！請你再坐一下。」

「這樣的難等嗎？到底有什麼事情呢？」

但是號房一聲不響。約翰不得已只得又走進會客室。

又過了十五分鐘，仍是杳無消息。那女客大約不能再等了，將書籍收入手提的皮袋，起身出去，和號房說了幾句話，就空自回去了。

約翰看着那女客絕念而去，覺得可憐。他想愛迪生和號房故意讓人家空等，不覺怒從心發，便大嚷起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是見呢？還是不見呢！」

他這樣一嚷，號房也怒目相向，回答他說：「等到事情完了，再替你回上去。你安靜些罷。」

約翰更加大怒道：「你說些什麼？再說一遍看！你當我是誰，也不睜大眼睛看一看。竟敢不替我通報嗎？愛迪生若是聽說我來了，恐怕會飛跑出來。哦！你看我衣服蹩腳，就愚弄我嗎？快去通報。不通報，他怎能曉得呢？」

號房覷着約翰的面，也不說什麼；過了一會，纔和聲說道：「你不必如此

動怒，實在太難看相。你知道剛纔那位夫人是誰嗎？」

「我怎會知道她是誰呢？」

「我告訴你罷。她是愛迪生的夫人。她今早九點鐘就來了。她想等主人事情完了再去見他，等了兩個鐘頭還是見不着，只好白白裡回去了。你對於我們主人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我雖然不知道；我想總沒有他的夫人來得要緊吧。」

號房這一番話說得約翰啞口無言，只是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的，鼓着腿同河豚魚一樣。

愛迪生總是如此。每天早上由家中到實驗所來，他的事情沒有做完，就是夫人來會他，也常常等了一兩個鐘頭還是會不着咧。

節少年發明家的故事

註 ①美國的發明家。 ②愛迪生的小名。

三七 求見長官似的發明家的夫人

一八一

三八 另一個世界

竹 衍

在漢口住得膩了，親戚勸我到對江的武昌去玩玩。我從未到過那邊，但在我的想像中，這曾被圍數月的武昌是個灰色的古城。⊖

乘車到一碼頭，買票，上渡江的小輪。輪船倒收拾得極好，可是人推推擠擠，太不守秩序了。輪船約走二十分鐘，我們在漢陽門碼頭上岸。

一上岸，迎面便是一條清潔的柏油馬路。近輪渡買票處的地下，畫着許多交通線。車子的來去很有秩序。警察站在一個亭子之下，很有精神地指揮着。走不數步，便看見馬路旁邊一點未拆的城牆，上面有些中國古式的廟屋。親戚指點着說這就是黃鶴樓。黃鶴樓！這就是詩人墨客所常常歌咏的黃鶴樓嗎？一旦看到却令人大大失望。城牆新經粉飾，從馬路到城上有整齊的石階可通。我們便走了上去。

上得城頭，一切都是最近經人收拾整理過的。除了黑黑的孔明燈外，什麼都引不起人的懷古情思來。再向裏面的什麼奧略樓走走，更是一無所得。只得再到城頭上來。向下一看，大江滾滾，盡在眼前。那邊人煙稠密的是漢口，有大起重機的處所是漢陽。江中來往的船隻很多。幾百里的地土全收在眼底了。變幻多姿的白雲在藍的天空裏運行，有時如帶雪的山峯，有時如大理石的彫刻。啊，在白雲悠悠的變幻中，世上的人事經過了多少變遷。我不覺誦起蘇東坡「大江東去」的詞來。

一聲汽笛打斷了我的思想。猛一回頭，不覺啞然失笑。在我們面前站着的是一個怎樣艱險的時代呢？現在早不是吟詩懷古的時候了。

同親戚覓路下來，在馬路上慢慢行走。馬路到上海銀行門前止，再進，則都是青石板舖的舊式市街了。雖說是舊式市街，路上可清潔得很，不像漢口前後花樓那些舊街的污穢。

第一件事令我出奇的，就是武昌學生之多。滿街上走着的就是青年學生。他們都穿的很樸實，男的白學生服，女的白衣黑裙，人人挾着書，精神很活潑。在上海是看不到這樣的學生的，至少在租界裏是這樣。漢口也太商業化了，我看見的學生不是西裝，便是長衫。眼前這些學生替武昌生出了不少新氣象；他們那種儉樸勤學的樣子，真令人從心底深處起了深深的欽佩。

後來一打聽，知道武昌之所以學生多，是因為學校多。有着三個大學，十幾個中學，幾個師範，再加上六七十個小學，武昌是真可以稱為學校城了。而且這裏的學校規模都大，小學的設備也好。

第二件事令我出奇的，是武昌的書店之多。察院坡一帶幾乎全是新書店。各式各樣的新書和雜誌都有。這自然是應着這裏幾萬學生的求知慾而設立的。察院坡過去轉彎的一條街上有許多舊書店，收買，同時也出賣舊書。舊書中有線裝書，有洋版書，有教科課本，也有小說雜誌。據說，人可以進去翻

看，看了半天空手出來，店主人也決不會有什麼不好的臉給他看。窮學生常到這些舊書店來買教科書，有時如果會還價，可以便宜不少。每學期的終了，也常有許多學生帶一大包書籍來賣給舊書店的老板；不過這種交易，好雖好，總是學生喫虧的份兒多。書店老板眼光最利害，知道某一種書是閑學時最有銷路的，等到時候一來，賤價收買來的書，便可以很高的價格出賣了。

再向武昌的內部走，我們看到許多古屋。院牆裏常常有枝葉伸出來。

武昌是個古城，但它是有生氣的；我覺得無論如何總比漢口要可愛些。

選自都市的風光

註

○此文大概作於國民革命軍北伐，克復武昌後不多時，那時武昌曾被圍數月。

三九 摸球戲

止之

登場人物

杜先生 年四十餘，熱心保護真理。

麥愛實 年約三十，奉教誠心，但學識未

富，每苦不能與人辯難。

胡思獨 麥之甥，年約十六，崇拜時髦學

說的青年。

鮑文 馬德 金先 麥之友，在似信非信

之間。

佈景 一房間內，六椅繞一桌，桌上有摸

球戲用的紙片六張，又有一袋，內

置九十小球，屋隅懸一黑板。

杜 啓門入，走近桌，取袋小球預備好了嗎；回首

黑板掛好了嗎？好，完全預備好了；現在只

等他們來了！我上主日接着胡思獨的信，取

信念。「杜先生大鑒：君爲我們講了許多

道理，今也該講講進化學說了。聽說這個問題，

爲教中人最是棘手。蓋依進化學家的理

論，世界上一切都是原質變成的，經過了幾

千萬年的變動，漸漸地自無機物變成有機物

，自植物變成動物。這都是在無量數變化之

中，偶然自然成功的主宰了！尊意何如？恭

候答覆。」

這胡思獨是麥愛實的外甥，還在讀書，正是

崇拜時髦學說的青年！

門鈴響麥愛賽入咳，就是他的外甥！

麥 先生一向好？你這次喚我來，有何見教？

杜 因為上主日我接着你外甥的信。取信示麥

你念罷。

麥 畧閱這問題果然棘手。你給他回信沒有？

杜 我寄給他的信，如同寄給你的一樣。你帶來了麼？

麥 帶來了。伸手入袋，取信念

「麥君大鑒：某月某日晚幾下鐘，恭請

大駕光臨，敝齋小叙，並作摸球之戲，望不

吝 玉趾爲荷。某某挑燈恭候。」

杜 先生，怎麼你也喜做摸球戲？門鈴響

杜 你的朋友鮑文馬德金先和你的外甥都來了

！鮑，馬，金，胡，四人入

胡 向杜先生，你接着我的信嗎？怎麼沒有回

答呢？

杜 我就要回答你了。爲此我今晚請你來這裏

。向衆人我們現在要做摸球戲，請諸位坐罷

。誰先摸球？

衆 先生，一定是你自己了。

杜 伸手入袋，取球出，示衆第一號！

麥 如此巧麼！

杜 袋內共有九十個小球，九十個號碼。現在

第一次就摸着第一號，真是巧極！因爲九十

次的機會中，只有一次，能摸着第一號；除

了這一次，並無二次了！

麥 再摸！再摸！

杜 手入袋，再取出，示衆你們猜猜是第幾號。

鮑 難道第二號嗎？

馬 好容易！

杜 正是第二號！胡君，你是知道算學的，請

你到黑板那邊去，你現在寫30。第一號摸出後，還有八十九個球。現在一號二號順次摸出，就是30×88次之機會中之一次。

胡·答數是8040。

杜 我在8040次機會之中，竟能順次摸出一號

二號，真是僥倖了！我現在試摸第三號球。

衆人注視 果然第三號！衆呼奇怪

杜 真是奇怪！一號二號的球出來以後，尚有

八十八個球在袋中。我現在一，二，三，順

次摸出。

胡 就是在88×8040=70,4880次機會中但有一

次，能一，二，三，順次摸出。

麥 今天我們的運氣好極了！

胡 杜先生，你一定把九十個球，預先排一排

二的排好了；故能這樣順次摸出。先生能准

我搖這袋嗎？按袋大搖 第四號球一定被我搖

亂了。杜先生一定摸不着第四號球了！

杜 這是不能知道的。恐怕第四號球又來了，

伸手摸出 果然第四號！

衆 奇極了！這是不能信的！

杜 真是不容易呀！因為尚存八十七個球在袋

內，但有一次在87×70,4880次的機會中能

順次摸出一，二，三，四號球。

馬 我來做這算學罷。就是在8132,4560次的

機會中，但有一次。杜先生竟然能有這極好

機會，我不能不疑惑。我現在恨命的把袋搖

一搖，第五號球，一定不能摸着了。

杜 你搖是了。閒話少說；吾們繼續下去摸球

罷！摸球的事，全是一偶然，沒有一定的

。摸出一看 果然是第五號！

馬 我再做這算學，現在存八十六個球在袋內

。吾要拿出第五號，就是在86×6132,4560。

52, 7391, 2160 次的機會中，但有一次。

杜 你們衆人，不必奇怪，也不必疑惑。這是有能之事，這是一偶然一有的。你們看我再摸第六個球，看是那一號。摸球一看，正是第

六號！衆人更奇

鮑 我做過多次摸球戲，但終沒有見過這般奇事！

胡 曖！杜先生，我十分疑惑；到底吾現在去做這個算學： $52 \times 52, 7391, 2160 = 4,624,8228$

3600 杜先生，你的運氣好到極點！到底你說這是一偶然，一定不是。這個「偶然」是沒有眼睛的；也不知算學的；決不能使球照一，二，三，四，五，六，的次序出來。你一定有別的事情代替「偶然」。

杜 是的，不錯；我給你講明其中秘密。我現在能得如此奇怪的摸球：沒有疑惑，一定其

中有秘密。要知吾的球有愛秩序的性質，所以他們出來，必定照一，二，三，四，五，六，的次序。他們從一到九十，自己排得有序，一些也不亂的。

鮑 我知道你的話但爲取笑罷了！

杜 不，我很鄭重，我和進化學家一般的鄭重。這些球完全是喜歡次序的；所以我能從一到六，有次有序的摸出來。現在倘使你願意我摸第七號出來，也未嘗不可。

麥 杜先生，你一定是爲取笑；取笑那單講「偶然」的進化學家是了！

杜 你說得很對，我所以做此摸球戲，因爲你們中有人寫信給我，問問進化學說。

胡 是我；但你沒有回信。

杜 我已經拿摸球戲來答應了。并且你也承認了：九十個球中，要順次摸出一，二，三，

四，五，六，「偶然」是一定不會成功的。怎麼天地間種種奇妙複雜的事物，倒可拿「偶然」來解釋呢？現在但拿人的一隻眼睛而論。這眼睛內，不止有九十樣的原料，完全很希奇的排列好，每個原料在它應在的地方，絲毫沒有混亂；若差誤了一些，便不能看見什麼了。倘有人說這隻眼睛是「偶然」變成功的：那麼我將照你的樣子答應他說「偶然」是一定不會成功的。

馬 拿這「偶然」來解釋天地間的奇妙事，真是很難。

杜 幾千萬年前，地球上沒有活物；這是科學所公認的。

麥 那時這個地球，是一個火球，熱到幾千度；怎麼能有生物？沒有生物，自然也沒有眼睛了！

馬 他們進化學家，怎麼樣解釋了這隻眼睛的來歷呢？

杜 他們說：那時候地上有亮光，各種生物，覺着這個亮光，喜歡這個亮光，因此他們也想看了；不知過了幾千萬年，他們繼續下去，存着喜歡看的心，因此愈覺要看；到末了，眼睛「偶然」發生了！你們知道向日葵嗎？是。這種植物是喜歡亮光，所以他們常常向着太陽。

杜 我們可以設想，當初沒有眼睛的生物，是如同這向日葵一樣。

麥 向日葵雖然十分忙的要照着太陽，早晨向着東，日中向着南，晚上向着西；到底過了幾千萬年，向日葵還沒有生出眼睛；難道別的生物，到會生出眼睛嗎？這是明明不通！杜 即使構成眼睛的各種原料都齊備了；若沒

有造化的智慧，這些原料，在無量數可能的配合內，有什麼機會，可配成這隻眼睛呢？

麥 他但有「偶然」的機會罷了！

杜 爲能看見，須有多少神經？照解剖學家計算，區區方寸許的眼膜上，有錐狀體三百萬，柱狀體一萬二千萬；再有如暗房的收光器，有肌肉六條能使這收光器，旋轉自如；又有睫狀肌，能調節水晶體的弛縮 視遠則引之使平，視近則縱之使凸，然後印象纔能清楚。

鮑 恰像我的照相機。

杜 照相機沒有人的智慧，能自己「偶然」發生嗎？如今眼睛的精細巧妙，遠遠超過無靈的照相機。

馬 那麼，眼睛是不會「偶然」發生了？

麥 「偶然」「偶然」真是混亂不通罷了！

杜 定是如此！方纔一至六號的球，順序而出

，你們都不認爲「偶然」。果真毫無「偶然」在內。若我單靠着「偶然」，決不能摸得如此湊巧。但我有一妙法代替這「偶然」。

胡 你的妙法是什麼？

杜 自袋中取出小板示衆 我但預先用膠水，把首九球，順數膠牢在這小板上。

衆 原來如此！

杜 原來如此！並無奇妙！因着這小板，我知道第幾號在何處，輕輕摸出，毫不費事；然而你們驚奇得很了！我却從容不迫，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順序摸出，不怕有誤。第六球後我尚可續摸三次。但第九球後，我決摸不到第十號；惟有聽其「偶然」了！但在此九數內，因着小小佈置，我已有25, 6234, 9175, 8825, 4400十八位

多的長數目的機會·你想奇不奇？

鮑 本是大奇事；今因君的秘法說破，便不足奇了！

杜 那麼他們但講「偶然」的，豈不是奇極嗎？我的六球既不喜歡秩序，自己順序走出；即有人的智慧，代為佈置別種事物·胡君，你想怎樣？

麥 尚胡想你再不說是「偶然」了！

胡 尚杜但是誰的智慧，能在那裏佈置呢？

麥 不是物自己，也不是人們；那麼，定是超乎人物的天主了！

杜 尚胡聽你舅父的明斷·六個球順序而出，尙不能說是「偶然」何況世界上千奇萬妙變化無窮的事物嗎？人的智慧是很淺的，人的權能是很小的，連自己身上的物件，譬這眼睛，尙不明白究竟，尙不能修補做造；何況

能創造，能宰制宇宙的萬物嗎？

衆 「偶然」的說法，定是不通！宇宙間定有一無窮的智慧，無窮的能力，在那裏佈置一切！

選自滙學雜誌第一年第五期

註 ①原註：·摘譯自 L'Abbe E. Duplessy.

sy. 著 Les neveux de Matrimand
書中第十六章 Le Loto Apologétique.

que.

四〇 聞一多詩二首

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膿茶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它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它造出個什麼世界。

選自死水

洗衣歌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銅是那樣的臭，血是那樣的腥，

髒了的東西你不能不洗，

洗過了的東西還是得髒，

你忍耐的人們理它不理！

替他們洗！替他們洗！

胰子白水要不出花頭來，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艦。
我也說這有什麼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別人的汗？
你們肯幹？你們肯幹？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年去年來一滴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裏不乾淨那裏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選自死水

四一 黃昏的觀前街

鄭振鐸

這條街是蘇州城繁華的中心的觀前街。玄妙觀是到過蘇州的人沒有一個不熟悉的；那麼粗俗的一個所在，未必有勝於北平的隆福寺，南京的夫子廟，揚州的教場。觀前街也是一條那麼狹小的街，三個人並列走着，便可以不讓旁的人走；再加之以沒頭蒼蠅似的亂攢而前的人力車，或籬或桶的一擔擔的水與蔬菜，混合成了一個道地的中國式的城市的擁擠，與紛亂無秩序的情形。

然而，這一個黃昏時候的觀前街，却與白晝大殊。我們在這條街上舒適的散着步，男人，女人，小孩子，老年人，摩肩接踵而過，却不喧嘩，也不推擁。我所得的蘇州印象，這一次可說是最好。——從前不會於黃昏時候在觀前街散步過。——半里多長的一條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車子也沒有，你可以安安穩穩

的在街心踱方步。燈光耀耀煌煌的，銅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頭上，一舉手便可觸到幾塊。茶食店裏的玻璃匣，亮晶晶的在繁燈之下發光，照得匣內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裏，似欲伸手招致他們去買。幾色蘇製的糖食帶回去。野味店的山雞野兔，已烹製的，或尙帶着皮毛的，都一串一掛的懸在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撲到你的鼻上。

在那裏走着，你如走在一所遊藝園中；你如在暮春三月，迎神賽會的當兒，擠在人羣裏，跟着他們跑，興奮而感到濃趣。你如在你的少小時，大人們在做壽，或娶親，地上鋪着花毯，天上張着錦幔，長隨打雜，老媽，丫頭，客人的孩子們，全都穿戴着嶄新的衣帽，穿梭似的進進出出，而你在其間，隨意的玩耍，隨意的奔跑。你白天覺得這條街狹小。在這時，你纔覺這條街狹小得妙，它將你緊壓住了……它將所有的寶藏，所有的繁華，所有的可引動人的東西，都陳列在你的面前，即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別用一種黃昏的燈紗

籠罩了起來，使它們更顯得隱約而動情，如一位對窗裏面的美人，如一位躲於綠簾後的少女。它假如也像別的都市的街道那樣的開朗闊大，那末，你便將永遠感不到這種親切的繁華的况味，你便將永遠受不到這種緊緊的摳壓於你的全身，你的全心的煥暖而溫馥的情趣了。

你平常覺得這條街閒人太多，過於擁擠，在這時却正顯得人多的好處。你看人，人也看你，你的左邊是一位時裝的小姐，你的右邊是幾位隨了丈夫父親上城的鄉姑，你的前面是一二位步履維艱的道地的蘇州老，一二位尖帽薄履的蘇式少年。你的團團轉轉都是人，都是無關係的無關心的最馴良的人；你可以舒舒適適的踱着方步，一點也不用擔心什麼。這裏沒有乘機偷盜，……也沒有什麼電掣風馳，左衝右撞的一切車子。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安閒的散步着，散步着，川流不息的在走，肩摩踵接的在走。他們永不會猛撞着你身上而過。他們是走得那麼安閒，那麼小心。你假如偶然過於大意的撞

了人，或踏了人的足——那是極不經見的事——他們抬眼望了一望你，你對他們點點頭，表示歉意，也就算了。大家都感到一種的親切，一種的無損害，一種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大家都似躲在一個樂園中，在明月之下，綠林之間，優閒的微步着，忘記了園外的一切。

那鱗鱗比比的店房，那密密接接的市招，那耀耀煌煌的燈光，那狹狹小小的街道，竟使你抬起頭來，看不見明月，看不見星光，看不見一絲一毫的黑暗的夜晚。它使你不知道黑暗，它使你忘記了這是夜間。啊！這樣的一個「不夜之城」

「不夜之城」的巴黎，「不夜之城」的倫敦，你如果要去看，你且去歌劇院左近走着，你且去辟加德萊圈散步，準保你不會有一分半秒的安逸；你得時時刻刻的擔心，時時刻刻的提防着。大都市的災害，是那麼多！每個人都是匆匆的走馬燈似的向前走，你也得匆匆的走；每個人都是緊張着矜持着，你

也自然得會緊張着，矜持着。你假如走慣了黃昏時候的觀前街，你在那裏準得要吃大苦頭，除非你已將老癖氣改得一乾二淨。你假如給店舖的窗中的陳列品所迷住了，譬如說，你要站住了仔仔細細的看一下，你準得要與後面的人猛碰一下。他必定要詫異的望了望你，雖然嘴裏說的是一對不起，「你也得說一對不起，」然而你也飽受了他，以至他們的眼光的奚落。你如走到了歌劇院的階前，你如走到了納爾遜^①的像下，你將見斗大的一個個市招或廣告牌，閃閃在放光；一片的燈火，映射得半個天空紅紅的。然而那裏却是如此的開朗敞闊，建築物又是那麼的宏偉，人雖擁擠，却是那樣的藐小可憐，Taxi^②和 Bus^③也如小甲蟲似的，如紅蟻似的，在一連串的走着。大半個天空是黑漆漆的，幾顆星在冷冷的映着。眼看人。大都市的榮華終敵不住黑夜的侵襲。你在那裏，立了一會，只要一會，你便將完全的領受到夜的淒涼了。像觀前街那樣的燠暖溫馥之感，你是永遠得不到的。你在那裏是孤零的，是寂

寞的。算不定會有什麼飛災橫禍光臨到你身上，假如你要一個不小心。像在觀前街的那麼舒適無慮的親切的感覺，你也是永遠不會得到的。

有觀前街的煥暖溫馥與親切之感的大都市，我只見到了一個委尼司，即在委尼司的 SO MARKET 方場的左近。那裏也是充滿了閒人，充滿了緊壓在你身上的煥暖的情趣的。街道也是那麼狹小，也許更要狹；行人也是那麼擁擠，也許更要擁擠；燈光也是那耀耀煌煌的，也許更要輝煌。有人口口聲聲的稱呼蘇州爲東方的委尼司。別的地方，我看不出；別的時候，我看不出；在黃昏時候的觀前街，我却深切的感到了。

選自海燕集

註 ①英之名將。

②租用汽車，有錶以計時者。

③即公共汽車，可乘坐多人。

四二一 李逵尋母

施耐庵

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達，領人趕來，背着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目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吃。』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扑刀在側邊，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

李逵聽得溪澗裡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腳，來到溪邊，捧起

水來自吃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覓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洲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掇，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裡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階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

到得松樹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扑刀插在那裏。李逵叫娘吃水，杳無踪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裡看時，並不見娘。走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裡舐一條人腿。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來取老娘。千辛萬苦，背到這裡，倒把來與你吃了！那小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髮早豎起

來，將手中扑刀挺起來，拗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拗得慌，也張牙舞爪，撲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拗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拗死了。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孽畜，喫了我娘！』放下扑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扑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的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領下。那大蟲

不會再掀再翦；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管。那大蟲退不彀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

那李逵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洲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洲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而去。

節自水滸

註

○李逵是李逵的哥哥。上文說李逵入了梁山泊盜夥，下山到哥哥家裏接母；他哥哥見他回來，就去報告財主家，領着莊客來捉他。

四二 峨嵋山上的動物

許欽文

在峨嵋山上，時常可以看到謹防虎和狼的牌告。半山以上更多虎的塑像。但我於一星期以內，不曾見到一點活老虎的影跡。

山上動物中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猴子。在從九老洞去遇仙寺的路上，同時碰到一大羣，大大小小，總在二十隻以上。小的不過半尺多長，在樹枝上學習翻筋斗，由一尺多長的中猴子在一旁幫助，宛如大阿姊領着小兄弟玩耍。大猴子很肥，同在街上演戲的差得很遠。一有行人過去，大猴子就吱吱的叫着關照小猴子，同時趕到路上來要求食物。我和同伴給了點乾牛肉。兩隻大猴子都嗅了一下丟掉了，伸着手來向我們要。我們沒有別的食物，用手點了那被丟掉的乾牛肉。大猴子又去拾了起來，重行嗅了一陣，仍然丟掉了。聽說這種猴子常常結着隊到寺院的附近去，故意吱吱的高叫。只要擎着包穀

叫幾聲三兒，就會趕過去接受。寺院裏每到朔望照例要推一回豆花，猴子會得按照日期去耍豆渣喫。如果有人傷害了一隻猴子，就會有大羣的猴子趕來報復，撕破衣服，難免出血；還要到寺院裏去亂擲石子和樹枝，因為去傷害猴子的人總是寄寓在寺院裏的。

金頂上有着一種像畫眉的鳥，叫的聲音彷彿是說「佛現了。」相傳峨嵋山上有佛光；佛光顯現以前，就有這種鳥來叫着通報，所以叫做佛現鳥。并且相傳這種鳥只在金頂上有三隻。其實，所謂佛光無非是虹；這種鳥的叫聲，我在夾江也曾聽到過幾回。可見傳說不可靠。

峨嵋山上又有所謂佛燈的。有些人以為這無非是一種能夠發光的蟲。其實，這原是星光映在山腳下的水田中的倒影，連蟲也不是的。

節自蜀游雜記

四四 戰壕中的聖誕瞻禮

止之

我翻開上次歐洲大戰時，一九一五年三月號的法文母心報，發見了一篇「戰壕中的耶穌聖誕瞻禮。」

歐洲奉教的國家，在軍隊中常有隨營司鐸，照顧兵士的靈魂。他雖不執着兵器去衝鋒，却執着苦像去上陣，日夜和兵士們在一起，堅固他們的勇敢和忍耐，給他們施行聖事，勸他們熱心，送他們善終。總之一句，幫助他們做一個好兵好教友，救國家也救自己的靈魂。爲此一九一八年歐戰得勝的主將福煦元帥，向政府中的仇教派說：『若要我打勝仗，該給我隨營司鐸。』

有了隨營司鐸，自然在戰場上也能過聖誕瞻禮。上邊說過的母心報，記載着法國某師本部的隨營司鐸的一封信，述說他怎樣過一九一四年的聖誕瞻禮。我就把這封信譯在這裏。

今天我要把我的喜樂講給你聽。你在服侍傷兵，你那邊的聖誕瞻禮，一定使你充滿安慰；我也因此慶祝你。但我並不羨慕你的福分。因為我在戰場後面奉獻的子時彌撒，真是無價之寶啊！

這裏有許多青年學生，品行既好，志趣又高。其中有二人，竟在戰場上獲得了聖召。他倆自願擔任佈置一切。本地的聖堂差不多完全打燬了。我們的臨時聖堂，就是一間柴間。底裏一輛小車上堆滿柴草，我的小祭箱就安放在柴草上。一幅白布，幾株菊花，就算臨時祭台的彩飾。祭台旁邊還蹲着兩頭乳牛，正在閉了眼反嚼。

經歌唱得極好。指揮者是一個有名的樂曲家，在戰場上方才歸向天主的。幾個很虔誠的藝術家，吹彈各種樂器。清朗響亮的聲音，散布在這氣爽星稀的夜裏。風琴和鋼琴，是在彈雨之下，拖了一公里多而來的。再有笛呀，單簧

簫呀，多管簫呀，乃自某團部軍樂隊借來的。

原來長官因敵人距離很近，想禁止我們喧鬧。終是某上尉參謀向長官說：有耶穌在我們一起，敵炮決不會擊中我們的。因此竟得到了准許。來望子時彌撒的，有一千多人。他們望完彌撒，就該去打仗，並且許多人定是一去不回的；然他們依舊安心望彌撒。

在敵炮轟擊聲中，向這些即將戰死的人，講解「厄瑪拏爾」（天主與我人偕）一字：我的心感動得很利害。但在給他們送聖體，送這常生之糧的時候，我的心更覺感動。差不多衆人都領了聖體。軍官和兵士，不分上下，一齊來領，打頭的是萊蒙將軍。次日他就在戰場上中了三彈，也是我給他閉了眼。柴間裏的熱鬧，感動了許多人的心。但我還有別的宗徒神慰。我把幾個月來積下的俸金，購買幾千包小禮物。每包內有雪茄煙，糖果，鉛筆，聖像等物。廿四日傍晚，我就開始在戰壕內巡遊。一個年輕的新聞記者——也因

着戰事而歸化的——倍伴着，幫助我攜帶裝禮物的籠子。自下午五點鐘起直至十一點半，半夜彌撒後自一點半起直至早晨九點鐘——九點鐘我又舉行彌撒，——再自午後一點鐘起直至晚上九點鐘，我們不停地奔走分送聖誕小禮物。但我們只能分送給兩團兵士；因爲在這些迂迴曲折的戰壕內行走，很是不便；格外爲要走近最前線的哨兵，那就該十二分小心，否則便成爲敵人機關鎗的目標了。許多次，炮彈炸裂的碎片，紛紛落在我身上，我却沒有絲毫受傷。大約是小耶穌自己，不許我中止這爲他有喜樂的巡遊罷！聖誕瞻禮的晚上，我回來時，真是快活得難說難描。

兵士們接得聖誕小禮物，都是歡忻快活。許多人快活得流眼淚。他們在聖誕夜裏，不能同親愛的家人們一同歡聚；他們還該在戰壕裏，身上塗滿污泥，守着哨，偵察敵人。隨營司鐸的小禮物，使他們記起幼時的情景，使他們忘却戰壕中的苦痛。有時我送給他們更好的禮物，就是隱藏在麵餅形下的小

耶穌自己。在戰壕裏送聖體，子彈在耳朵旁斯斯飛過，真是多麼感動人心的事啊！

我這樣過了耶穌聖誕瞻禮。你說：你不羨慕我嗎？……但是今晚我，已是一個愛苦的人了！我隨即在戰場上許多爲國捐軀的烈士中，尋獲一青年准尉的屍身：他很和氣快活，昨天還在孩子般痴笑呢！明天大清早，全旅兵士便須向敵人戰壕衝殺過去，我也不忍預先猜想此後情形了。

○○師隨營司鐸 L. L. 一九一四·十二·廿七

選自聖心報五十一卷十二期

四五 聖誕節的禮物

張憶梅

聖誕節的前夜，天氣奇寒，平地積雪將近五寸。一個衣履單薄的少年，兩手露出，凍得紅腫，只好插在衣袋裏，將幾個銀錢弄得琳瑯琳瑯的響。他冷縮縮地在美國費城大街上行走。兩旁店家的玻璃窗內，陳列着許多光輝燦爛鮮豔奪目的聖誕禮物，吸住許多人們佇足觀覽。

這位襤褸少年依舊弄着衣袋裏的銀錢，也擠在人羣中觀覽。他好像要專買什麼似的，一家一家的看到，看了又重複再看。

他衣袋裏的錢，是幫助父親工作所得的零用錢積起來的；他正想買些什麼送他母親，作為聖誕禮物咧。

少年忽然被一家首飾店吸住了。店頭陳列着許多的寶石戒指，金銀手錶之類。五光十色，把眼睛都看花了。

少年口中不覺喃喃自語道：「真好看呀。」看了一會兒，他決定了要買那一隻戒指，他就走進店裏問道：

「喂！掌櫃的！那一隻戒指多少錢呢？」

店家的規矩，無論你寒酸到什麼地步，只要你是顧客，他不敢不招待你。掌櫃的心想：「他莫非是故意來問問價吧？」就無精打采的說：

「那要賣一元五角錢。」

少年從衣袋裏摸出三個五角錢的銀元交給他。那掌櫃的好像出乎意外一樣，收了錢也說了一聲客氣話。

少年乘店家包裝戒指的時候，在店內瀏覽貨物。忽然看見他母親從前要買的壓髮針了。他想：「這件東西送與母親，一定可以使她歡喜的。」因此連忙向店家說：

「掌櫃的！那一隻針多少錢呢？我母親一定歡喜那針。可以掉換吧！」

少年先買的那戒指，本是陳列已久的過時品。針比戒指雖然貴些，倒是時髦貨色。掌櫃的不高興的樣子回答：

「那個比戒指來得貴咧。」

「價錢貴倒不要緊。因為我母親從前想買，就替我換上罷。」

就店家方面說，是賣掉戒指來得合算；時髦的髮針是無論何時可有主顧的。

「那可不行。一旦買成了的東西沒有掉換的道理。你若是看中了那針，就得另外出錢。」

掌櫃的幾句話就把少年的希望無形打消了。少年苦心積蓄了金錢，專為買聖誕禮物送母親，原是想博得母親歡喜的。現在用掉了錢仍不能達到目的。他悄然出了店門，歸途中回想方纔的事：

「那樣開店真是不近人情。就是買成了的東西，人家看見更中意的，想

要掉換，也是人情之常。誰不有一時的疎忽呢？如果一點不肯通融，這是開罪顧客，自絕生意之道。若是顧客自覺疏忽，要求掉換，就答應掉換，顧客何等的愉快滿足，下次必定樂於光顧。我將來長成，假使從事商業，一定要開這樣的店——就是不使顧客有不滿不平的商店，絕對不賣不正當貨物的商店，顧客買物常能得到安心愉快的商店，買錯的貨物隨時都可掉換的商店——因為不是這樣不能得到顧客的滿意咧。」

少年因為買物，發生了這樣的感想。這少年是誰呢？就是後來創始百貨商店新營業法的約翰華納美加。他前途事業的發展興隆，都是靠他少年時無意中種下的這一粒種子。

四六 太太

凌叔華

太太在牀上醒轉來，想着昨晚的清一色和不成，正在生氣那攔和的張太太，她的女兒放午學來家見母親，第一句話就是要錢。太太睜眼罵道：『大早起來就要錢，怪不得打牌總輸。怎麼今天坐起車來？』

『我的腳凍的走不動了，』大小姐呆呆的望住母親說。

蔡媽在旁向太太說：『本來已經十一月，該穿棉鞋了；學堂裏的姑娘們早就穿上。太太，你也該給大小姐買棉鞋了。這樣皮鞋那是現在穿的？』

『什麼東西都說買，有錢也不是這樣花！上回我叫你買的鞋底子，不是預備給他們做棉鞋的嗎？』

『我不是提了你好幾遍買鞋面，那知你一出門就忘了。沒鞋面怎麼做鞋？』蔡媽冷笑的答。太太覺得不耐煩，拿起牀頭的錢口袋往女兒身上一擲，憤憤的說：『費話少說，幾個銅子數去給拉車的，歇會兒他又耍麻煩了。』

大小姐正在發楞，沒用手去接；不想這錢口袋重重的正擲到她長凍瘡的腳上，痛得哇的一聲，低頭摸着腳哭泣起來。

但是她母親盛怒之下，還未想到碰着她凍瘡的疼痛，她想她不過爲受了申斥撒嬌便了。她一邊下牀，一邊生氣的說：『蔡媽去給車錢吧……這樣大姑娘還不懂替母親省錢，纔罵了一句半句便哭起來。還有一個月就十三歲，過一兩年就可以找婆家哪，還這樣嬌氣。』她

回頭看看女兒哭得更凶，索性坐在牀前大椅上，嗚嗚咽咽的把一件紫花布棉襖的袖子都擦濕了。

『哭吧，有本事哭一天！我這個做母親的不像你姑媽，會向女兒賠錯。』她悻悻的出了臥房走到廳堂上。

『誰出來進去總不關緊門，怕壓了尾巴嗎？』她坐在一張椅上覺得腰骨酸軟，眼有些昏乏。

蔡媽拿洗面手巾胰子等來，笑說：『這是我方才端洗臉盆，沒有手關門。』

『老爺喫什麼點心走的？』太太在洗臉時問。

『喫前天買的茶雞子兒』。

『你怎的又拿那茶雞子兒給他喫？他昨天不說那不是新鮮的，喫了牠有點肚子痛嗎？他

回來，又該埋怨我了。』

『他又不喫燒餅麻花的，不喫茶雞子兒，那裏還有東西了？』

『不說你們不肯替我分心，想想做些東西給他喫。那裏會沒有東西？燉碗雞子兒也行呀！廚房裏連雞子兒都沒有了嗎？……你們整天眼裏心裏就看見錢；人家買多點東西，你們就鬧底子錢；打回牌就要分頭錢；來個客或送些東西，就想賞錢。我真沒法對付你們。那天不七事八事的支零錢？……可是永遠不會想法替主人省些錢的。』

蔡媽覺得她主婦說的你們，並不是她一人，所以沒有什麼不舒服，反笑說道：『太太，你想那個人不爲的是沒錢，纔出來伺候人！』

張升進來擦桌子，蔡媽望着他說：『張爺，方才你說那裏打了兩遍電話來給太太？』

『對了，方才有電話來，』張升說。『黃太太方才打了兩回電話來，請太太今天早些去，她們都在那裏等呢。』

『她還不說請太太帶錢去撈本麼？』蔡媽作出很看不起人的樣子笑着。

太太默默半晌，看見蔡媽的樣子，想到黃太太藐着她沒錢『撈本』的話，心下又氣又很，末了悻悻的說：『那一回我不帶錢去打牌？輸五十塊便叫人去撈本，真看不起人……哼，告訴她，我五十塊還輸得起，今晚一定帶去給她就是啦！……』

蔡媽收拾手巾臉盆走，一邊說：『她還囑咐了幾次叫太太務必帶錢去。這次黃太太真瞧不起人，她還是你的親戚，難爲她好意思追得這樣緊！我看太太這回爭一口氣，索性把上回的一齊還了她，省得聽她那樣飢荒話。連我聽

着都有氣。』

太太一邊喝濃茶，一邊皺眉打算，好一會子纔叫過蔡媽吩咐道：『把老翁的狐皮袍子和我的灰鼠脊皮袍子找出來，拿去遠一點的當舖當九十塊錢，別叫人看見你。』

蔡媽答應去了。一會取了皮衣服來，她說：『太太，你這衣服統統值多少錢呀，我瞧當不了九十塊吧？』

『這狐皮的，買也值七八十塊，灰鼠的舊了，也許值五六十塊的。』

『這不行，當舖的規矩是凡值六七十的只可當二十來塊。這兩件至多祇不過當出四十來塊，便了不得了……唔，還許不行呢！上次那件耗子絨大褂比這個新，給人人看過都一百多塊，當起來，那知道就值三十塊。』

太太想了回子，又吩咐道：『把老太爺給

老爺那件火爪馬褂拿去吧！」

「那至多不過值二十塊，也不够呀。我看還得加上一樣東西。」

她站起進屋內尋了一會，又拿了一樣東西說：「蔡媽把這金錶也拿去吧。這個買時至少也用一百多塊呢。現在加上總够了吧？」

蔡媽把東西包起，說：「我看爽性統統當一百塊吧。」

太太見蔡媽要走不走，她低聲道：「你不要給人知道……我看你的棉襖太薄，給你兩塊錢做一件吧。」

「謝謝你哪。張升就在套間，給他錢買鞋好嗎？給他兩塊錢吧？」蔡媽又走近太太身前小聲說：「他常常在書房同老爺談話的。」

太太心下很不舒服，但她不願示弱下人，說：「談話會怎的？他要買鞋，給他兩塊錢就

是了。」

蔡媽走後的半點鐘，老爺也回來了。他今早上勉強喫了一個茶雞子，覺得肚子又有些不好過，心下煩悶得很。回家來見女兒紅腫着眼睛，嘴坐在一邊發楞，太太站在廚房門口罵厨子賺錢；他覺得一股烏鬱晦氣充滿了家庭，也悶悶的坐在飯廳內等喫飯。

「爲什麼今天散班下得這樣晚？」太太走進飯廳照例的招呼一句。

「早就散班了。我們幾個人在那裏商議今天午後，一同去新任局長那裏道喜——」今天是他的老太太七十整生日。」

「送過禮了嗎？」太太坐下有些心煩的問。

「我們是合份的，一人十五塊呢。也沒法

不應酬！趁着沒開飯，你叫人把我的狐皮袍子火爪馬褂拿出來，喫過飯就得走。」

太太渾身不舒服。過了一晌，她勉強裝作鎮靜的樣子，答道：「你：你的狐皮袍子合馬褂不是那天借給姑少爺了嗎？」

「那天？趕緊打發人取回來吧。」

「他現在不會在家吧？」太太很不自然的

說：

「方才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沒穿我的衣服

。趕緊打發人去取吧。」他看住她答。

「……哦，我記錯了。沒借給姑少爺，大

概是張六爺那天來穿走了吧。」

「張六爺去天津了。他也穿不了我的皮袍

。你到底借給誰，快仔細想想，叫蔡媽他們來問一問。眼看快兩點就得走的。你看我今天這件袍子那能去拜壽？我的身格又特別小，借也

借不到合式的。況且我的朋友裏，誰也沒有多餘的體面衣服借給人呀。」

太太望了望老爺假畢幾呢面的羊皮袍，袖子已有些露出皮子，大襟繅了一大片，不知答什麼。她想哭也哭不出來，只說：「你今天推說有病不去，行嗎？那件袍子馬褂，我真記不得借給誰了。」

「前幾天就有人通知我說，新局長要好好換幾個人，叫我務必不要給他找着岔兒。我又沒有大來頭撐腰子的，那能不去？今天我怎樣也得去的，……你到底借給誰了？快打發人去取吧。」

太太默默的望着牆，眼內含着淚。老爺望着牆上掛鐘，還連着催問她。見她不答，他急得站起身來走向她身前逼問：「時候不早了。到底是借給誰，說出來好去取呀。今天我不去

，就把飯碗弄掉！」

她看丈夫急得眼發直，聲音抖擻的可憐樣子，末了的話尤觸動她的心，後悔方才自己不該太大意。她被丈夫逼得太緊，反而一句話講不出，直流眼淚。

她丈夫見她流淚不語，更加着急，說：「我的衣服放在家裏的，誰拿去，你總該知道。我祇管向你要……說話呀！這不是哭的時候呀！」

此時飯已端上來。他氣憤憤的坐近飯桌，催她：「到底放在那裏？你也得替我想，我不去是不行的。這份差事沒了，咱們上那兒找飯喫？」

太太聽了這話，更加着急。她抽咽的向張升說：「你趕緊到街上追蔡媽回來吧。」

「怎回事，給蔡媽拿去啦？」老爺急回頭

望她。

「她去了已經有半點多鐘了，誰知她現在在那裏。」張升答。

「到舖裏找她！」太太急答。

「她祇說你叫她上遠一點的當舖。誰知她去那一間！」張升答完，站在一旁。

老爺聽見當舖二字，忽然大悟皮袍的着落。

「哦，原來當了！怪不得你不出聲。你當這些錢做什麼？……他見他只哭泣不答，把飯碗放下，緊望着問她：『當在那間舖子，還不趕緊打發人去贖回來？』」

太太只得收淚斷斷續續的吩咐：「張升，你……快去找蔡媽，叫她快……快回來！」

張升撇着嘴走出去。

此時老爺覺得衣服有了下落，拿起筷子喫

飯。但是菜同飯都涼了，天氣又冷，他心火又盛，所以覺得十分難喫，喫了一口快要冷的菜湯，肚子又隱隱作痛。他想到今早上的凍茶雞子兒，便望着太太數落起來：『三十多歲的女人，還不知道顧顧家，整天在外頭打牌……』大女兒已經出來等喫飯，她站在火爐旁邊，癡望着父母吵架。母親沒上飯桌，她也不敢去。

老爺愈喫愈覺得無味，把筷子一放，向女兒道：『大妹喫飯罷，別等你娘了！……哼，這樣人還配做母親哪！』

太太此時正要收淚，忽聽見老爺末了一句話，不覺大怒，她跳起來說：『我怎麼不配做母親？……我倒要你說說。你說別的我不管，你當着我的女兒，這樣糟踏我，我不答應！』她說着，走近他身前瞪直了眼。

老爺正拿住碗喝茶，看她猖狂情狀，氣得手抖。只聽乒乓一聲一碗熱茶正洒在太太手上，覺得她呀啾一聲，喊着哭起來：『要燙死人啦！……要燙死……』她索性往老爺身上碰。老爺趕緊跑出飯廳，使勁將屋門一摔，算是報復，連忙戴上帽子上朋友家去了。

太太索性坐在地上哭起來。屋內祇有她女兒，她也不懂怎回事，也不知道攙她娘起來，也不知道勸解。她站着爐邊，火旺起來，烤得凍瘡漸漸好似針戳一樣，陣陣痛癢，肚子又餓，頭就昏暈，十分難過，也嗚嗚的哭起來。

鄰居老太太聽見哭聲，趕緊過來勸解。太太照例數落了一頓老爺沒良心。老太太也幫助着好歹的埋怨幾句。到了三點鐘，太太已經洗過臉喫過炒飯。老太太大功告成的走回家，蔡

婿也回來了。

『太太睡着了嗎？』蔡媽見太太正掩衾假寐。『哦——今天好容易同舖裏人說了又說，纔當出一百塊。他們起先拚命說東西祇值八十塊呢。』

她把當票同錢交給太太，並說：『這是九十五塊零兩吊。太太給老張兩塊，我兩塊；我又化了些車錢，在那裏等了半天餓得肚子痛，又要了些東西喫。』

太太懶懶的把錢接過來說：『怎麼這樣晚纔回來？方才急死人哪！想找你也找不着。』

『厨子把方才的事告訴我啦。那家子倆口兒一個月不吵幾回嘴？太太也犯得着那樣難過？』蔡媽輕輕一解說，太太也覺得方才大哭是過分了。

一會兒厨子來報說黃太太來電話催請，牌

手都坐齊了。

太太從牀上起來攏了攏頭髮，換了身上衣服，雇了部洋車就要走。

『我不去，好像要賴她們的帳。』她走近門口停步又說，『回頭老爺回來，別提我去那裏。』

『太太，』她方出大門口，蔡媽叫住說：『你還不如放下錢等我去同少爺買操衣布吧，省得他回來又哭了。他今早哭吵着不肯上學堂去，說先生前天已經告訴他，再不穿操衣，不止罰站，還不許上學呢。我們好容易哄他去，說今天包管給他做好。還有小姐的棉鞋面子也要快些買了。』

『討厭，早不要錢，晚不要錢，偏偏我出去打牌纔要！今天先別買吧。』

太太灰着臉吐一口吐沫，坐上洋車去了。

四七 勸教胞戒賭博

沈汝孝

賭博常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它能使家庭不寧，夫妻失和，朋友仇視，親戚遠離。這幾種顯而易見的禍害，或在賭博之時，或在結束之後，往往是碰得到的。不必我來設喻做例，詳爲明解；局內人自會知道的。

政府當局，自提倡新生活以來，對於這事，特加注意，認爲欲振興民化，禁絕賭博，也屬不可容緩的一個重大問題。如今國難嚴重到極頭地步，而淪陷區域裏成千累萬底人士，反而麻木不仁，逍遙快樂，整日整夜，沉溺在方城飛頁之中；他們再也想不到自己肩上的責任，再也不反省自己醉生夢死的罪過！教外人而如此，已是罪無可赦；豈知教友中染這惡習的，竟也佔着一個很驚人的數目！這許多人們也如同教外人一樣，不操正業，不管家事，自早至午，自午至晚，沉迷賭博之中；又有甚者，終日不以爲厭，復繼之以夜，於是一場停

後，一場又起，十圈八圈，轉轉不息。我實不知他們在此戰禍嚴深，難胞遍地的時代中，真是什麼心肝腸臟！

或人說：他們的心理，無非是想贏錢。大概輸錢的人，那怕是弄得面紅眼腫，心神俱乏的時候，他總是越賭越要賭，希望把輸去的錢，贏回過來。可是往往事實與理想不同，反而越賭越輸，卒致不可收拾。贏錢的人呢，也是野心勃勃，希望越賭越贏，他方之錢，盡爲己佔，所以也是越賭越要賭的。豈不知往往也是適得其反，不但把所贏的錢，盡都輸了；就是自己的本錢，也都跑入了他人之袋。真是所謂偷雞不着，虧把米爲着這兩種心理的驅使，所以無論輸錢者與贏錢者，往往連年連月的一桌方城，不肯罷休。這樣的賭錢，真是危害無窮。休說我不往賭窟去賭，祇在人家玩玩，不好算不是。

賭錢的人，每每起初是小賭，小弄弄；過不多時，便越賭越大，越賭越熱。因爲心熱的緣故，把一切職務家事，都不留心注意。對於神業工夫，教友本分，

自然更爲馬虎。喜歡賭博的人，往往賭到了半夜更深，因此夜課玫瑰經老是不念。一般自欺自騙的假熱心人，想坐在被窩中念；可是往往因爲久賭，心神疲乏，目紅眼酸，瞌頭如搗蒜，念而不能成誦。好賭的人，晚睡自然晚起。平日彌撒不望，早課懶念，那是不必說；就是主日瞻禮彌撒，也是怠惰延緩，以致望而不全，并且也漸漸地望都不望了！

賭博過度，夜以繼日，傷害自己的身體，那就是犯第五誡；雖不能常說是有大罪，但至少有小罪。若是因爲賭博的緣故，疎忽神業，不守教規，這是直接得罪天主了。何況你想贏人的錢，這是什麼呢？豈不就是貪他人的財物嗎？豈不就是犯第十誡嗎？啊！那第十誡，正是特爲賭博的人定下的，你可不知道嗎？也休想是沒有罪的。你若輸去了很大的款子，就是很大的妄用財物，就是不守第七誡所命的事。你若把父母的錢偷去賭博，你若把丈夫或妻子辛苦掙來的錢偷去賭博，你又是加犯第四誡。你若好賭博，不給家人掙生活的費用，

不管子女，不送他們上學，甚至傾家蕩產，賣田鬻女，那真是罪惡彌天了。然而因好賭而這樣墮落的，或者你也親眼看見，只是不肯奉作前車之鑒罷了！雖說你如今不到如此地步，并且你也不願到如此地步。但誰能保你不轉輾陷溺，有一天竟然到如此地步呢？何況單照你如今的不務正業，不管家事，浪費光陰，冷淡神業，已經是罪過非輕呀！

從前賭博的人，以男子爲普遍，婦女賭錢的，雖未嘗沒有，然而究屬很少。現在呢，不然了！婦女賭錢的，有時且駕乎男子之上。諒來因爲有錢的婦女們，自以爲沒有事做，所以便把打牌來作爲消遣。這是大錯而特錯。無論多麼有錢，儘有家務該管，有子女該教育，有教友的本分該盡。何況在此非常時期內，婦女特殊的工作很多很多，如同難民收容所，難民醫院，你們爲何不去看問看問呢？況且賭錢的婦女，大概未必是有錢的呢！假如賭時，男女渾雜，談笑不拘，舉止無忌，那賭博的害處，還不止如上面所說的咧！

總之，教友，我們公教人，是耶穌基多的信徒，事事要本良心而作；但良心告訴我們，賭博是不好的事，是不可做的。許多冷淡教友，把賭博不當罪，在辦神工時，告也不告，或告了，也不真心定改；這樣辦神工，可說是妥當嗎？況且不單按照我公教的誠命，賭博是不可做的；就是照新生活的精神，也是禁止的。所以我希望教友們，對於賭博這事，總要謹慎小心，切勿上人勾當，也勿欺騙自己，以爲小弄弄，沒妨碍。我希望已經有這惡習的人，不問有錢沒錢，不問在家賭，進場賭，總該真心痛悔定改。我尤望做父母和做妻子的，更當嚴厲的監視你們的兒子，和你們的丈夫，使他們革除這個賭博的惡習。我們公教人，在這事上，該格外給教外人立表樣，切勿反不如教外人呀！

選自聖心報第五十三卷第二期

四八 一本貴族式的家譜

沈公布

洪範在西大公寓，電燈光下看書，眼皮兒快要合攏來了；因為他隔夜沒有舒服地睡覺，隔壁房裏，鬧了整個的全夜。但是他想起田先生的信還沒有回，所以就勉強作覆：

和璋先生，

你說的話，真是奇怪極了！你先前不是崇拜過赫克爾人種學說的麼？去年還透澈似地和我講這學說，甚麼「一粒最簡單的元子，進化而爲植物，又進化而爲動物，直至進化而爲人猿，而爲人。」你現在却偏偏說赫克爾是「欺人的違心者流」，說他的學說毫無根據：「因爲這第一粒元子是假設的；而況人猿的疆石從沒有發見過；尤其是赫克爾所舉示底三個顱骨的像片，並非人和人猿的顱骨，光是複印三次的一個人顱骨。」所以，

我覺得奇怪了！但是，這神妙的變遷，足以證明你近來進步底神速。我可「望塵莫及」了！

我近來看書沒有勁兒；因為隔壁房裏的人愛鬧，愛噪。——其實，我自己不是爲着好奇心衝動，往往偷看，竊聽。——昨夜，又換了兩個弟兄；爲了侯氏家譜，鬧了一夜。現在他倆還沒有回來。我覺得清靜些，索性和你談天吧！

我覺得近今的學風太壞，學者的變遷太速；只要是新奇怪異的學說，——或者在歐美已是陳腐的，——就「五體投地」去崇拜它；後來更有新奇怪異的發見，又就「五體投地」去崇拜後者，把前者拋棄個乾淨；反正算是迎合新潮流。這不過是盲目式的崇拜罷了！我當然不敢批評我以外的人去崇拜任何學說！但我以爲崇拜學說之前，也許用掉一番研究工夫，那就不致於盲目。倘使先前盲目地崇拜了，也不妨虛心地去審查一下；那才稱學者的態度。你已脫離這太壞之學風，所以我……

他倆已回來了；隔壁房裏又鬧起來了！我不能再寫了！再會罷！

洪範 一六，二，一八。

『家譜？又要來和我纏擾嗎？——洪範聽得隔壁房裏的年長者說——昨夜開了個整夜還不設嗎？我以為家譜是大家庭主義的工具，所以不值得去睬它。現在侯氏登報修譜，真是一件不合潮流的笑話。昨夜你畢竟要我尋出那本家譜來。今天我尋了許久也沒有尋出；所以我已費盡心機地編了一本。明弟，你去看吧！』

家譜可以平白地編的！這可奇怪了！洪範一壁想，一壁輕輕地拖過一隻方櫬，躍身蹲在上面；從板壁上，一個松節眼裏，細細地偷看一個究竟。

年長者在抽屜裏尋了好久，纔拿出一本西式簿子，遞給他的弟弟，鄭重地說着：『這本寶貴的簿子，不光是我們姓侯的家譜，委實是我們四萬萬同

胞一本貴族式的家譜呢！

果然，那本家譜好厚；洪範看來，總有八十來頁。但是仔細一想，却奇怪起來了：『怎麼四萬萬人的家譜，只在這區區八十頁裏呢？』他的好奇心，越發衝動了。

『這軒猿氏，難道就是我們姓侯的始祖嗎？況且「猿」字也寫差了！』年幼者指着家譜上第一頁，問他的哥哥說。

『人是進化的獠變的，誰也都知道的。那麼，軒猿氏當然還有些獠的氣味；況且他又是有名的古人。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認他算始祖，甚麼人也不能算我們差的……』

洪範聽了，幾乎要笑得出聲來了；忙將雙手掩住着嘴。

『怎麼又換了孫姓了？』年幼者翻了幾頁，驚異地說。

『以前的軒猿氏，不過是一種不進化的哺乳動物；所以古書上有「一

母四乳」的記載。到了悟空公，才有真正的人猿出現。歐西的名人赫克爾，爲證明他的人種學，所臆造的人猿，——經了多年的開掘，沒有發現一些殭石的人猿，——偏偏就是我們侯姓的嫡系祖宗。這是何等榮耀！況且那時除了悟空公之外，還沒有許多進化的獸類。其中大名鼎鼎的，要算人猪猪八戒。他穿着美麗的衣服，說話還有趣味；所以他的子孫爲紀念他，大房姓了猪，小房姓了猪，其實就是姓猪。『年長者，口若懸河地，說到這裏，更顯出一種非常得意的神氣，連接在家譜上，往下翻了三頁，指給他的弟弟說。』這侯方域便是我們的十世祖。他漸漸脫離了人猿的關係，變爲人了。所以這「侯」字含着「猿」字的意義，取了人的外表了。那麼，我們已在超人的路上走了！明弟，這本家譜，不但是貴族式的，還是科學化的呢！

洪範笑得肚子也痛起來了，忙從櫬上跳下，解脫外衣，向牀上躺着。又聽得年幼者埋怨說：『這樣說來，我們姓侯的祖宗，都是畜牲了！』

「不光是姓侯的；姓李的，姓張的，何嘗不是！可惜他們都是忘本了！不但忘本，還是退化了！好好的猿猴，侯都不去姓，反而去拿植物，無生物，做姓。換句話說：甚麼姓李的，姓張的，都是我們的畜牲祖宗傳下來的不肖子孫！還是那些姓馬的，姓牛的，還保存着他們祖宗的本來面目呢！」

「我不敢承認這本家譜！——年幼者說，——因為我不願意做小畜牲！你拿去吧！」

洪範聽到這裏，又好笑，又憤恨。他想：歐西的邪說是何等可怕！它的魔力真是利害不過！教一般崇拜邪說的做小畜牲，也是情願的。毋怪那殺人放火的主義，又盛行到中國來了！怎麼歐洲的純正學說，反不能受人歡迎呢？他正欲起身寫信給田和璋先生，和他討論這個問題的當兒，他忽然想起古人一句話；他就大聲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哩！」

選自聖教雜誌十七卷五期

四九 危哉！危哉！[⊖]

張憶梅

在順利的飛行中，時時刻刻用「緯度測定儀」測定緯度，真是爽快之極，心想一會兒八十度，八十一度，八十二度，……看看就快到北極中心了。和以前賴着碎冰船與冰爭命的情形比較起來，快慢苦樂真有天淵之別了。

二十四號飛機緊隨着二十五號在天空飛翔，好像一對大鵬在空中角逐。經過斯畢次白根島最北端之後，不過吸一根香煙之久，回頭看那島，就小到像南京雨花台的碎石一般。過此往北，還有一片廣大的冰原，光滑得和磨了的象牙一樣。只要越過了北極的中心，就漸漸和阿拉斯加接近了。

近五百年來，北極探險家和這些冰山爭命而忍餓忍凍的，至少也有幾十人。并且這些冰山冰塊的下面，難保不埋着許多不知名的探險家的屍首，好像冷藏庫裏的魚肉一樣，永久不會腐爛。他們從機上低頭下望，看見荒涼

的景象，想起悽慘的情形，都同時下淚。然而置身北極的空際，不受冰山的危險，得飽非常的眼福，除他們六人之外，從前不會有過一人。在北極嚴寒的空際，百鳥都不見踪跡，他們却長驅直入，實行征服北極了。

極地的靜寂和死去的世界一樣，現在突然來了兩架飛機，在天空大活動。加以震耳欲聾的機聲軋軋，和遠近冰山的回聲聯續起來，好像中國除夕晚上的爆竹一般的熱鬧。

好景難留！一轉眼間，下面可望的冰原已籠罩在淡墨色的濃霧裏。北極的宇宙全包在烟瘴裏一樣。這是北極特有的大霧。從京士貝的根據地出發，纔過了四十五分鐘，那翠藍色的美麗天空不知道逃向那方去了。

『這是意料中的事。』隊長亞孟泉雖然這麼說了一句，但是在軋軋的機聲中，對坐也聽不出話來。不過他們都和隊長一樣的想着，並不怎樣驚慌。北極的天氣原來和七面鳥一樣的一日數變。最有本領的氣象學者也不能

預報北極的天氣。他們早已料到這種情形；所以兩機的駕駛者都把穩了舵，注目前方，一心想衝出濃霧的範圍之外。

『好了！逃出濃霧了！』亞孟泉發了一聲口號，兩架飛機已離開了可厭的濃霧。前面的地平線和一條白線一樣，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發爾斯窩斯在二十四號飛機上也不期然而然的叫道：『北方！北方！』話聲未了，忽然極地和大地震一樣全體動搖起來，天空和冰塊冰山都一齊發出巨響。兩架飛機和倒豎蜻蜓一樣吹得翻轉過來。

原來不是地震，是一陣暴風，起得這樣突兀，也是北極特有之點。

『阿呀呀！……阿呀呀！……』六個人異口同音的大叫起來。同時使出他們探險家飛行家磨練數十年的手腕，鎮靜地靈敏地運用那方向舵昇降舵，纔把飛機的身體扳正過來。那暴風還是不斷的迎頭痛擊。一秒鐘以前，還困在濃霧裏受着西南輕風的吹拂；不料一轉眼間又遇着這樣的危險。

『朝北朝北！』亞孟泉和愛爾斯窩斯都揮手這樣的叫。現在兩架飛機的翼葉被風吹得嘎嘎的響，好像他竭力抵抗發出的救命之聲，眼見得就要破碎。本來南方意大利人造成的飛機，那曉得北極風的利害。

二十五號機和二十四號機都被風吹得失了本來的航路，不知道吹到了什麼地方。現在是下午十點鐘，離出發還只有五個鐘頭。下午十點鐘在北極仍是白晝；因為這裏是半年不會天黑的。風勢更加起勁了。發動機裏面的汽油的消耗率，比預定的大了五六倍。這是因為飛機在暴風中寸步不進的緣故。恰巧下方前面有座冰山，被可怕的烈風削去了頭。那風就挾着利如鋒芒的堅冰碎塊，向飛機劈面打來。若是露出的皮膚着了一下，就像槍彈刺刀穿入肌膚。害得他們頭也不敢抬，氣也不敢出。鼻下唇邊都是堅冰結滿，敲起來吱吱的響。飛機是前後左右上下的動搖。六個人都心胆俱裂，覺得死神就在他們頭上。

「危險！」兩個字深深印在亞孟泉的腦海裏，和電影銀幕上的文字一般的清楚。

「汽油既然比預定的計畫用得快多了。汽油一完，飛機勢必降落；縱許能達到北極，但是不能回去了！」

亞孟泉心中這樣盤算。他想無端葬送了一隊人的生命，總不是賢明的探險家所應爲的。無論如何不能不暫時降落，以定所在的位置。因爲不知道太陽的位置，就不能用日晷儀測定經緯度咧。

「但是……」亞孟泉心中想到「但是」兩個字，早覺得「絕望」「悲觀」的成分佔了大多數。

降落嗎？在那兒降落呢？下面全是冰山冰塊。從上面看下去，好像是一帶平滑廣大的冰原，實際上都是尖銳不平的冰塊。這是他會屢屢身歷其境的。冰山與冰山之間遠望現着綠色，似乎有海水露出，宜於降落。無奈冰塊、冰山

飄流無定；降落後設被冰塊四面擠來，機體也就要粉身碎骨了。

他主意尚未打定，風勢又更加猛烈了。

兩架飛機，搖搖欲墜。汽油是看看告罄。十二隻眼睛一齊注視下方，在冰塊不停的擾亂之中，終想快快解除這厄運。①

節自少年飛行家的故事

註

①那威探險家羅特，亞孟泉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率領同志六人，駕了兩架多尼愛式的水上飛機，出發往北極探險。本文所記，是他們航程中的一幕。②飛機終于降

落在冰隙的水面，又經過了絕大的危險，因種種的關係，不能飛往北極的中心，決定折回去，可是沒有飛機滑走場，不能飛昇起來。過了幾天，隊長亞孟泉忽生妙計，于是六人一齊努力，企圖把這些凹凸的冰削平。工作了多天，纔造成了五百公尺的一片平滑的飛機場，因此得以死裏逃生的飛回家去。你看他們的勇氣和毅力，是多麼可以令人佩服！

五〇 早老者的懺悔

夏丏尊

朋友間談話，近來最多談及的是關於身體的事。不管是三十歲的朋友，四十左右的朋友，都說身體應付不過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鏡子來，看到年齡以上的老態。彼此感慨萬分。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較老大。可是自己覺得體力減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歲以後，我就感到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勁，只是慳慳地勉強挨，幾乎無時不覺到疲勞，甚麼都覺得厭倦。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前，我還只四十歲；不知道我年齡的，都說我是五十歲光景的人。近來居然有許多人叫我「老先生」。論年齡，五十歲的人應該還大有可為，古今中外，儘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氣很盛的。可是我卻已經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因爲身體不好，關心到一般體育上的事情，對於早年自己的學校生活，

發見一個重大的罪過。現在的身體不好，可以說是當然的報應。這罪過是甚麼？就是看不起體操教師。

體操教師的被蔑視，似乎在現在也是普通現象。這是有着歷史關係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歷史的人物。三十年前，中國初興學校，學校制度不像現在的完整。我是棄了八股文進學校的；所進的學校，先後有好幾個，程度等於現在的中學。當時學生都是所謂「讀書人」，童生、秀才都有，年齡大的可三十歲，小的可十五六歲。我算是比較年青的一個。那時學校教育，雖號稱「德育、智育、體育並重」，可是學生所注重的是「智育」，學校所注重的也是「智育」；「德育」和「體育」只居附屬的地位。在全校的教師之中，最被重視的是英文教師，次之是算學教師，格致（理化博物之總名）教師；最被蔑視的是修身教師，體操教師。大家把修身教師認作迂腐的道學家，把體操教師認作賣藝打拳的江湖家。修身教師大概是國文教師兼的，體操教師的薪水在

教師中最低，往往不及英文教師的半數。

那時學校新設，各科教師都並無一定的資格，不像現在的有大學或專門科畢業生。國文教師，歷史教師，由秀才，舉人中挑選；英文教師，大概向上海聘請；算學，格致教師，也都是把教會學校的未畢業生拉來充數。論起資格來，實在薄弱得很。尤其是體操教師；他們不是三個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經在任何學校住過幾年的三腳貓。那時一面有學校，一面還有科舉，大家把學校教育當作科舉的準備。體操一科，對於科舉是全然無關的，又不像現在學校的有競技選手之類的名目，誰也不去加以注重。在體操時間，有的請假，有的立在操場上看教師玩把戲，自己敷衍了事。體操教師對於所教的功課，似乎也並無何等的自信與理論，只是今日球類，明日棍棒，輪番着變換花樣，想以趣味來維繫人心。可是學生老不去睬他。

蔑視體操科，看不起體操教師，是那時的習慣。這習慣在我竟一直延長

下去。我敢自己報告，我在以後近十年的學生生活中，不會用了心操過一次的體操，也不會對於某一位體操教師抱過尊敬之念。換一句話說，我在學生時代，不信「一二三四」等類的動作和習慣，會有益於自己後來的健康。我只覺得「一二三四」等類的動作，乾燥無味。

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作二十分操的，有每日臨睡操八段錦的。據說持久着做，會有效果，勸我也試試。他們的身體確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經從種種體驗上，知道運動的要義，不在趣味，而在繼續持久，養成習慣。可是因為一向對於這些上面厭憎，終於立不住自己的決心，起不成頭，一任身體一日不如一日。

我們所過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鴿籠，業務頭緒紛煩，走路得刻刻留心，應酬上飲食容易過度，感官日夜不絕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長年不足的，事業上的憂慮，生活上的煩悶是沒有一刻忘懷的。這樣的生活當然會使

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鋤頭的農夫以外，却無法不營這樣的生活，這是事實。積極的自救法，唯有補充體力，及早預備好了身體來。

『如果我在學生時代不那樣蔑視體操科，對於體操教師不那樣看他們不起，多少聽受他們的教誨，也許……』我每當顧念及自己的身體現狀時，常這樣暗暗歎息。

選自平屋雜文

本冊一四「晚禱」二詩，查係冰心女士所著，見

冰心詩集·何景文君在澳門明我所登載者，祇將

原作改易數字·本冊編者一時失檢，特此誌歉·

